

鶴林玉露

天集

七

坎

共九

重梓鶴林王露題詞

閩後學黃貞外撰

士君子達則龍翔舍則鴻  
舉總之抽繹千古旁采藝  
林而已不佞幼讀博士家  
書雅無所好一日購鶴林

玉露一書取而讀之。則忘  
食忘寢。奚獲拱壁哉。寒可  
無衣。飢可無食。陸可無車。  
水可無楫。而是籍不可一  
日廢也。辟之手足耳目焉。  
余誠何心哉。怒讀之。則喜。

愁讀之。則驩。困讀之。則蘇。  
悲讀之。則平。徐而讀之。則  
萬慮以澄。百節以融。耳目  
以通。肺腑以清。急而讀之。  
則蘭桂倏馨。雲霞倏生。鳳  
鳥倏翔。蛟龍倏鳴。遠而讀

之。則天以之青。日以之明。  
江以之流。海以之停。洗々  
洋々。總々。鱗々。是書何書  
哉。信哉。大有益於人世而  
非徒流連光景。日露風雲  
而已也。景綸羅君博雅君

子也。當宦成之後。勒一家  
之言。皇主帝伯。罔不精研。  
山川人物。罔不品題。歌詞  
詩騷。無不備採。至諸史群  
書。散而未備者。皆悉心攻  
究。令後之讀者。披浮雲而

觀青天。廻狂瀾而赴巨海。  
功不淺々哉。功不淺々哉。  
余不佞沉潛翫味。蓋亦有  
季。今因剖劂氏之懇。用僭  
數言。以彰羅君之美。後之  
學語者。真雀噪簷前耳。烏

能如景綸君鶴舞雲中哉。  
謹序。

萬曆甲申一陽月下浣之吉

甲申年  
曆十二月

萬曆甲申年  
卷一  
四

余間居無<sub>レ</sub>レ事。日與客清談。鶴林之下。或欣然會心。或  
悅然興懷。輒令童子筆之。  
久而成編。因曰鶴林玉露。  
蓋清談玉露。蕃杜少陵之  
句云爾。昔宋淳祐戊申正



月望日廬陵羅大經景綸

天集傳

新刊鶴林玉露目錄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卷之一

解經不為煩辭

手寫九經

倒白

如字訓而

汴州詩

丑父紀信

因讒賜金

世短意多

茲為年

落帽

四勝

兵粟

守城

三事相類

石湖奉使

常調宦

天象

官省錢

民兵

文豔

辛幼安詞

大人

利市

誠齋謁紫巖

前輩勸學

仕官歸故鄉

鐵拄杖

蕪黃遺文

池鷗

卷之二

大承氣湯

魯隱公攝

姦富

化真色

孫吳

子弟為幹官

筭子

農圃漁樵

柳詩

進青魚



卽當曲

劉錡贈官

廬州之變

無極太極

薛客

能言鸚鵡

賀雪表

漢官詩

夜績

狐裘障泥

心脉

吾翁若翁

呂惠卿表

世事翻覆

二蘓

了翁孫女

達賢錄

大筭數

論菜

晚學

九日詩

好人好事

盜賊脫身

制詞失體

卷之三

慶元侍講

生成吹噓

齊秦客

畏說

勸行樂表

秀州刺客

南軒六詩

族譜引

幸不幸

德行科

託夢詩

忍事

五教三綱

二罪人

利害

物無小

范睢蔡澤

江月句

建茶

救荒

蕪白

于寶

帷帳

字義

前輩志節

詩勉邑宰

常平

簡易

大乾夢

卷之四

詞科

透脫

對壘

李勣

買硯詩

孤雁獨鶴

朱文公詞

鄧友龍使

誠齋退休

紹熙內禪

竹夫人制

罵尸蟲文

舉留郡守

制置困武臣

男子婦人拜

馬謖

唐子西詩

清廉

西湖長

春秋書國滅

陸放翁

席地

蝶粉蜂黃  
小官對移

戒色

試進士見燭

卷之五

相字音廝

格天閣

易六卦

放魚詩

杜棕范文正

詩詠蟋蟀

人事天命

涪陵樵夫

胡忠簡碑

秦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荆公見濂溪

呂秦牛晉

景公顏子

誅罪

學仕

寶臣

飢寒

無垢廷對

浦鷗

蘓後湖

儂羅

釋豉

讀書

松石

取守

鷗鴈

石牛洞詩

扈載

神形影

李方叔

韓柳歐蘓

使虜辭樂

賀和戎表

士卒畏愛

卷之六

玉山詞草

作文遲速

象郡送行詩

廉賈

容南遷客

宰相罷

紫敗素

王梅溪

太子參決

師友制服

斬檜書

簡齋詩

伯夷傳赤壁賦

留後門

十銘

詩用字

付與天地

讀易亭

漂母

猴馬

經界

南軒諫虞丞相

朱文公論詩

稅沙田

新刊鶴林玉露目錄畢

寶  
才  
三  
錄

卷  
五  
金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解經不爲煩辭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孟子釋公劉之詩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釋烝民之詩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只添三兩字意義粲然六經古註亦皆簡潔不爲煩辭朱文公每病近世解經者推測大廣議論太多曰說得雖好聖

人從初却元不曾有此意雖以呂成公之書解亦  
但言其熱鬧而已蓋不滿之辭也後來文公作易  
傳詩傳其辭極簡

手寫九經

唐張參為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言讀書不如寫  
書高宗以萬乘之尊萬幾之繁乃亦親灑宸翰遍  
寫九經雲章爛然終始如一自古帝王所未有也  
又嘗御書漢光武紀賜執政徐俯曰卿勸朕讀書

武紀朕思讀十遍不如寫一遍今以賜卿聖學之  
勤如此

○倒句

史記張儀論韓地險惡曰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  
此倒句也昌黎文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淮之水  
舒々梵山直叢々亦此類

○如字訓而

春秋是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歐陽公集古錄載



後漢郭先生碑云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族  
歸懷東坡得古鏡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楊取  
為鏡清如明皆訓如為而也

○汴州詩

昌黎汴州詩云毋從子走者為誰大夫夫人留後  
兒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  
用于戈嗚呼奈汝母師佯為汴州之亂留後陸長  
源遭殺作也方董晉師汴昌黎在幕中晉專行姑

息知軍驕難制變在且夕且死遺戒喪車速發及  
長源代之繩以嚴急軍果亂官屬多死之昌黎隨  
晉喪已去汴獲免夫長源固失矣晉不能酌寬猛  
之中潛消事變乃以姑息偷免其身使相激相形  
產後來之禍又不能先以一語忠告長源為得無  
罪昌黎在幕中蓋亦與有責矣此詩末句似有愧  
於中而為自解之辭

○丑父紀信

左氏傳鞍之戰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齊師敗績丑父與公易位爲晉韓厥所及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而逃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此與紀信詐乘漢王之車以免高祖者侔異晉宥丑父而楚楚紀信項氏之不長也宜哉。

○因讒賜金

張魏公貶零陵有書數笈自隨讒者謂其中皆與蜀士往來謀據四蜀之書高宗命遣之盡錄以來臨軒發視乃皆書冊雖有尺牘率皆憂國愛君之語此外唯葛布衾類多垢敝上惻然曰張浚一貧如此哉乃遣使馳賜金三百兩秦檜令宣言于外謂賜浚死囚生從者聞之垂泣告公公曰浚罪固當死若果如所傳朝服拜命就戮以謝國家可也何以泣爲問使者爲誰曰殿師揚存中之子也。

公曰吾生矣存中吾故部曲朝廷誠欲誅浚必不  
遣其子來已而使者拜於馬前乃獲賜金之命公  
之在秦也開幙延賢鑄銅為印形迹似稍專故有  
以來讒者之口然反因此得以自明又賴賜金以  
自活天果不佑忠賢乎

○世短意多

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而淵明以五字  
盡之曰世短意常多是也東坡云意長日月促則

倒轉陶句爾

○茲為年

呂氏春秋云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注云茲年也公  
羊傳云諸侯有疾曰負茲注云茲新生草也一年  
草生一番故以茲為年古詩云為樂當及時何能  
待來茲左氏傳五稔杜詩十暑岷山葛皆此意

○落帽

桓温雄猛盖一時賓僚相從燕賞豈應有失禮於

前者孟嘉落帽恐如禰正平藝服摻搗媢侮曹瞞  
之意陶淵明嘉之甥也爲嘉作傳稱其在朝仗正  
順門無雜賓則嘉亦一時之望乃肯從溫何也溫  
嘗從容謂曰人不重無執我乃能駕馭卿亦頗有  
相斲之意辛幼安九日詞云誰與老兵供一笑落  
帽參軍華髮莫倚忘懷西風也解點檢尊前客淒  
涼今古眼中三兩飛蝶意謂嘉不當從溫故西風  
落其帽以貶之若兔冠然

○四勝

周瑜赤壁謝安淝水寇萊公澶淵陳魯公采石四  
勝大略相似杜牧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  
鎖二喬意亦著矣謝安因棋別墅真是矯情鎮物  
喜出望外且其折屐澶淵之役畢士安有相公文  
取鵲崙官家之說高瓊有好喚宰相來吟兩首詩  
之說則當時策略亦自可見天發一矢胡無酋荆  
公句意與杜牧同采石之師若非逆亮暴急嗜殺

自激二軍之變亦未易驅攘是時亮雖遭戕虜師  
北歸紀律肅然無一人叛止此豈易勝之師乎朱  
文公曰謝安之於桓溫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  
捱得它死爾要之吳晉乃天幸宋朝真天助也。

○兵粟

張儀云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  
一語用兵者所當知。

○守城

守城必劫寨劉信叔守順昌以數千人摧兀术數  
十萬衆劫寨之力也守城不劫寨是守死爾。

○三事相類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  
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廙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  
子華使提衣囊自隨津邏疑之求訶曰奴子何不  
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  
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背曰龍東上軍

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爲貴人與之馬。與俱還。二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諳幼之李愬進馬而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范石湖使北

宋淳熙中。范至能北使。孝宗令口奏。金主謂河南乃宋朝陵寢所在。願反侵地。至能奏曰。茲事至重。合與宰相商量。臣乞以聖意諭之。議定。乃行。上首肯。既而宰相力以爲未可。而聖意堅不回。至能遂

自爲一書。述聖語。至虜庭。納之袖中。既跪進國書。伏地不起。時金主乃葛王也。性寬慈。傳且問使人何故不起。至能徐出袖中書。奏曰。臣來時。太宋皇帝別有聖旨。難載國書。今臣口奏。臣今謹以書述。乞賜聖覽。書既上殿。上觀者皆失色。至能猶伏地。再傳宣曰。書詞已見。使人可就館。至能再拜而退。虜中群臣咸不平。議羈留使人。而虜主不可。至能將回。又奏曰。口奏之事。乞於國書中明報。仍先宣

示庶使臣不墮欺罔之罪。虜主許之。報書云。口奏之說殊駭觀聽。事須審處。邦乃乎休。既還上。甚嘉其不辱命。由是超擢。以至大用。至能至。燕京會同館守吏微言。有羈留之議。乃賦詩曰。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滛浮。提携漢節同生死。休問魚羊解乳不。

○常調官

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能

其於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天象

鄭注召對浴室門。堦長三尺。韓琦賜第。集英殿雲見五色。君子小人之進。天象昭々如此。

○官省錢

五代史漢王章為三司使。征利剥下。緡錢出入元以八十為陌。章每出錢陌。必減其三。至今以七十為官省錢者。自章始。然今官府於七十七之中。

又除頭子錢五文有奇則愈削於章矣

○民兵

唐初蕭銑據荆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接  
兵至者猶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接兵  
十數萬宋朝靖康之禍勤主之師至者絕少縱有  
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蓋五代以前  
兵寓於農素習戰鬪一呼即集宋朝兵費最多兵  
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熙中張魏公在川陝奏

以至庶師興元制置利夔兩路軍事於興洋金蓬  
開達諸州令縣選疆壯兩丁取一五十取一戶與  
免物力錢二百五十人為一隊置隊長以  
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月閱於縣春秋閱於郡不  
半年有兵二十萬乾道初宿毫之役禁旅多出征  
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  
欲推行會罷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荆襄尤  
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



手率有功特爲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  
丙寅虜大舉南牧困安襄以撼荆鄂宣司檄召諸  
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  
所過鈔略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師進退不敢有  
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帥荊州與  
朱文公書云郭杲嘗獻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  
劉信叔劉共父皆嘗有此論真謬計也縱賊入肝  
脾裡何以爲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蕪國要共

要糧此間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杖節而死爾郭  
聞之悚然某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

○文鑑

孝宗命呂成公銓擇國朝文章成公盡繕三館之  
諸踰年成編賜名文鑑周益公承制撰序云建隆  
雍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  
道之詞古熙寧元祐之詞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間  
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成公爲此書朱文公張

宣公殊不以爲然謂伯恭無意思承當此事便好  
截下因以發明人主之學昔溫公作資治通鑑可  
謂有補治道識者尚惜其枉費一生精力况文鑑  
乎

○辛幼安詞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  
去惜春長恨花開早何況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  
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

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  
有人妬千金縱買相如賦脉脉此情誰訴君莫舞  
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  
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煙柳之句  
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  
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  
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至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  
詞云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

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虜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因此起興，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寄其宗鄉詞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撓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家子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燈火，猶記揚州。

路可堪回首，拂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蕪頗老矣。尚能飯不。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宋文公云：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爵，明此等人皆可用。

○大人

古今稱大人，其儀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此以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也。孟子

曰養其大者爲大人。昌黎王適墓誌曰：翁大人不疑此以德望言也。所謂大人君子是也。若易之利見大人則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稱其父曰大人。然疏受對疏廣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可稱大人。范滂將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則母亦可稱大人。

○利市

俗語稱利市亦有所祖。左氏傳鄭人盟商人之辭。

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爾有利市賈賄我勿與知  
誠齋謁紫巖

揚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故杜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抱紫者何限惟鄙至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直清之操晚年退休悵然曰吾平生志在批鱗請劍以忠鯁南遷幸遇時平主聖老矣不獲遂所願矣。

立朝時論議挺々如乞用張浚配享言朱熹不當  
與唐仲友同罷論儲君監國皆天下大事孝宗嘗  
曰楊萬里直不中律光宗亦曰楊萬里也有性氣  
故其自贊云禹曰也有性氣舜云直不中律自有  
二聖玉音不用千秋史筆

前輩勤學

胡澹庵見楊龜山龜山輿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  
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

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窓每日昧爽輒執書立窓  
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忽下石上雙  
跌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然萃  
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仕宦歸故鄉

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沙溪其考宗公葬焉所謂瀧  
江阡是也厥後奉母鄭夫人之喪歸合葬載青州  
石鐫阡表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有沙山太

守廟裏事禱于廟祝版猶存曰大事有日陰雲屢  
興假以三日之晴則拜神之賜其敢忘報執政得  
立功德寺公素排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諱觀又  
不可立觀乃立青陽宮然公自葬鄭夫人之後不  
復歸故鄉其作吉州學記云幸余它日因得歸榮  
故鄉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鄉問於  
其俗而昏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  
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

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  
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而  
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固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  
愛不亦美哉雖有此言而迨不踐樂頴昌山水作  
思穎詩退休竟卜居焉前輩議其無回首啟廬息  
肩喬木之意近時周益公歸休尹直卿以詩賀之  
云六一先生薄吉州歸由去作頴昌遊我公不向  
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洲

○鐵拄杖

壽皇在宮中常携一漆拄杖宦官官妾莫得睨視  
嘗遊後苑偶忘携焉特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  
曳以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  
如此

○蕪黃遺文

東坡贊文與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  
醜而文是為三益之友席子擇遭喪山谷憐其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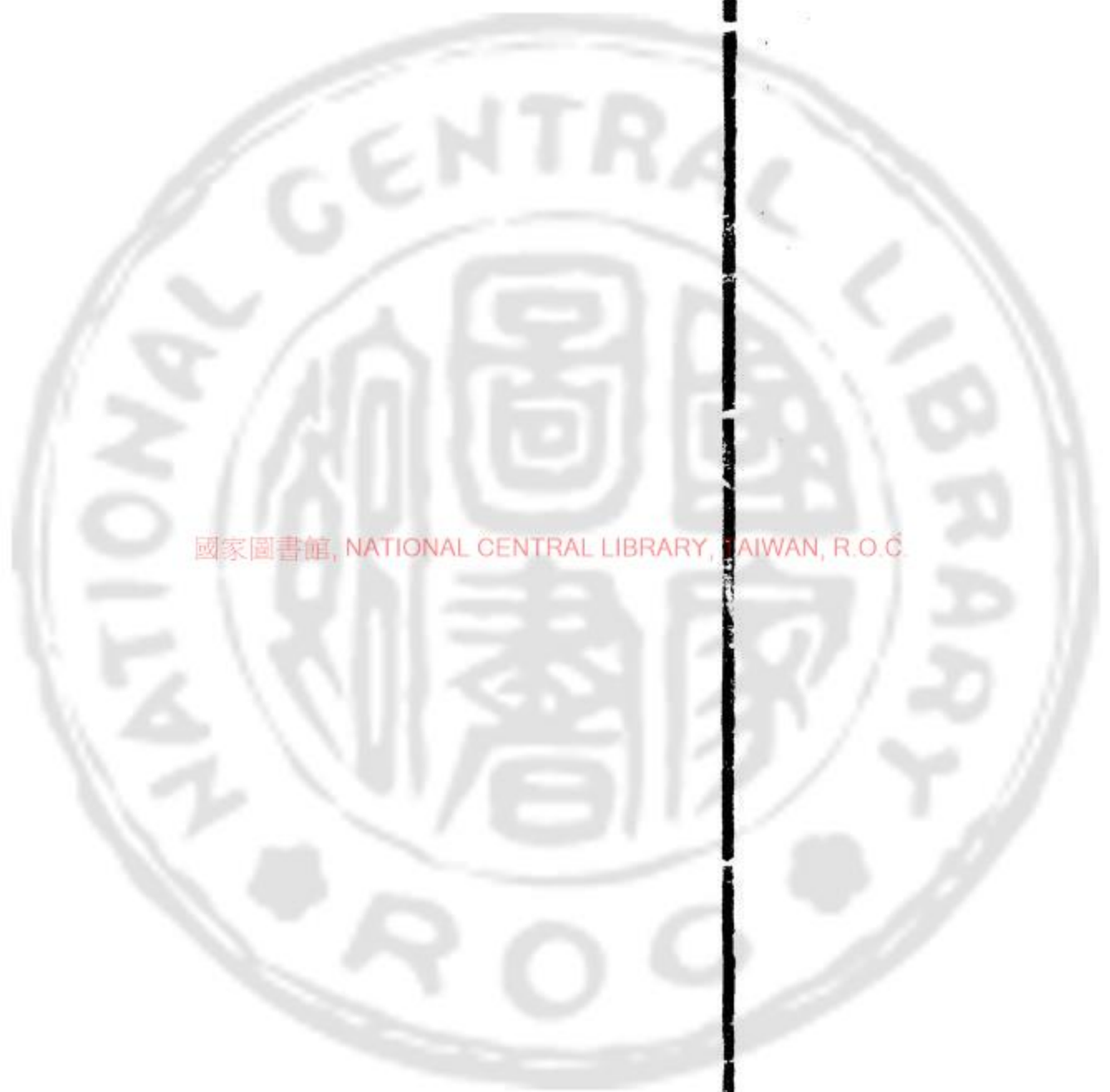
糾合同志者助之其辭云富者不仁理難共語仁  
者不富執難獨成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扶之者  
衆也願與諸君同力振之二帖余皆見其真跡坡  
谷集所不載

○池鷗

太學蒞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容與甚久一  
會生題詩云朝來池上有新事火急報教同舍知  
昨夜兩餘春水蒲白鷗飛下立多時讀者賞其醜

籍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大承氣湯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承氣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爲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況下於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

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爲名言也。益公初在後省龍  
大淵曾覲除閣門。格其制不下。奉詞而去。十年不  
用天下高之。後入直翰林。覲以使事。還除節鉞。人  
謂公必不草制。而公竟草之。其詞云。八統馭民敬  
故在尊賢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魚隱公攝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稱公。  
春秋稱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此論未就。春秋雖

不書隱公居攝。而於兩書仲子之事。自隱然可見。  
夫毋以子貴。世俗之情也。使桓不將立。則仲子特  
一。生公子之妾耳。周王何爲而歸其貺。魯國何爲  
而考其宮。今也歸貺而不嫌。潰亂之譏。考宮而加  
嚴事之禮。徒以桓之將爲君也。桓將爲君。則隱之  
攝著矣。或曰。隱攝。則何以稱公。東坡曰。周公攝而  
克復子者也。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  
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平。此論

亦未然。周公之攝也。誥命之際曰。周公曰。王若曰。曷嘗自稱王乎。竊意魯史舊文。必著隱公攝位之實。去攝而書公。乃仲尼之特筆。一以著隱之不當。一以著桓之不當。立二者皆罪也。歐公論隱公。趙盾許止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者。正為微顯闡幽。若但直書其事。則夫人能之矣。何為游夏不能措一辭哉。

○姦富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為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姦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為僕妾於姦富之家矣。嗚呼悲夫。

○貨色

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色也。大者傾城。下者傾鄉。富也。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孫吳

吳子之正。孫子之奇。兵法盡在是矣。吳子似論語。

孫子似孟子。

○子弟為幹官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五哥獄廟聞尊意欲為經營幹官。差遣某切以為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為此官。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竊伺之憂。而州縣守令。執反出已下。可

以陵轍。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憎然。愚意以為可。且為營一稍在人下。職事與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劉公子羽之妃。樞密共父之母。五哥即平甫。朱與劉蓋姻婭。初文公之父。韋齋疾革。手自為書。以家事屬少傅。韋齋歿。文公年十四。少傅為築室於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書與

白水劉致中云於緋溪得屋五間器用完備又於  
七倉前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  
口不多足可以居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筭子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掌語人曰此輩與一把  
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筭子本俗語歐公據其  
言書之殊有古意温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  
縱橫不如歐史矣

○農圃漁樵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摸寫精矣余摘十  
首題壁間每菜羹豆飯飽後啜茗一盃偃卧松  
息竹榻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於吹竹彈絲  
今記於此韓偓云聞說經旬不啓關藥恩誰伴醉  
開顏夜來雪壓村前竹刺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  
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著無人  
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

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  
飛黃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晴時偶自  
鉏。昨日春風欺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韋莊云南  
隣酒熟愛相招。蘸甲傾來綠蒲飀。一醉不知三日  
事。任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  
瓦甌蓬裡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灘也  
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移入亂雲  
層。歸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妻兒結網燈。鄭谷云。白

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舡移浦外風。一尺鱸魚新釣  
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  
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樵路。薄暮歸來雨  
濕衣。張演云。鵝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鷄栖對掩扉。  
桑柘影斜秋社散。家與枝得醉人歸。

○柳詩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煙絲。立馬煩君折一枝。  
唯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

誦之取其興也。

○進青魚

宋文帝時司徒義康顯撻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冬月噉柑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稱大供御者三寸上寢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代宗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瑠璃盤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須其至議之賴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

載竟誅。呂許公不肯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檜之夫人嘗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六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爾。

○即當曲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綉盛河北賊紫金盞

酌壽王妃弄成晚歲即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  
所謂快活三郎者即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  
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  
黃幡綽曰鈴聲頗似入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  
即當三郎之當也明皇媿且笑

○劉錡贈官制

逆亮窺江劉錡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殲錡亦殞  
特贈太尉周益公行詞云岑彭殞而公孫亡諸葛

死而仲達走雖成功有命皆莫究於生前而遺烈  
在人可徐觀於身後讀者服其的切益公嘗舉似  
謂楊伯子曰起頭兩句須要下四句議論承貼四  
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於渾融有味與散文  
同

○廬州之變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為都  
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



心社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然統制鄴瓊  
率衆縛社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  
坐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  
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  
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公隸其衆困苦  
之邊賴以安南軒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唯存帳  
下千人某終夕徬徨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先  
公心法如何可學

○無極太極

游誠之南軒高弟嘗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  
極何也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少發  
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  
極也聞者服其簡明其詩亦可愛如東風未肯催  
桃李留得踈籬淺淡香平生意思春風裡信手題  
詩不用工閑處漫寫當世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皆  
有味

○薛客

齊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專齊之權嘗欲城薛客謂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牽碣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苟爲失齊雖隆薛之城至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董卓積金帛於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事不成守此塢足矣人之智愚相遠乃如此

○能言鸚鵡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所謂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爲學上以言語爲治世道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爲鳳凰鸞鶴唯恐其不在靈臺靈囿間不亦異乎

○賀雪表

黃伯廣代宰相賀雪表云。招來衆彥。無晝卧洛陽  
之人。激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詞意壯切。真宰  
相事也。李公甫表云。漢使鬪甦。未必得匈奴之要。  
領楚軍挾纊。唯當堅祈父之瓜牙。語雖巧。頗牽彊。

○漢宮詩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主猶在  
集靈臺。待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盃譏武  
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

矣。而君主未悟。猶徘徊臺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  
一物驗其真妄乎。金盤盛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  
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今待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  
以一盃賜之。君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也。  
不然。則其妄明矣。一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  
盡之意。

○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

得四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為四十五日也。然則農之宵爾索絢儒之短檠夜誦豈可少哉。胡澹菴書遺從子維寧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彊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為未也。又曰日知其所亡日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窮俛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為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術焉

無一時不術也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是而已矣猶以為未也則日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正焉燈必親薪必然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則記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人曰終夜不寢必如乳丘鷄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為學也沒身而已矣

○狐裘障泥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心脉

教器之善察脉嘗言心脉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大賢也趙季仁舉似謂余曰此非論脉乃是論學余曰小心翼々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季仁曰正是如此

○吾公羽若翁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甚長左氏傳齊敗于鞍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為質齊人曰蕭同叔子者非佗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一間耳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謂不修文學而性明達此類是也項羽迄不殺太公有感於斯言矣乃知鷙猛之人胸中未嘗無天理特在於有以發之耳

○呂惠卿表

九金聚粹共圖臙魅之形孤劍埋光尚負斗牛之氣此呂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為邪如此人主于何而辨之。

○世事翻覆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化離擇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徧擇群臣貴顯無踰

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景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景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景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何所不有楊誠齋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君不見武昌柳春作金絲秋作帶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却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瑯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廷百

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搏扶未必賢，搶榆華脊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盃。

○二蘓

朱文公云：二蘓以精深敏妙之文，痛傾危變幻之習。又云：早拾蘓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文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蘓相攷，其徒各右

其師。孝宗最重大蘓之文，御製序贊，特贈大師。學者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徒言蘓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絕。編楚詞後語，坡公諸賦皆不取。唯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摘頌，編名臣言行錄於坡公議論所取甚少。

○了翁孫女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為一席，食已必舉

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達賢錄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蜜學章藁。范正獻手記。近世。虞忠蕭翹材館錄之類。粹為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已用世規模。須是推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

不惟資人輔已。濟一且之用。往々居德養才。流風所被。熏習演迆。逮乎數世。乃是先知先覺。職分當然。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然薦士非難。識士為難。下和之識。玉九方臯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哉。若識鑒未至。徒以偏駁錮滯之意見。稱量摸索。其不為王荆公者。幾希。荆公嘗曰。當今可望者。唯呂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為流俗所毀。耳。嗚呼。翹材之所延。夾袋之所載。使盡如荆公之



選掄則是蛇虺之淵虎狼之藪也。其流毒每可勝道哉。故量足以容君子。識足以辨小人。可以爲大臣矣。

○大筭數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化貞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

豈不優於子之筭數乎。

○論菜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于公卿。皆是咬得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飲喫。

○晚學

高適五十始為詩為少陵所推老蘓三十始讀書  
為歐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  
東坡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  
聊以拙自修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  
晚學之士

○九日詩

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老  
孟嘉牢裹烏紗莫吹却免教白髮見黃花時一朝

士和云呼兒為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  
金英蒲頭挿明朝還是過時花二詩興致皆佳未  
易優劣

○好人好事

豫章旋郎有題十字云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  
做好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吾鄉前輩彭  
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好人居官一日則做  
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盜賊脫身

自古盜賊如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巢髡髮爲僧題詩自贊有鐵衣著盡著僧衣之句智高敗後唯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淳熙間江湖茶商相挺爲盜推荆南茶駟賴文政爲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它釁將以何爲群兒不聽以刃脇之龜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隼陰求貍類已者一人曰劉

四以前煎油糍爲業使服役左右辛幼安爲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來見約日束兵旣退謂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僞爲已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首級之僞也

○制詞失體

宋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  
負子孟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挺伊尹佐王  
之略用經句而怙安狀過諛失體勳德如韓魏公  
荆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  
正是國人退有顧言之行或謂荆公素不滿於魏  
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鶴林玉露

天集

中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慶元侍講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爲侍講文公欣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旣知學問之要願勉彊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爲善若常得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  
百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  
郎彭子壽請對面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  
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侂胄於是謀逐公。  
忽一日，御批云：朕閱卿耆老，當此隆冬，難立講。已  
除卿官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  
給舍爭留，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  
矣。則上章攻侂胄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上緣

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  
侵權，便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  
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  
節，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咨。如瓘此言，不可不察。今  
侂胄所為不止如宗良，而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  
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  
後，用表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謂陛下始初政  
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其聲執可

知矣。上甚嘉納。謂宰相曰。侂冑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留之。上曰。此人質直兼是隨龍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憂去。只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降省劄。直批彭龜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逐矣。上始初雖爲侂冑所誤。然二十一年。敬仁勸儉。如一日。天文示變。齋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焚燭清坐。

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燕。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喫。朕飲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爭入門。蹂踐有死者。上聞之深悔。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効。終不可泯。陳正甫草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不明不敏。有慙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己之欲。真能寫出寧宗心事。天下誦之。

○生成吹噓



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云。輟耕扶日。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為造成。為化。吹為陰。噓為陽。氣執力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

○齊秦客

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觀齊人松柏之歌。則齊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吾所擇耳。子思孟軻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

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畏說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分。君子小人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曰。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

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顏爲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朋儕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爲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

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擢金則不畏市人。于士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爲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天。孰謂士未夫而可不知所畏乎。以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

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効切磋於朋友云。先君此說出。一時流輩潛心理學者咸以爲不可易。余同年歐陽景顏跋云。造道必有門。伊洛先覺以持敬爲造道之門。至矣盡矣。蓋敬德之聚也。此心纔敬。萬理森列。此身纔敬。四躬端固。絲勉強至成熟。此心此身。斂然法度中。可以爲人矣。然世之作僞假真者。往往六韜持敬之名。蓋不肖之實。內雖往而色若厲焉。行無防檢。

而步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至有効前輩打破敬字以爲訕侮者。又有以高視闊步。幅巾大袖而乞加懲絕者。一世傑立之士。欲哀救之。而志不能遂。近世葉水心作敬亭後記。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爲然。謂敬爲學者之終事。僕深疑焉。近因校文至澧陽。謁竹谷羅先生。以所著畏說見教。僕醒然若有所悟。嗚呼。畏即敬也。使人知畏。父母畏尊長。畏天命。畏師友。畏公論。一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

事有所持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己實事  
見面益背臨淵履冰以偽自蓋者能之乎高視闊  
步幅巾大袖假聲音笑貌以為敬求之於父母兄  
長師友之間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蓋先生  
以實而求敬故其敬不可偽世人以虛而求敬故  
其敬或可假是說也羽翼吾道其功豈淺淺哉至  
此則敬不可偽為而攻持敬者當自思矣

○勸行樂

宋紹熙甲寅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我  
願焚酒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束孝經於高閣以  
勸為諷字々有來歷

○秀州刺客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  
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  
問曰豈非苗傳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  
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

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加害。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麈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南軒六詩

張宣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來。霏々半空雨。東渚云團々。凌風桂苑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哦。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云芙蓉。豈不好。濯々清漣漪。采去不盈把。惆悵暮愁飢。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鳴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亭舸。水清魚可數。

却下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閑澹簡遠德人之言也

○族譜引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踈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老蘓族譜引云服始于衰而至於總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孚喜不慶憂不孚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土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

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幸不幸

胡澹庵乞斬秦檜得貶廬溪先生王廷珪字民瞻以詩送之云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亦貶辰陽太府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瞻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為小朝廷之謀知無不

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亦賤  
安遠宰盧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一子扶  
掖上殿亦予官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  
妻削髮為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吉水縣江  
濱有石材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  
神告曰速行虜至矣太后驚寤即命發舟至章貢  
虜果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  
為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

切舊石材能形文毋夢還訪後人來左氏傳後人來矣止留逐  
客事海市為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遂  
客幾時回卒不如其願悲未

○德行科

揚誠齋初欲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冒蓋相與  
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冒作千慮策論  
詞科可罷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  
室去班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

中今之詞行哉。晚年作詩示兒云。秦主開國道無臣。一勝春風放十人。莫羨榜頭年十八。舊春過了。有新春。

記夢詩

昌黎記夢詩末句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朱文公定寧字。作能字。謂神仙亦且護短。憑愚則與凡人意態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諂媚。自在世間可也。安用巢神山以從汝哉。正柳下惠在

適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意。只一字之差。意味天淵。負別。

○忍事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姓名之。陳爲里監門。里吏輩皆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泚水上而耳事。



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  
忍小耻小忿彼其雲烝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  
者校乎東坡論子房顏瀆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  
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  
包羞忍耻是男兒

五教三綱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  
友是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  
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  
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  
婦聽而婉五者之中唯兄弟婦姑專主於和順至  
於君雖得以令臣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  
共君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  
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  
義妻以柔從夫尤當自守以正蓋二者乃三綱也

所繫尤重。故於睦雍敬愛之中心有檢防規正之道。庶幾各盡其分而一綱立矣。

○二罪人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鍼砭。

○利害

朝廷一有計校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校利害之心便非儒學。紹興間張登爲尤溪宰。視事之日請邑之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日字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人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尋利去。人人尋利其間多少事。利字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辨一揖而退。

○物無小

豹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禹三戶可以亡秦

○范睢蔡澤

范睢蔡澤皆辨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睢頗危澤明坦睢幽陰詭秘危入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宜言欲代睢至其所以告睢者皆消息盈虛之正理睢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釋位澤爲秦相數月即告老爲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

睢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吝寵如狡兔之專爲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者是又在范睢下矣

○江月句

孟浩然詩云江晴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口數尺子美視浩然爲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渾灑子美之句精工

○建茶

陸羽茶經裴汝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  
 出焉宋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厥後丁  
 晉公漕閩乃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  
 東坡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  
 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茶之為物滌昏  
 靈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其與進荔支桃花者  
 不同然充類致義則亦官官妾之愛君也忠惠  
 真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乃儕晉公君

子之舉措可不謹哉

○救荒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  
 渡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寺以荒歲工價廉可  
 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廩吏舍日  
 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郵荒政游燕興作傷財  
 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  
 貧者使工伎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徒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唯枕饑而不害  
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  
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斂民財興無益之土木  
公爲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  
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爲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爲  
之也斂之於富厚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  
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唯恐僧之  
不爲塔也子乃欲禁之乎

○蘓白

東坡希慕樂天其詩云應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  
淺道根深然樂天醞藉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  
山詩云湓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彈淚送入歸誰言  
蘓白名相似試看風騷赤壁磯此論得之矣

○于寶

揚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  
于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

注曰晉有干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帷帳

宋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韻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出院以語周益公公曰有司誤非作賦者誤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乃作帷幄

○字義

宋壽皇問王季海曰龍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小



海經云龍聽以角不以耳荆公解蕪字不得其義下日行圃見畦丁蒔蕪橫瘞之曰它時節々皆生公悟曰蕪草之庶生者也字義固有可得而解者如一而大謂之天是誠妙矣然不可強通者甚多世傳東坡問荆公何以謂之波曰波者水之皮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也荆公字說成以為可亞六經作詩云昂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四目漫將糟粕汗脩門正名百物自軒

蕪野老何知強討論。但可與人漫語。豈能令鬼哭黃昏。蓋蒼頡四目。其制字成天。兩粟鬼夜哭。漫說之句。言知者少也。

○前輩志節

胡忠簡公爲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壯士以保鄉井。隆祐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揚洲棄城走。公所居曰蕪城。距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市井惡少乘間欲攘。斬數人。定張榜。

責揚洲棄城之罪。募人收捕。淵懼自歸。隆祐隆祐赦之。降勅書諭胡銓事。定新太守來。疑公有它志。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鄉井耳。豈有它哉。即散遣民兵。徒步歸蕪城。揚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坊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然。疾趨歸齋。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簡以一編修官乞斬秦檜。甘心流竄。忠襄以金陵一倅。

唾罵兀木。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爲布衣時所立已  
卓然矣。

○詩勉邑宰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  
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爲庶  
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  
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  
視旣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

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盃酒。便煩  
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云。此三代聖人  
之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爲也。陳止齋曰。周禮以  
年之上下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愁穀貴傷民也。年  
上則斂。恐穀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  
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



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秦周耳。真非耿李所能為也。

○簡易

郭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當以簡易，何則？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況於人乎？冲晦此論可謂

洞見天地萬物之理。且以用兵言之，轉信多多益辦，只是一簡字。狄武襄夜半破崑崙關，只是一易字。

○大乾夢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謁夢大乾，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曰：宣教。即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即宰闕請迂者及門，息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朋交相勉。

乃質之文公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按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劍止能爲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亦速。有<sub>二</sub>一定不易之數。唯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爲跖而暮爲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sub>二</sub>庸德性<sub>一</sub>。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詞科

嘉定間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黜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惟稍能四六者即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

廬陵羅大經

景綸

以尋常四六手爲之。徃徃廢穢過實。或似啓事諛詞。雕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胡衛廬祖舉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大學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廬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廬。端平初。患代言乏人。乃略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仍許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少。昔孝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共爲一場。

制詔表章爲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至。其說遂不果行。余謂若行此法。則舉子無不習王言者。習者既多。自有精工者。出於其間。它時選拔而用之。何患絲綸之不雅正乎。

○透脫

楊誠齋丞零陵日。有春日絕句云。梅子留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窻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張紫巖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矣。

○對壘

與敵對壘必分兵以擾之設詐以疑之擾之則其力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道

○李勣

李勣臨終謂其弟德曰吾子孫若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必先搃殺之而後以聞其言嚴厲如此西陽雜俎載勣孫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剗所



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迄不能害臨終之戒為敬業發也厥後則天之禍敬業起兵所謂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者名義固正亦存率矣卒殲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爭之以勸家事一語而定唐之子孫半為血肉殲宗之禍非天報耶

○買硯詩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

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其  
 除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觀之清標如此  
 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詩詞清  
 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淘生蛟吼鼉  
 鳴家人睡著怕人驚只有二翁捫虱坐依約三更  
 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  
 花傾一盞還又詩成

○孤鴈獨鶴

杜陵詩云孤鴈不飲啄雁鳴聲念群誰憐一片影  
 相失萬重雲望斷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  
 緒鳴噪自紛紛又云獨鶴歸何晚昏鴉已集林以  
 興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淒涼零落小人噂沓喧  
 競其形容精矣

○朱文公詞

世傳蒲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  
 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

世事多翻覆，謾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祿。柰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也不須採藥訪神仙。唯寡欲以爲朱文公所作，余讀而疑之。以爲此特安分無求者之詞耳。決非文公口中語。後官于容南節推翁諤爲余言，其所居與文公隣。嘗舉此詞問公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晦庵云。又水調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

那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鳴夷子，散髮弄扁舟。鳴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列相歸把釣魚。釣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此詞乃文公作，然持敷衍隳括李杜之詩耳。

○鄧友龍使

宋嘉泰中鄧友龍使金，有賂驛吏夜半求見者，具

言金為韓之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執如拉朽。友龍大嘉。厚賂遣之。歸告韓侂胄。且上倡其之書。北伐之議。遂決。其後王師失利。侂胄誅友龍。竄或疑夜半求見之人。誑誕誤我。然觀金虜南遷錄。其言皆不誣。此必中原義士。不忘國家。涇濡之澤。幸虜之亂。潛告我使。惜乎將相非人。無謀浪戰。竟孤其望。是可歎也。

○誠齋退休

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公詩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閑之福。十有六年。宋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出。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回矣。嘗自贊云。江風索



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衾枕又云  
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  
突明月清風

○紹熙內禪

宋紹熙甲寅壽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過宮狀猶  
日臨內朝宰相率百官固請不從嘗降出一草茅  
書言建儲事宰相袖進取旨上變色曰儲不豫建  
建即代矣朕第欲卿知其妄耳越數日宰執再以

請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廢閑之語壽皇外遐上  
不能喪群臣相率攀上衣裾泣曰壽皇死也陛下  
合上輦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  
等行處也急還內袴絨爲裂時中外訛言洶洶或  
言某將輒奔赴或言某輩私聚哭朝士有潛遁者  
近侍富人競匿重器都人皇皇趙忠定在西府密  
謀內禪念莫可達意於壽聖者韓侂胄壽聖甥也  
乃令閣門蔡必勝潛告之侂胄遂因知省關禮白

壽聖議始定。忠定令工部尚書趙彥逾戒殿師郭  
杲敕宿衛起居舍人彭龜年告嘉邸備進發。七月  
甲寅禪祭壽聖引宰執至簾下諭曰：皇帝疾至今  
未能執喪，自欲退閑，此御筆也。嘉王可即皇帝位  
於重華宮躬行喪禮。嘉王却避再三。侂胄必勝扶  
抱登御榻流涕被面命。泰安宮提舉楊舜卿往南  
內請八寶。初猶靳予舜卿傳奏云：官家兒子做了  
乃得寶。出事定。侂胄意望節鉞忠定不與。知閣劉

弼乘間言曰：此事侂胄頗有功，亦合分此官職與  
他。忠定曰：渠亦有何大功？弼語侂胄。侂胄未信。謁  
忠定以採其意。忠定岸然不交。一談。侂胄退而歎  
曰：劉知閣不吾欺。於是邪心始萌。謀逐忠定矣。

○竹夫人制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  
房。指竹夫人為題。白靳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  
人。公甫援筆立成。未聯云：於戲保抱。維持朕不忘。

兩夜之寢輾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  
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  
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夏之間  
多為涼德之助割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至  
踵無一節之瑕疵

○罵尸蟲文

柳子厚文章精麗而心術不掩焉故理意多舛駁  
余嘗書其罵尸蟲文後云尸蟲伏人骸竅間狙伺

隱慮上謁之帝意求飲食人以是多羅咎謫柳子  
憎而罵之余謂尸蟲未果有也果有之疑帝借以  
為耳目未可罵也世之人唯不知有尸蟲世之人  
而不知有尸蟲則豈持麈尾奮鬚昂然以凶毒自  
名者削迹於世哉色厲內荏聲善實狠若共堯少  
正卯輩當亦少衰矣故余謂尸蟲之有裨於世教  
甚大帝之福善禍淫有藉於尸蟲甚功帝之飲以  
飲食也初非賞讒尸蟲之嘔也上訴也亦非以讒

故絕句 仁人君子謂宜彰尸蟲之功於天下俾警  
焉可矣罵者何也且柳子何畏乎尸蟲謹脩而身  
宅而心七情所動不違其則雖有尸蟲將焉彼訴  
彼若鼓其譏類咀毒啣鋒謂巢由汗謂龍逢比干  
佞謂周孔不仁則帝之聰明將怒歿之矣矣聽信  
以降割于我民設或循其首以至踵未能無面熱  
汗下徒憎其不為已隱申之以罵焉余恐祇益其  
訴帝之說而已

○舉劉郡守

宋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之人士十數輩執文  
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  
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於地曰諸公之來某意  
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啓告開闢之利病有以  
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  
去澧守上謁亦不容見

○制置用武臣

宋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  
山陽見大夫無可使遂用許國國武人也特換文  
資除太府卿以重其行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全  
庭參全軍忿怒囚而殺之慎客杜子野詩人也亦  
死焉初國之換文也喬壽朋以書抵史丞相曰裨  
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間不獨張韓劉岳嘗  
爲之揚沂中兵玠吳玠劉錡王曠成閔李顯忠諸  
人亦爲之不特制置使可爲樞密處置宜撫等使

亦可爲也豈必盡文臣哉至於文臣任邊事固有  
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陳堯咨是  
也今若就加本等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  
乃使之處非其地遷易以清班彼必修飾邊幅強  
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  
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唐堂不能從未幾果  
敗李全自此遂叛嘗曰吾不患兵不精唯患財不  
贍有壬人教之以依朝廷樣式造楮券全從之所

造不勝計。持過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頓饒而江南之指益賤。上下共以全為憂。辛卯上元夜酒酣自提兵攻維揚。忽陷於城外。溲中而死。

○男子婦人拜

宋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注周禮奇拜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為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

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為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為始於武后。不知是。否。余觀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盡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馬謖

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

爲上兵戰爲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用秦穆宥孟  
明故事可也。蜀執日頃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斬讓  
過矣。夫法立誅必而不權以古人公議之仁此申  
韓之所爲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之  
學出於申韓信矣。近世如張魏公之斬曲端趙哲  
乃劬孔明所爲尤非也。

○唐子西詩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

無處無顏色。不應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與客  
向來開。處是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丈  
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尊。一斥不  
復。後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訟與門前白鷺群也。  
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鉤黨。甲乙推求恐到  
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  
月明。唯有蟲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邊行。抱朴子  
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

爲蟲沙詩意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畏  
某含沙射影也。

○清廉

士大夫若愛下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  
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謂余言士大夫清廉  
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齋  
家嗣號東山先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某帥番禺  
將受代有俸錢七十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

兩年枉了鬢鬢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錢都  
不要。脂膏幼甲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々  
泊歸舟。江水依然別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  
欲帶忘來休。蓋晉吳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  
有香一片舉而投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  
山不請供給錢以忤豪貴。劾去作詩貽先君云與  
世長多忤持身轉覺孤。寅緣新齒舌收拾老頭顱。  
我已訂瀧吏君誰誦字虛同歸燈火讀家裏石渠



書時先君與之同入閩故也陳魯仲作玉壺冰朱  
絲絃二詩送之林自知送行詩云公來無琴鶴公  
去有紫鞵又一幕官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  
山中無采羹真西山小對主上問當今廉吏西山  
既以趙政夫為對翌日又奏曰臣昨所舉廉吏未  
盡如崔與之之出蜀唯載歸艤之圖籍揚長孺之  
守閩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之廉吏也

○西湖長

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故穎州謝表云入冬兩  
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為西湖之長秦少  
章詩云十里薰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  
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  
湖揚誠齋詩云二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汝穎及羅  
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春秋書國滅

胡文定春秋傳作於渡江之初其論國滅也曰春

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越復之志貪生畏死其就執辱其罪爲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爲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旨嚴矣如劉禪愍懷皆春秋之罪人也近時韓虜入蔡殘金之主守緒乃能聚薪自焚義不受辱庶幾於江黃

○陸放翁

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宋壽皇嘗謂周益公曰今世詩人亦有如李太白者乎益公因薦務觀由是擢用賜出身爲南宮舍人嘗從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詩號劍南集多豪麗語言征伐恢復事其題俠客圖云起魏胡塵十丈黃遺民膏血飽豺狼功名不遺斯人了無奈和我白面郎壽皇讀之爲之大息臺評劾之其恃酒頽放因自號放翁作詞云

猶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翁，晚年爲韓平原。作南園記，除從官。楊誠齋寄詩云：君居東澗我江西，鏡裡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疎信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這切磋之也。然南園記唯勉以忠獻之事業，無諛辭。晚年詩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時氣象。朱文公喜稱之。

○席地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則去履鞮。左氏傳：楮師聲子鞮而登席，衛侯怒其無禮。如簋豆，高不踰尺，便於取食。今世夫子廟望像，巍然高坐，而祭器乃陳於地，殊覺未安。朱文公云：先君嘗過鄭國，列子於廡，見其塑像以石爲席而坐於地。先聖像設亦宜倣此。

○蝶粉蜂黃

楊東山言。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美成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爲官糝。且以退爲褪。誤矣。余因歎曰。區々小詞。讀書不博者。尚不得其旨。况古人之文章。而可以臆見妄解乎。

○戒色

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著鞭。戒好色自

戕者也。楊誠齋善詭。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小官對移

廖子晦爲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朱文公以書曉之云。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脊梁。與他厮捱。看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在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豈不快哉。此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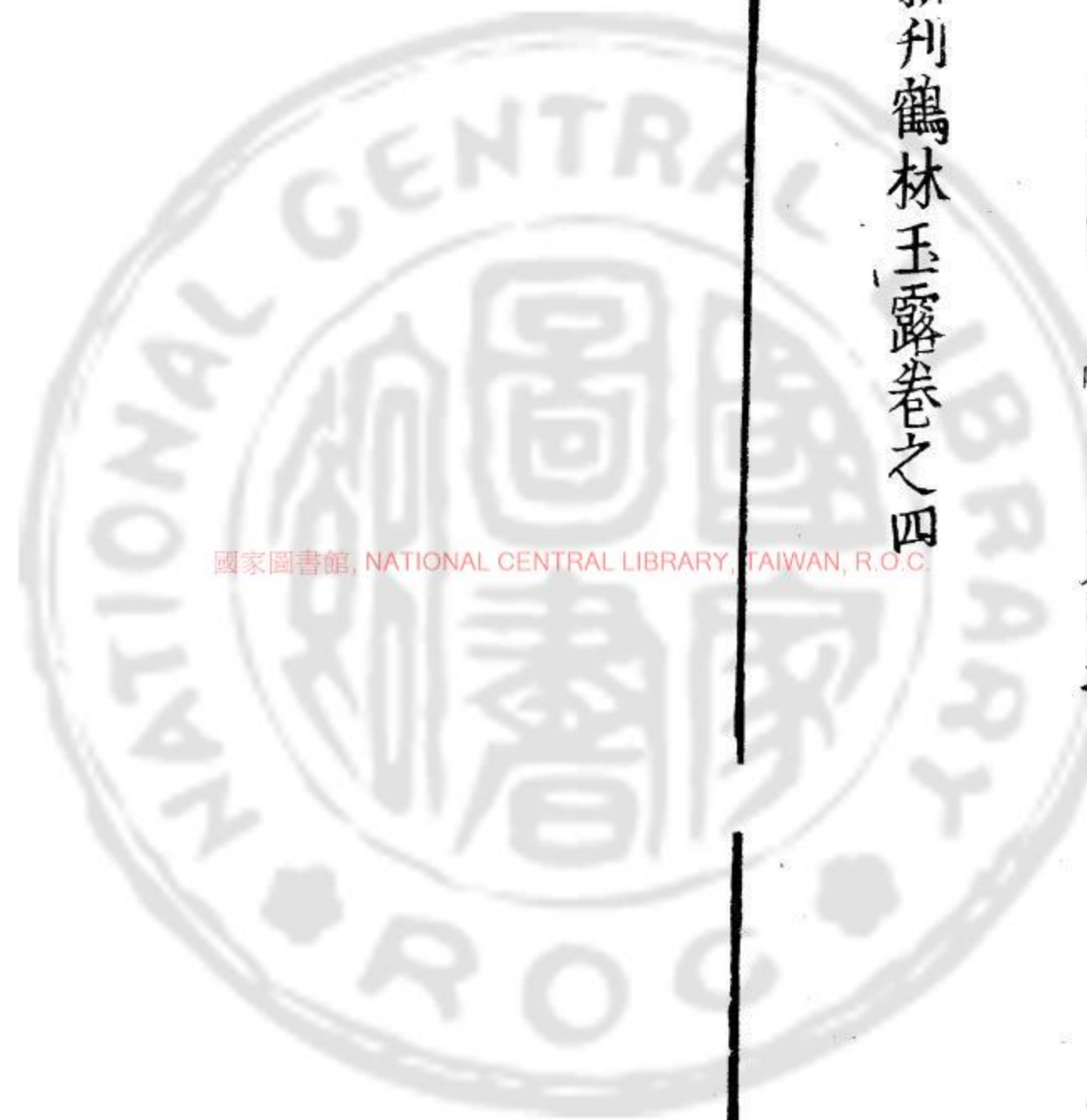
有吳伯起者，不聞講學，後聞陸子靜說話，自謂有所得，及作令，被對移它邑，主簿却不肯行，日方求免其掌笑之，以爲何至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即逐日抱文書去，知縣廳前呈覆，更做者長壯，亦未妨與它去做。况主簿乎？文公之意，蓋謂心無愧怍，則無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無往而不自安，此不在於臨事遇變之時，而在於平居講學之際，講

之素精，見之素定，真知夫進退得喪，死生禍福之不足，以累五尺本心。則雖鼎鑊刀鋸視之如履，飯之安矣。况於一升黜予奪之間者哉？韓昌黎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而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訖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缺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最善形容處。

○試進士見燭

唐人詩云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明月漸低人擾々。不知誰是謫仙才。此唐試進士見燭之驗也。白樂天奏狀云禮部試進士列許用書冊兼得通宵。盖亦不禁懷挾矣。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鶴林玉露

天集下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相字音廝

白樂天詩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下自注云思移切乃知今俗作廝字者非也

○格天閣

秦檜少遊太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爲秦長脚每出遊飲必委之辨集既登第又中詞科宋



靖康初爲御史中丞金人陷京師議立張邦昌檜  
陳議狀大略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  
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  
只緣姦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城而決  
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  
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  
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  
虜雖不從心嘉其忠與之俱歸檜天資狡險始陳

此議特激於一朝之諒既至虜廷情態遂變詔事  
捷棘傾心爲之用元木用事侵擾江淮韓世忠邀  
之於黃天蕩幾爲我擒一夕鑿河始得遁去每寇  
西蜀又爲吳玠敗之於和尚原至自髡其鬚髮而  
遁知南兵日強懼不能當乃陰與檜約縱之南歸  
使主和議檜至行都紿言殺虜之監已者奔舟得  
脫見高宗首進南自南北自北之說時上頗厭兵  
入其言會諸將稍恣肆各以其姓爲軍號曰張家

軍韓家軍。檜乘間密奏。以爲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慮。上爲之動。遂決意和我。而檜專執國命矣。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爲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撻辣卽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聞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姦賊不臣。其跡始彰矣。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啓云。

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至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檜大喜。起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烧錄燭照蛾眉。格夫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卽與改秩。蓋其胸中有慊。故特喜此諛語。以爲掩覆之計。真猾夏之賊也。余觀唐則天追敗隋臣楊素。詔曰。朕上喜賢佐。下惡賊臣。寧欲從容於萬幾之暇。褒貶於千載之外。矧年代未遠。耳目尚存者乎。夫楊素異代之女姦臣。則

天一女主尚知惡而貶之。矧如檜者密奉虜謀。脇君誤國罪大惡極。上通於天。其可赦乎。開禧用兵。雖掌追削。喜定和戎。旋即牽復。是可歎也。

○易六卦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芥斤鴆毒。每在於杜席。不盃觴之

間而詡詡笑語。未必非彎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放魚詩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鐘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麪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鐘山日辛。苦區々活數魚。

○杜棕范文正

唐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貫等迎鄆王立之是為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徵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棕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處之棕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祚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宋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知軍晁仲約

令百姓歛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為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它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傍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文正之言與杜棕略同皆至言也李斯勸胡

女以煩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爲人臣者可以監矣  
建炎維揚之禍諫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  
宗不可曰朕方責已豈可歸罪股肱宰相巨頤浩  
曰我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  
以祈天永命植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  
知池州大哉高宗之德至哉頤浩之論當時若從  
植言潛善等同死有餘罪然此門旣開厥後秦檜  
專國必借此藉口以鉏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

○詩詠蟋蟀

宋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  
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  
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床下方言是蟋蟀非深  
於文章者能之乎然是詩乃周公作其超妙宜矣  
荆公絕句云昏黑投林曉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  
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蓋祖此法

○人事天命

宋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  
固達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盡無憾乃可安之於命  
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  
却須泰然處之東坡曰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  
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  
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  
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  
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

已此之謂知命

○涪陵樵夫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  
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  
後如此是捨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  
可追矣余謂惟達故捨惟捨故達達是智捨是勇  
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  
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



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捨達，須是平時做工夫捨，則臨事自然如此。

○胡忠簡碑

宋周益公作胡忠簡神道碑云：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義士猶或非之。孔子奚取焉？為萬世計也。蓋忠簡力詆和議，乞斬秦檜而紹興終於和戎，故以忠簡比夷齊，以高宗比武王，可謂回護得體。

○秦誓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前輩頗不狃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衙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真在其為其悔過。夫子奚取焉？況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為，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々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

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  
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  
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  
周乎乎者疑詞也謂吾道若獲用則西周之美可  
尋不止爲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勢  
也及歷聘無逢自衛反魯則道不獲行而勢之所  
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憫然寓意於定書之末  
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幣列國非特

戰國時爲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  
以河內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此  
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粲然在  
目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爲然也  
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  
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  
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亡之  
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



州畢六王之氣象。夫子存而不刪。豈無意乎。

○荆公見濂溪

宋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侯濂溪。二及門而三辭焉。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摧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荆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徧蔽。則它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

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爲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呂秦牛晉

秦虎視山東。蠶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先滅矣。何也。始皇乃呂不韋之子。則是嬴氏爲呂氏所滅也。司馬氏欺人。孤寡而奪之位。不知魏滅未幾。而晉亦滅矣。何也。元帝乃牛金之子。則是司馬氏爲牛氏所滅也。春秋書盲人滅鄆。義正如此。胡致

堂欲用春秋法於始皇紀便明書官氏元帝紀便明書牛氏以從其實

○景公顏子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垂教深切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於包括天地蔽遮日月太史公曰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嚙嚙皆為利來音離吁可哀也哉

○誅罪

舜誅四周公誅一趙廣漢誅一原褚而潁川服尹翁歸誅一許仲孫而東海服趙尹固不足道而所以用刑者則舜與周公之術也彼渭水盡赤血流波道者何為哉

○學仕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途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

○寶臣



楚不以白珩爲寶。而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道訓典。乃楚之至寶也。齊不以徑寸之珠爲寶。而檀子之守南城。盼子之守高唐。黔夫之守徐州。種首之備盜賊。乃齊之至寶也。故忠賢才識之士。謂之寶臣。若無寶而不之求。得寶而不之識。有寶而不之重。棄荆玉而喜燕石。賤周璞而藏鄭鼠。國之不亡者。幸也。

○飢寒

揚誠齋云。人皆以飢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飢不寒。爾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況下此者。其可不知飢寒味哉。

○無垢廷對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闍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闍寺不聞於典謨。二王闍寺不聞於折言。誥。豎刁聞

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

○浦鷗

杜陵詠鷗云江浦寒鷗戲無宅亦自饒却思翻玉  
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群滄  
海上清影日蕭々言浦鷗閑戲使無佗事亦目饒  
美柰何不免口腹之累故閑戲未足已思翻玉羽  
而點春苗爲謀食之計雖風雪凌厲有所不服顧  
未言海鷗之曠逸清影脩然不爲泥滓所點殊非

浦鷗所能及以興士當高舉遠引歸潔其身如海  
鷗不當逐々於聲利之場以自取賤辱若浦鷗也

○蕪後湖

蕪養直之父伯固從東坡遊我夢扁舟浮震澤之  
詞爲伯固作也養直屬主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  
賞於坡彌爲吾家養直作此詩時年甚少而格律  
已老蒼如此宋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師川赴養  
直辭師川造朝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

對奕徐高於蘓是日養直拔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還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游誠之跋養直墨蹟云後湖胸中本無軒冕是以風神筆墨皆自蕭散非慕名隱居者比也士生斯世苟無切利及人區々奔走老死塵埃不知學蘓養直

○僂儻

僂儻上郎侯反下良何反方言猶黠慧也

五代史漢劉銖惡史肇弘揚邠於是李業請二人於帝而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僂儻兒矣僂儻

俗言狡獪也歐史間書俗語甚奇

○釋鼓

韻書釋鼓云配鹽幽菽四字甚工

○讀書

北魏王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王荆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纔一曲讀書謂已多撫事知不足言非讀書不足以應事也然新法之害豈不讀書之過哉其過正在於

讀書也夫書不可不讀尤貴於善讀方荆公與諸君子爭新法也作色於政事堂曰安石不能讀書賢輩乃能讀書耶夫著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天淵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入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入之心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當

時趙清獻公之振荆公曰皐夔稷契有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書皐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犧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黃帝顓帝之冊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皐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必與荆公不同耳當時答荆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虚心觀理稽衆從人是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荆公往矣後

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毋著一能讀書之心橫在胸中也哉

○松石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二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巖岫倚雲端獨立亭々耐歲寒一事頗爲清節累秦時魯作大夫官荆公詠二品石云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耻似爲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爲一朝名寵所

黥染猶不免萬世之包彈矧上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取守

吳孫秀曰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勦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唐李翱曰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忠臣志士之歎古今一也

○鷓鴣

吾郡陳國材詩曰紅日晚夫三四鴈碧波春水一

雙鷗周益公楊誠齋盛稱之。

○石牛洞

荆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冷々而北  
出山靡々以旁罔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  
是無咎編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群書之餘味故  
與其經學典冊之文俱傳朱文公編楚詞後語亦  
收此篇

○扈載

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  
碧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  
王朴尤重之薦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扈載然  
薄命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  
職何言命耶乃拜知制誥爲學士居歲餘果卒余  
謂穀言晒矣不幸而中若朴者真宰相之言也近  
時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  
一日燕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爾蓋疑其



相法也。一老璫在傍。徐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  
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  
大清癯，上為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為太平宰相，與  
聞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閑之福，十餘年。

○神形影

陶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太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  
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  
並立而為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

以並天地哉？末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  
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  
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矣。

○李方叔

宋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  
封一簡，令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  
几上有頭，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接者來取簡，竊觀  
乃揚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一章驚喜，携之以去。方

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摸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接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預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所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

者是也其母歎曰蘓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韓柳歐蘓

韓柳文多相似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進學解柳有起廢答韓有送窮文柳有乞巧文韓有

與李翊論文書柳有與韋中立論文書韓有張中丞傳叙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之原道佛骨疏毛穎傳則柳有所不能為柳之封建論梓人傳晉問則韓有所不能作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歐似韓蕪似柳歐公在漢東於破篋中得韓文數冊讀之始悟作文法東坡雖遷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隨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然韓柳猶用奇字重字歐

蕪唯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此又韓柳所無也

○使虜辭樂

宋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為報謝使虜錫燕汴京仲遠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遺留使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

拜酒果之賜徐議徹藥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  
箴者連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即席聲甚厲仲遠  
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  
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  
其主仲遠留館侯命賦詩曰揚湖龍馭去無蹤三  
遣行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爲吉禮夷風終未變華  
風設令耳與笙鏞未只願身糜鼎鑊中已轉滯留  
期得請不辭築館沐江東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

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爲朕增氣何以賞卿  
對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使臣死於虜亦常  
分也敢觀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鏗今之毛遂也  
除權侍郎以至大用

○賀和戎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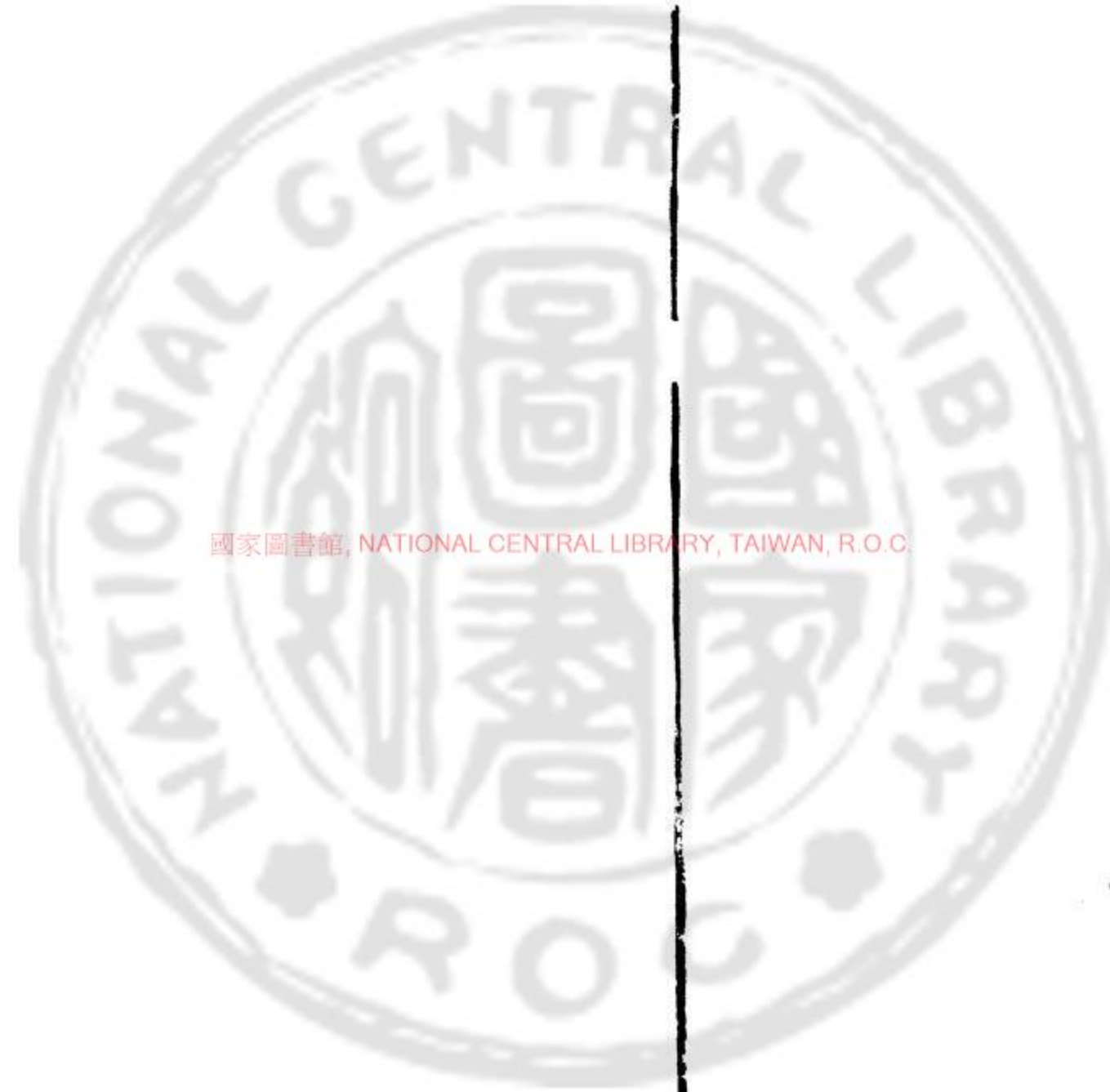
宋嘉定和戎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可  
傷日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  
吾郡羅蓬伯之詞也

○士卒畏愛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

山之詩昵々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六

○玉山詞草

廬陵羅大經

景倫

宋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草  
如賜四川宜撫真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  
德既咨裴度而往釐于今二年復念周公之文外  
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官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  
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東

後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幾之糾紛太車以載  
闕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胥  
慶帝賚予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  
允詔云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寤合  
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太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  
以一青掩太德既當念切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  
求舊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亦世尚繼汾陽之  
休無競維人孰云克國之老皆可喜也

○作文遲速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  
字不苟一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  
因何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少之一辭譏其因  
凋鐫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  
細之一字譏其欠縝密也昌黎誌孟東野云刺目  
鉢心又迎縷解鉤章棘句指擢胃賢言其得之艱  
難贈崔立之云朝為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道



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屋。言其得之  
容易。余謂文章要在理意深長。詞語明粹。足以傳  
世。覺後豈但誇多鬪速於一時哉。山谷云。閉門覓  
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世傳無已。每有詩興  
擁被臥床。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游則盃觴流行  
篇詠錯出。略不經意。然少游特流連光景之詞。而  
無已意高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  
也。

○象郡送行詩

吾郡胡季昭。宋寶慶初元。爲大理評事。應詔上書  
言濟邨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  
便遠行。廬陵不獨託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  
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盡清明。  
危言在國爲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旰江杜來詩  
云。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處心應  
略同。有書其於囊。無報豈傷弓。病愧不遠別。寫詩

霜月中太學生胡炎詩云一封朝奏大明宮噉起  
廬陵占直風言路從來天樣闊蠻荒誰使徑旁通  
朝中競送長沙傳嶺表爭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  
飽飯臨分憂國意何窮先君竹谷老人詩云好讀  
床頭易一編盈虛消息揔天然崢嶸齒頰皆冰雪  
肯怕炎方有瘴煙頻寄書回洗我愁莫言無鴈到  
南州長相思外加餐飯記取承君舊話頭李昭之  
兄子建弟國賓皆博學能文懷奇負氣兄弟女愛

最隆不蓄私財有無盡費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  
一錢子建挈家歸賣文以活國賓奮然徒步從其  
兄於貶所國賓先歿李昭繼之端平更化詔許歸  
葬贈朝奉郎其一子洪舜愈苴贈官制詞云朕訪  
落伊始首下詔來諱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  
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潔志  
槩激壯絲廷尉平上書公車言入之所難言方嘉  
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問塗正月口訪事龍頭曾

無幾微見於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  
謫之餘。孝祖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公懷徃魂不  
可招。潦霧臨窆。爲悲悔何及。陟階真外。仍官殿子用  
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殍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廉賈

史殖貨傳曰。貧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貧賈所得宜  
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  
予。貧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爲取。則其獲利

也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々  
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巨賈呂不韋見秦子異  
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爲之經營。  
於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爲相。此其事固不足  
道。而其以予爲取。則亦商賈之雄也。漢高帝捐四  
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  
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  
百緡者。給千緡。使吏定月工。匠皆有贏餘。由是舟舩

堅好漕運無虧足以佐唐之中興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容南遷客

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志節高亮少遊太學值靖康之亂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虜不可和狀宋紹興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靜江府古縣令時秦檜當國檜父嘗守是邑

帥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彥先毅然不從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繫訊掠迄無罪狀可指校文潮陽出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長論檜聞水災檜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檜歿諸賢遭誣陷者皆昭雪彥先以遠人下士無爲言者乾道間梁克家始爲之請傳伯壽朱文公守漳又連爲之請皆格不下余爲容法曹掾容士猶能言其風猷傳其文墨偶攝校官遂爲立祠于學

官同時有吳元美者。二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切秦檜。其家立潛光亭。商隱堂。其然家摘以告檜曰。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事。秦李謂秦發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併祠之。彥先有修學門庭傳於世。元美有遊勾漏洞天記載容州志。

○宰相罷

宋陳應求嘗告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

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鉤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趙溫叔爲相。多引蜀士。及罷相。有爲雅語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然此爲平時宰相善罷者言也。若權姦之去。則正當洗腸滌胃。若借溫太真之事。爲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堯夫之言。爲君子憂後來之禍。則失之矣。

○紫敗素

戰國策蘇代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言外美而中腐如以敗素染紫也與蠟鞭之說正相似

○王梅溪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專報

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為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浚上為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為十二牧與胡邦衡並為左右史相得最歡奏補先弟而後子嘗賦不欺詩云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帥夔門也有臨安錄事參軍祝檉抗疏銀臺謂王十朋忠義謇諤借令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

藩緩急呼來。無倉卒之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計之得也。雖不報時論。聽之。

○太子參決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爲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不堪二。今陛下在上。而又置參決。是國有二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嚮背之心生。嚮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

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魏大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兼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子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熙甲寅。始服其先見。

○師友制服

鶴林五路  
胡澹庵為清節先生制師之服張魏公為張無垢制友之服

○斬檜書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宋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簡齋詩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繇簡古而發穠纖植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涼風又落官南木老鴈孤鳴漢北州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荆渚路歧寬東南鬼火成何事終藉胡鋒作爭臣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可味也



○伯夷傳赤壁賦

太史公伯夷傳蘓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  
軸略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  
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於怨何也  
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  
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  
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則其輕在  
彼况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

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  
容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以此設問謂舉酒相屬凌  
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長怨何也蓋  
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  
安在况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吾生之須臾宜  
其託遺響而悲怨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  
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  
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

月用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之。感慨風休水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

○留後門

紹興壬子冬劉豫入寇。趙元鎮當國。請宋高宗親征。行次姑蘓。喻子才謂元鎮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彩一擲也。元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死。爾子才曰。今若直前萬一蹉跌。退將安托。要須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元鎮

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子才曰。張樞密在福唐。若除闕。浙江淮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穀。彼之來路。即我之後門也。元鎮大以為然。於是魏公復用。余謂。竊輅親征。事大體重。固宜進退有據。若論兵法。則置之死地而後生。豈預留後門哉。留後門。則士不死戰矣。項羽救趙。旣渡沉船。破甌。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

○十銘

宋光宗即位謝良齊爲文昌進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以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爲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爲忌貪吏虐民戒石莫聽獎廉以激捷於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訪日間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上夷狄奸

回諛說尤害于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取輕輕動爲戒辭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宸歲又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勸理舊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閑非閑是都休管渴飲清泉困飲茶又云仕官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綰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群猪羊蒲園官稅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

人直幾千萬。詞旨平易。足以諭俗。然其言農夫之樂。想乾淳間有之。今則甚於聶夷中之詩矣。寧復有此氣象哉。

○詩用字

作詩要健字。撐拄要活字。幹旋如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老字。乃撐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何與日字。豈與應字。乃幹旋

也。撐拄如屋之有柱。幹旋如車之有軸。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付與天地

荆公詩云。豈無他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朱文公每喜誦之。

○讀易亭

魏鶴山詩云。遠鐘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成。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窓明月四簷聲。後貶渠陽於

古梅下立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繞溪  
問訊巡簷索絕冷玉雪倚橫參又愛青黃弄煙日  
中年易裏逢梅生便向根心見華實候蟲奮地桃  
李妍野火燒原葭茨出方從陽壯爭出門直待陰  
窮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似此君藏用蜜推  
寃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漂母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唯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

英傑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識之異哉故  
嘗謂子房狙繫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圯上老人  
抑之韓信俛出市跨意氣隣於消沮故淮陰漂母  
揚之一翁一媪皆異人也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  
銘曰項王喑鳴范增謀謨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  
眎信逋反噬其躬匹婦區々而知信乎吁

○猴馬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

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舞。承嗣以爲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謂之侯。部頭朱溫既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裂其衣。溫叱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矣。

○經界

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爲不若此。則貧

民受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爲之。庶幾一勞永佚耳。若一上顧恤。必待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行矣。宋紹興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中。但說事後。田稅均齊。甲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爲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願以爲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

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佚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策，徙齊楚大姓十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幾箇土封底工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知於衆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爲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當論理之是非，事

之當不，爾商之遷，寧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也。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說最好。然厥後荆公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

爲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其說却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衆心之所向而姑爲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爲戰國縱橫之學也。

○南軒諫虞丞相

南軒質責虞丞相弁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黼面弁弁甫弁甫曰先丞相亦有隱忍就功名處何相非之深也南軒曰先公固有隱忍處何嘗用此等

狎邪小人弁甫拱手曰某服矣某服矣語錄中載諫弁甫事無此數語南軒親與誠齋言之

○朱文公論詩

胡澹庵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大不樂誓不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宣公遊南岳唱酬至百餘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乎楊宋卿以詩集求品題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之豈有工拙哉亦觀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



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遺詞之善否今以魏晉以來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切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為一等自晉宋間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沉宋以後定著律

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一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與衛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風五十一首杜之秦蜀紀行遺真出塞潼關

石壕夏日夜，暑氣逼人，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喻欲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嚮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洗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

不曾透得此關，而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著人意，無足深論。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峽嶼底，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

太運有興沒群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  
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  
此觀之何曾夢見它脚板耶又言余平生愛王摩  
詰詩云漆園非傲吏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  
娑數株樹以爲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少觀  
此則公之所取槩可見矣公嘗舉似所作絕句示  
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  
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

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燄照此一窓幽  
卧聽簷前雨浪々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  
源澄靜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又可槩見矣  
○稅沙田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  
上大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爲相奏曰沙田者乃江  
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  
沙復漲於東百姓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

以爲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祖並復至今未  
征。况沙由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  
入逮俊彥，至叱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  
汝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皇汗，免  
冠謝。父乃釋之。子昂此舉，頗有申屠嘉因辱鄧通  
韓魏公以頭子勾徃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索  
相則爲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爲衰世。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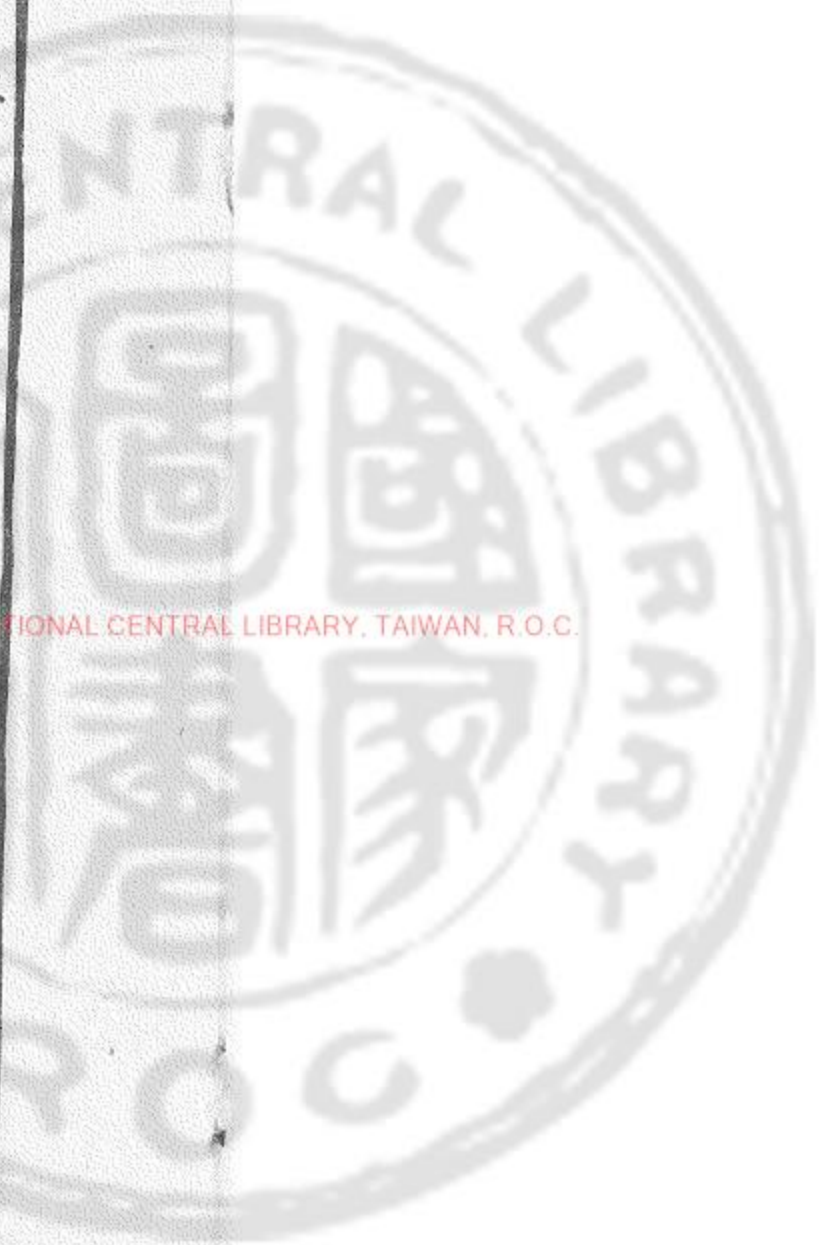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鶴林玉露

地集上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或曰。子記事。述言。類以已。  
意懼賈僭妄之譏。柰何。余  
曰。樵夫談王童子知國。余  
烏乎僭。若以爲妄。則疑以  
傳疑。春秋許之。昔宋淳祐  
辛亥四月。廬陵羅大經景



綸

地集傳

新刊鶴林玉露目錄地集

廬陵羅太經 景綸

卷之一

高宗配享

紫窄衫

非孟

匹士光國

不交近習

王定國趙德麟

妬婦喻

誅曦詔

古人稱字

靜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門寢龍樓

自家他家

冬至奏對

詩家諭愁

經總錢

論語

本政書

元子宗子

六和塔詩

湖州生祠

黃陵廟詩

殺人手段

詩互體

陳黃送秦少章

住山翁

奏疏貴簡

問居交遊

廢心用形

卷之二

紅友

韓平原客

詠鷗

老瓦盆

去婦詞

楊太真

遷謫量移

隱士出山

批荅授引

物畏其天

詩用助語

存問逐客



野服

而已失官

函首詩

前褒後貶

春風花草

旌忠莊

三將

彤庭分帛

血山

五心如秤

韓范用兵

天佑忠賢

齊人歸女樂

張魏公討苗劉

贈頭陀詩

卷之三

陳子衿傳

以學為詩

活處觀理

祝壽

至人

桃錦柳綿

村莊犬雞

謝昭雪表

末世風俗

五百弓

白羊先生

東坡文

叔世官吏

宰輔久任

安樂直錢多

借助夷狄

東坡書畫

餒字

博浪沙

詩人胸次

牒

姦錢

有若劫寨

無字

朱文公帖

畢再遇

詩犯古人

徐孺

玄真子圖

責將帥

卷之四

養兵

天棘

家乘

中興十策

不死

月下傳杯

題貧樂圖

竹

雍公薦

詩興

荆公議

詩稿

功成不受賞

四老安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安子文自贊

釣臺詩

來蘓渡

一錢斬吏

馮三元

西山生祠

廬陵苗鹽

文章邪正

雲日對

佛本於老莊

猫捕鼠

轉丸鳴鏑

卷之五

啓運宮望祭殿

就齋詩

大臣賜家廟

古婦人

碑銘

戒更革

潘默成

諸葛武侯或陵

看核對答

初筮謗郡

柔福帝姬

鬻祠庶

斬黃二守

儉約

斷決

臣諂主愚

鍼慰道人

檀弓脫句

女戒

二老相訪

漢二獻

風香

示儉

識字

萬卷百車

湯武

景不訓仰

始皇表紹

一聯八意

卷之六

兄弟偈

烏石題名

臨事之智

雨晴詩

善帥

子家羈

中興賦聯

晏先

老馬

師子子驄

無思無為

養雞養鹿

了死生

晚唐詩人

詩疊字

應世守已

韓黃廉按

伯夷太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摘帑尋龍

自敬言詩

虞賓

信美樓記

朱溫丹兄

詩文反句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北集

○高宗配享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高廟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折韓世忠張俊四人為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時宇文子英等十一人以為宜如明詔而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為秘書少監上書爭之以欺專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罪序容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  
動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  
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  
是有旨再令詳議越數日 上忽喻大臣曰呂頤  
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楊  
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南徐  
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誠齋詩云出却  
金宮入梵宮翠微綠霧添衣濃三年不識西湖月

丁夜初聞南澗鐘藏室逢山真昨戲園翁溪友得  
今從若非朝士追相送何處冥鴻更有蹤又云新  
晴在夕野花香過雨迢々沙路長兩度立朝今結  
局一生行客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賸喜千峯  
入肺腸到得前頭上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去  
國時詩也可謂無幾微見於顏面矣其冢嗣東山  
先生伯子跋其論配享書彙云覆義直得身囊書  
錦水元來勝石渠但寶銀鈎并鍊畫何須玉帶與

金魚蓋苗劉作亂時矯隆祐詔貶竄魏公宋高宗  
在昇賜官方啜羹左右來告驚懼羹覆于手大為  
之傷暨復辟見魏公泣數行下舉手云公痕跡猶  
存左次魏和伯子詩云鑿坡蓬監兩封書道院東  
西各付渠乾道聖人無固必是非付與直哉魚詞  
意亦佳但當塗乃江東道院容齋守南徐非當塗  
也

○紫窄衫

宋渡江以來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  
九年詔公卿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論  
者以為擾於是士大夫皆服涼衫乾道中李獻之  
上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陛下上承兩宮宜復  
紫衫為便上從之蓋人情樂簡便久矣昔孝節先  
生徐仲積事母至孝一日竦然自省曰吾以襴幘  
謁貴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如敬貴人也不可  
乃日具襴幘揖母人皆笑之孝節行之終身近時

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守衡陽日以冠裳蒞事憲使趙民則嘗紫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肅之民則請免冠裳于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小臣豈敢民則皇恐退具冠裳以見然由是不相樂夫黻幘揖毋冠裳蒞民常事也而世俗且笑之且難之至於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於兵興一時權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則古道何時而可復乎

○非孟

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宋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著崇正論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余謂孟子以



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腸。的切痛快。蘓醒萬世。此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代紂。舉世不以爲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呂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余亦謂孟子憂當世之無君者也。泰伯憂萬世之無君者也。此其特見卓論。真可與夷齊同科。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則過矣。

○匹士光國

平原孟嘗君養天下客而未嘗得一客。張湯公孫弘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魯仲連固不肯與。雞鳴狗盜者伍也。汲長孺固不肯與。奴顏婢息者齒也。若得一魯仲連則一客可以敵千客。若得一汲長孺則一士可以埒千士。故山谷詩云。匹士能光國。三辱不痛隅。

○不交近習

王主癰疽瘡環所以爲孔子不禮臧倉王驪所以  
爲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驚歎杜悰  
不從監軍請選胡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  
純夫爲諫官東隣官宦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  
中不敢高聲請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  
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爲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爲  
元祐也王輔爲宰相與官者梁師成隣居密開後  
戶徃來徽宗幸輔第徃御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

其所以爲王輔此其所以爲崇觀政宜也

○王定國趙德麟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  
許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煙窟裡五年面  
如紅玉尤爲坡所敬服然其後乃階梁師成以進  
而德慶亦諂事譚稹紹興初德慶主管太宗正司  
有旨令易環衛官宰相呂頤浩奏曰令時讀書能  
文蘇軾嘗薦之似不須易高宗曰令時昔事譚稹

為清議所薄。竟易之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余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茝。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乎？莫好脩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世亂浴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爲莫如好脩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脩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脩之爲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宣之

時乎宜乎，予之改節易行也。

○妬婦喻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爲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貧者往々不肖，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豎別人，既不

自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

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  
貪濁成風反相與嗤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嗤  
笑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嗤笑剛者競進成風反  
相與嗤笑恬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嗤笑儉約者  
傲誕成風反相與嗤笑謙嘿者賈子云莫邪為鉞  
兮鉞力為鉞東坡云變丹青於玉堂乃反謂子  
為非智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可哀

○誅讖詔

安子文與揚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矯詔之詞  
曰惟干戈省厥躬朕既味聖賢之戒雖大馬識其  
主爾乃其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  
白乃好義姊夫揚君王之詞也曦年十許歲時其  
父挺嘗問其志曦有不臣之語其父怒蹴之爐火  
中灼其面號吳巴子云

○古人稱字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稱皆

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為仲尼子思孫也孟子  
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  
不為恠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  
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  
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鶴山此說古人  
蓋以稱字為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  
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誅孔子亦  
曰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

每稱東坡唯曰子瞻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靜重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  
寫几々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睛  
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逆知其可  
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凝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  
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  
容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

以學力充不可及。如更新法傳欽之。蘓子瞻勸其防後患。公起立拱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必有大力量，方能爲此言。張宜公云：使其當時應答，不過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問寢龍樓

宋紹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過宮。吾郡尹德麟初參大學，簾引詩題出，問寢龍樓。曉德磨詩云：父母人皆有，儀刑自冕旒。問安趨燕寢，拂曉過龍樓。鶴駕嚴晨衛，雞人徹夜籌。慈闈天語接，飛棟日華收。萬姓齊呼舞，三宮款獻酬。小儒憂國切，幾白九分頭。學官擊節下時傳誦。

○自家他家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

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裡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為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前無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不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它家之分矣故君

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冬至奏對

丁常任昆陵人宋淳熙間為郎冬至日上殿奏對玉音曰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不曾常任實不曾見即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對甚偉命除淮漕

○詩家喻愁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頑洞

不可撥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  
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  
淺深愁李后主云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  
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  
回云試問閒愁知幾許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  
黃時雨蓋以二者比愁之多也尤爲新奇兼與中  
有比意味更長

○經綏錢

宋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中王師討之命陳亨伯  
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鹽  
糴商稅牙稅與夫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  
曆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廬宗原頗附益之至翁  
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取贏焉謂之總制錢靖  
康之初嘗詔罷之軍興議者再請施行色目寔廣  
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  
作備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庶謂剝民產然禍必及



子孫厥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制錢而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然中興百年非無聖君賢相未聲有議及此者是獨何也

○論語

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太兒結束隨商賈蓋以論語爲兒童之書也趙普存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宋太宗嘗以此語問普普略不隱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

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固未能無愧於論語而其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時讀論語使知愛自後求一書似此者卒無有

○本政書

林勳賀州人宋紹興中登進士第掌進本政書欲漸復三代井田之法太略謂五尺爲步十百爲畝畝百爲頃頃九爲井井方一里井十爲通通十爲

成方十里成十爲終。十爲同。方百里。一  
之地。提封萬井。實爲九萬頃。三分去一。爲城郭市  
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澤。與夫磽确不毛之地。定其  
可耕與爲民居者。二千四百井。實爲二萬六百頃。  
一頃之田。二夫耕之。夫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總  
二夫之田。則爲百畝。百畝之收。平歲爲米五十石。  
上熟之歲。爲米百石。二夫以之養數口之家。蓋裕  
如矣。總八頃之稅。爲米十有六石。錢二貫二百文。

此之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其人爲農。正掌勸  
督耕耨賦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稅。總計二千  
四百井之稅。爲米五萬一千石。爲錢一萬二千貫。  
以此爲一同之率。一頃之屋。其地百畝。十有六夫  
分之。夫宅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爲地八十畝。餘  
二十畝。以爲社學場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  
群居。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奪有餘  
以補不足。則民駭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

十畝以上者爲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爲次農其無田而爲閒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爲游惰未作者皆爲驅之使爲隸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爲正田以其餘爲羨田正田毋敢廢業必躬畊之其有羨田之家則無得買田唯得賣田至於次農則毋得賣田而與隸農皆得買羨田以足一夫之數而升爲良農凡次農隸農之未能買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之羨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租於良農如其

俗之故非自能買田及業主自收其田皆毋得遷業若良農之不願賣羨田者宜悉俟其子孫之長而分之官毋苛奪以賈其怨少須暇之自合中制矣其書大略如此朱文公張宣公皆喜其說謂其有志復古然今時欲行經界尚以爲難况均田乎

○元子宗子

橫渠西銘曰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說本於召公召誥曰有王難小元子哉又曰皇天上帝改厥元

子元子。即宗子也。武王摠師之辭曰。亶聰明作元  
后。元后作民父母。余謂父母之說。不如元子宗子  
之說。意味深長。蓋謂之元子宗子。則天父地母。臨  
之於上。諸弟之顛連無告者。責望於下。非特惻然  
於同胞之愛。且有所嚴憚而不敢隨其職分矣。

六和塔詩

李彊父爲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  
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不負。險不如

歸去卧林丘。彊父爲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  
士。書卷不釋手。薨于位。謚文清。

○湖州生祠

宋嘉定間。楊伯子爲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  
治聲赫然。爲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象祠于學宮。  
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  
庾節。將行。辭先聖先師禮畢。與教官諸生坐于講  
堂。命取所祠畫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

如報國心スル三年風月少シ兩鬢雪霜深シ更莫留形迹ヲ  
何曾廢セシ古今ト不如隨我去ニテ相伴老山林ニ遂卷藏而シテ  
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未句云可憐戴工部  
獨樹不成林ヲ

○黃陵廟詩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掌挾秦書于臨川守  
餽遺不滿意升堂媢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  
陸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

近作陸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人路  
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  
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

○殺人手段

宋景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  
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鏡便  
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  
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鏡殺人

者也

○詩互體

杜少陵詩云風含翠篠娟兮淨雨裊紅葉丹兮香  
上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揚誠齋  
詩云綠光風連麥白碎日灑池亦然上句風中有  
日下句日中有風

○陳黃送秦少章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

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  
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  
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山谷  
送秦少章從蘓公學云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  
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即寵前后  
山云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  
俗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豚犬類未  
必慰親思二詩皆用韓意而后山之味未陸象山

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在入不堪憂之地。而其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為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蓋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予。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象山此說。尤更精透。

○住山僧

有僧住山。或謀讓之。僧乃掛草鞋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骸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揚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畏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々如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唯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卷席。食畢則

洗鉢收箸。以柱杖撐弊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強。拒絕官寺。悉無所畏。余曩在大學。嘗館于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邪。余因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奏疏貴簡

鑑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爲文但取其明白。足以

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訓說命無逸。立政所未論。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費詞。近時如張宣公。自都機入奏。三劄。陸象山爲刪定官論對五劄。皆可法。

○間居交遊

自古士之間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間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隣曲



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  
南村之隣。豈庸小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  
隣。朱山人送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  
栗不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  
水纜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  
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迥人不  
知。幽花歌蒲迳。埜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  
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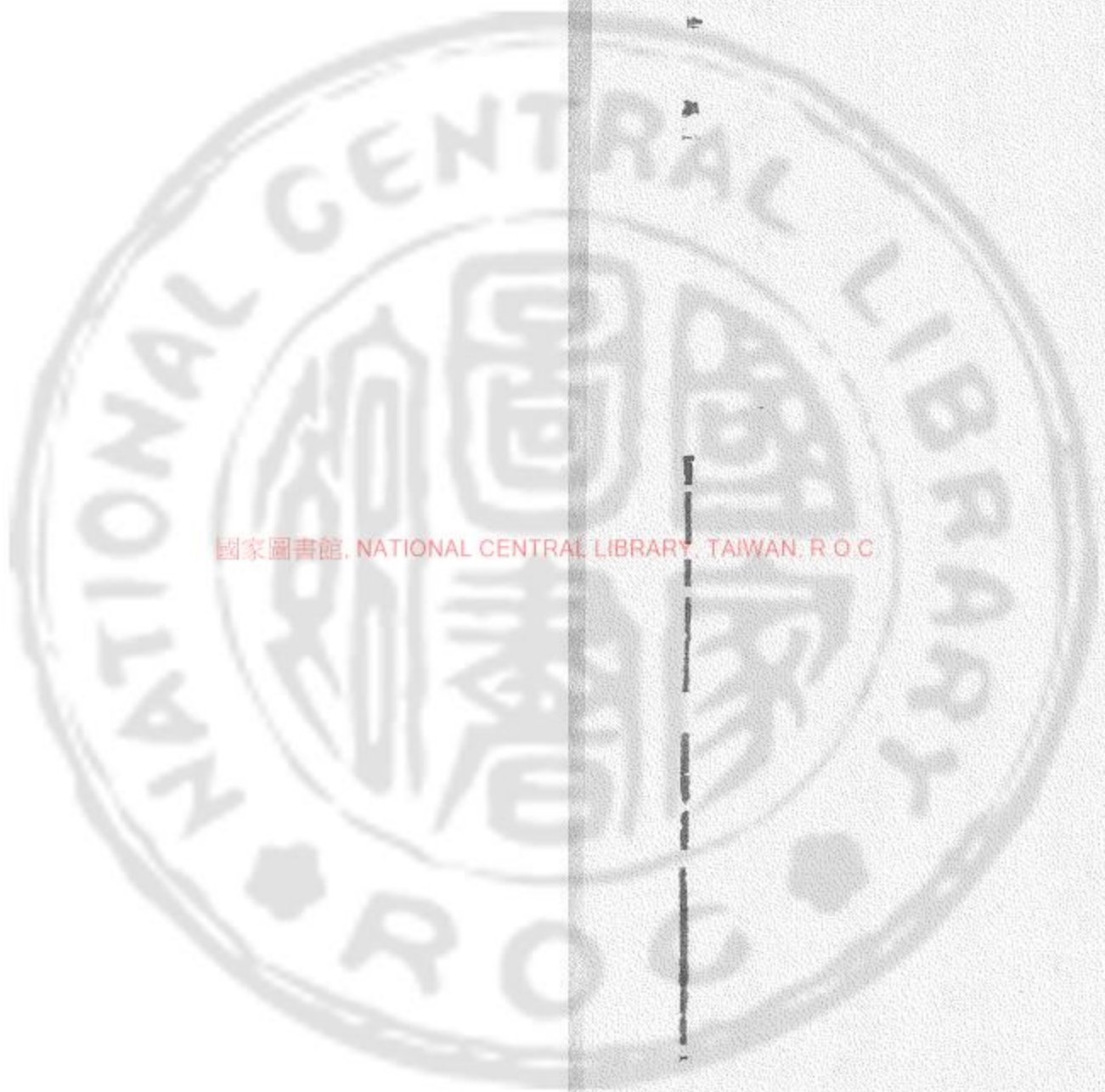
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  
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  
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爲千歲期。風流自  
鍛蕩。詭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廢心用形

列子曰。仲尼廢心而用形。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往。  
靈府長獨閒。說得更好。蓋其自彭澤賦歸之後。洒  
然悟心爲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則靜

亦靜。連亦靜。雖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謂淵明  
不知道。可乎。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紅友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  
步田至其地地主携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  
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  
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蓑朱轂綉鞍  
誠不如芒鞋藤杖醇醪養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

廬陵羅大經 景綸

戶金鋪。誠不如松窓竹屋無它。其天者全也。

○韓平原客

韓平原嘗為南海尉。延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既別。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其謬當國。兼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大息曰。平原家族危如累卵矣。尚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撤

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釁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

家法為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為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然無能為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卹。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媿。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為綠野之遊。則易危為安。轉阨為福。或者其庶幾乎平原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

摘作

○詠鷗

杜少陵詩云鷗行烟自如。形容甚妙。如召南大夫節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于周。而從容有常。皆烟自如者也。

○老瓦盆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頗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以瓦盆

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杯者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床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召僕至以銀盃瓦椀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曰佳銀盃者佳乎瓦盃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盃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而一本

乃以玉字作瓦字失之矣

○去婦詞

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床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爲絕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豈若谷風去婦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人不忍乎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昭君詞多

矣。唯白樂天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為高出衆作之上，亦謂其有恋々不忘君之意也。歐陽公明妃詞，自以為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於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恃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饑，垂翅青真，殘盃冷炙，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亦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其為千

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二百五篇為正考。般小宛之為臣，小弁邶風之為子，燕々谷風之為婦，終風之為母，柏舟之為宗臣，何人斯之為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儼，不患不偉，患其傷於太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廬碑詩云：作書詆佛

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真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為詆譏要為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上會去齊不若是切者非以一去為難也此論精矣。

○楊太真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

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韋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寵遇如惠妃冊為貴妃與衛宣公納伋之妻無以異白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為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千花無朵可天顏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唯李商隱云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眾樂停



夜半宴歸官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  
得風人之體

○遷謫量移

士大夫危言峻節迂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懲創  
刑方為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  
齋送行詩云不レ愁不上青雲去レ上了青霄莫愛身  
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  
身然以之送遷謫流徙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隱士出山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  
作詩云處士何人為作牙蓋携猿雀到京華故山  
巖壑應惆悵六々峯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  
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峨豸  
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閣老劉  
二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  
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



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語也

○批荅接引

東坡批荅呂大防辭免恩命云。卿有盜賊夷狄之  
虞。倉廩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憂。此三者誠當今  
之大計。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  
而不以身任之。非仁人也。蓋援其所自言者以勉  
之。近時真西山批荅參政樓鑰乞致仕不允云。夫  
七十致仕。雖著于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

言。掌以是却。臣隣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此  
又切矣。

○物畏其天

穎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鵠鵠。畏其天也。  
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恠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  
蛙十數。聚于汗池。棘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  
巨蛇。蟠棘下。以恣啖群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動。  
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其急。蜈蚣漸近。蛇不復

連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  
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  
其腐肉蓋蜈蚣產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  
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捨竹中蜘蛛不復入  
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回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  
竹視之蜈蚣已節々爛斷如鱉醬矣蓋蜘蛛搖腹  
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  
蛇之恣啖群蛙自以為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

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為莫吾禦矣  
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  
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  
小於蛇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  
物豈專以小大為強弱哉

○詩用助語

詩用助語字貴帖妥如杜少陵云古人彌近矣吾  
道上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山谷云

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檻以南青  
嶂合高堂其上白雲深皆渾然帖妥吾郡前輩王  
才巨云並舍者誰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交曾幼  
度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雲亦佳

○存問逐客

李泰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周餽  
甚至檜聞之貶彥恭辰陽陸升之泰發姪婿也告  
訐泰發家事得刪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外之貶雷

州胡澹庵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  
方滋字務德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澹庵深德  
之檜死其黨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  
栖旅館澹庵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  
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德由此遂  
晉用由此觀之君子之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  
人

○野服

朱文公晚年以整服見客。榜客位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間居野服為禮。而歎外郡之不能然其指深矣。某已叨誤恩，許致其事。本未未敢遽以老夫自屈。而比緣久病艱於動作，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余嘗

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為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而已失官

宋寶慶初元，洪彝俞為考功郎，應詔言事。詞拍訕

切真西山謂陳正甫曰讀洪考功封事其殊有愧  
色其封事中論臺諫失職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  
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不可未決吞  
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  
靈宮而已羣臣摘以為言謂祇見宗廟此重事也  
而洪某乃言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嫚易有輕宗  
廟之意遂遭罷黜仍鐫三官舜俞有詩云不得之  
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函首詩

庶人之讎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  
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我國家之於金虜蓋  
百世不共戴天之讎也宋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  
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  
太學諸生之詩曰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  
亡無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  
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所殺其田宅為人所吞有

一狂僕佐之復讎謀疎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讎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前褒後貶

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兩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一十司。六軍二十四縣。

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嫗宿賊。銷縮摧沮。魂止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詣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轢公卿。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長吏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

反也。豈書乃適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辭耶。然退之古君子。單辭片語。必欲傳信。寧肯妄發。而譽之過情。乃至於此。是不可曉也。近時汪彥章投李伯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寃。咸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居翰苑。草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堦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郊。又云。專殺尚威。傷列

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爲一時群小之宗。與前啓又何反也。伯紀真君子。而醜詆至此。嘻。其甚矣。當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啓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退之之於李實。豈亦若是邪。終李實真小人。與伯紀不同。退之失於前之過譽。彥章失於后之過毀。譽猶可過也。毀不可過。

○春風花草



杜少陵絕句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  
子。沙暖睡鴛鴦。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以異  
余曰不然。上一句見兩間。莫非生意。下一句見萬  
物莫不適性。於此而涵泳之。體認之。豈不足以感  
發吾心之真樂乎。大抵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在  
人把做。付甚用。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春色  
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樂音相關會對語。  
生香不斷。樹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

道理看。其中亦儘有可玩索處。大抵看詩。要胸次  
玲瓏活絡。

○旌忠莊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由宋高宗聞之。御札特  
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  
新淦田。為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  
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為軍號。如張家軍。  
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為

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克且無擾四字。可謂要言。如王全斌輩。非不克柰擾何。信能行此四字。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三將

漢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宋朝惟一曹斌。有三代將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蕪。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之可為酸鼻。

○彤庭分帛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即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州郡迎新者。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幕張雲匝匝。車列鑑鮮明。豈是朘民血。空教適宦情。忍聞分竹者。竭澤自求盈。

○血山

交王假山成請宮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耶  
開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爲金碧燦煌臣以爲  
塗膏血

○吾心如秤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至哉言  
乎信能此則吾心即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  
不庸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

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  
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旣比  
之以伊呂矣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  
蓋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蕭  
曹且不能當况司馬仲達乎指揮蓋措置經畫也  
如兵民雜耕留屯久駐之類失猶無也故未有  
志決身殲之歎

○韓范用兵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爲貴。蓋知彼知己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唯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

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覆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遽還。至半途。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國朝人

物當以范文正爲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誅晁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髯要斬高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繞牀停轡日。始知心服范希文。

○天佑忠賢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宛人也。以此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

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笑談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已嘔血而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書至。夜半。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只俟明早。秦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檜父嘗爲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爲檜父立祠於縣。以爲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

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殂。登乃獲免。近時太  
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  
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  
賢可乎。

○齊人歸女樂

朱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說者謂愛女樂必怠於政  
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讒  
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已。魯仲連論

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弄為諸侯妃  
處梁之宮，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  
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  
蠱魯君之心，君心既蠱，則所謂怠於政事、聽讒疾  
賢之事自然色々有之。揚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  
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  
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  
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

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方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爲用孔子之去非魯君之心乎。

張魏公討苗劄

苗傳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師苗劉僞詔至大赦厚犒諸軍公潛於府庫中尋舊詔書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今僚屬宣詔但爲撫諭之詞略張於譙樓旋即斂之大犒諸

軍群情賴以不搖時張浚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饗浚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違天悖人可取浚頭歸苗傳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黨屯距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傳正彥遁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院事時年才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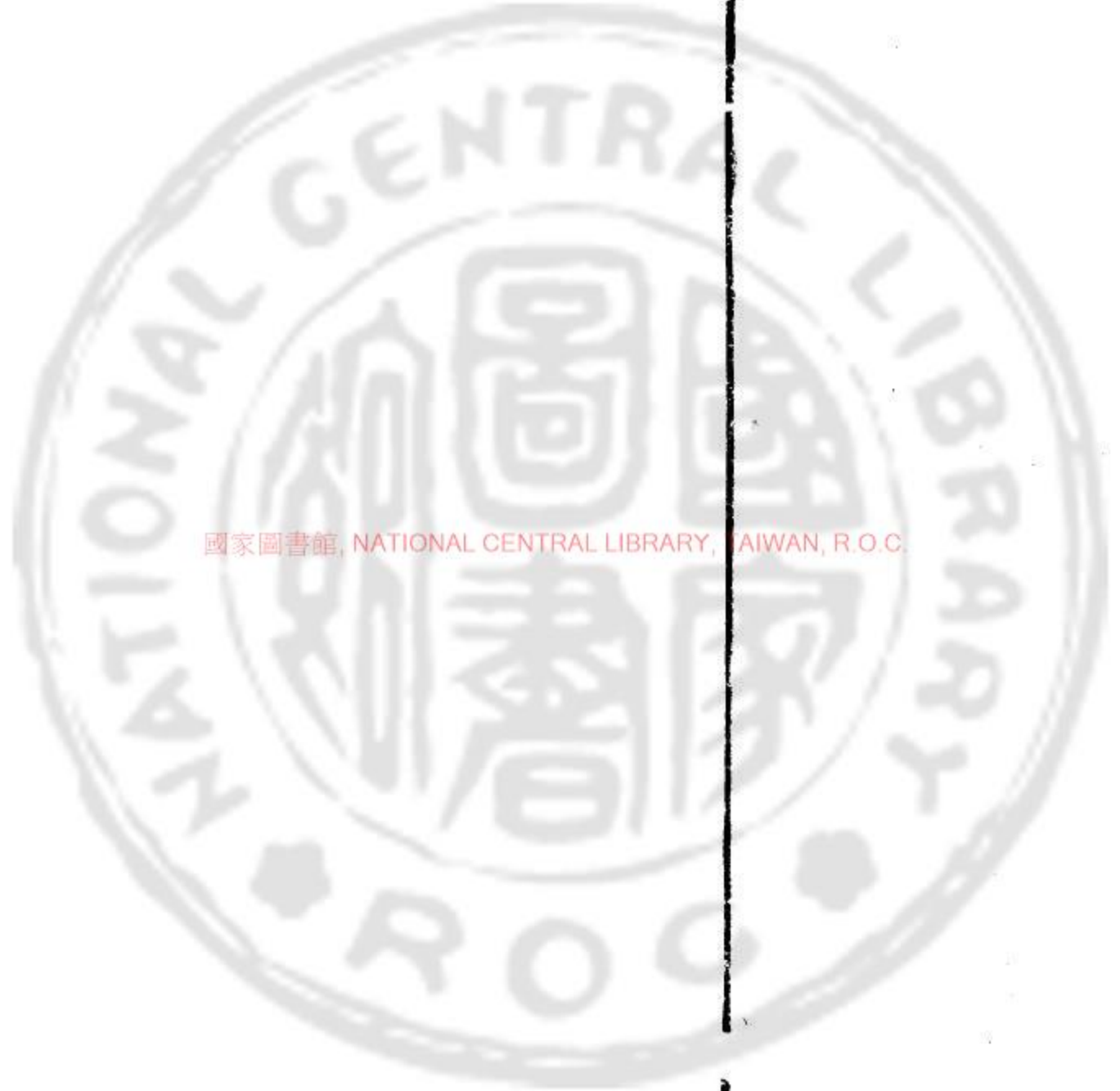
○贈頭陀詩

揚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  
 依舊一頭陀袈裟未著言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  
 今世儒生竭半生之精力以應舉覓官幸而得之  
 便指為富貴安逸之媒非特於學問切已事不知  
 盡心而書冊亦幾絕交如韓昌黎所謂墮角君看  
 短檠棄陳后山所譚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者  
 多矣是未知著了袈裟之事更多也余同年李南

金登第後圃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題詩云落魄  
 江湖二十年布衫澗袖裹風煙如今個樣新裝束  
 典却清狂賣卻顛雖一時戲語然知紳裳之束縛  
 非韋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 三 卷

第 一 冊

鶴林玉露

地集  
中

國家圖書館藏 明初刻本 卷之四 地集 中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地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陳子衿傳

先友李衍進之有雋才於書無所不讀不幸年逾  
二十而死吾黨惜之以比王逢原邢居實進之嘗  
以三百五篇詩名作陳子衿傳其辭曰陳子衿宛  
丘北門人也其先居甫田世有清人當漢時緇衣  
爲縣令者甚衆及進士設科綠衣登第紫衣而有

於都人士中爲最盛。雖人如也。子衿母名。靜女。封  
碩人。掌采蘋。汝墳。風雨暴至。殷以カ其雷。有小星墜  
于懷。載馳而歸。出車思齊。禱于清廟。遂生子衿。正  
十月之交也。生時東方未明。設庭燎以舉之。鼓鐘  
于宮。以饗賀。賓之初筵。晨風和暢。鉶列白華。繁  
有木瓜。紉芄蘭。焚蕙蕭。綢繆霑洽。有客旣醉。擊鼓  
歌曰。椒聊之蕃衍芳。葛藟之綿々。猗嗟盛哉。其大  
君門驚人。瑞世騶虞。磨趾歌闕。主人謝曰。今日之

集薄具無羊。幸南有嘉魚。薦俎式微。諸君亮之。客  
皆假樂。至雞鳴。廼罷。碩人教養子衿。欲令ニ才並  
通。故試之泮水。使學烈文。置之靈臺。使觀雲漢。出  
之旄丘。使知民勞。行則君子。陽々。校童不得レ代居。  
則衡門闕宮。巧言無從入。日月旣久。問學大明。碩  
人卒。子衿哀毀甚。素冠廬墓。門朝夕瞻仰。讀劬勞  
之詩。三復哀慟。門人爲之廢蓼。我於是念列祖之  
緒。覃思文典。而家窶無衣。豐年之食。葛屨履霜。門

人或爲之伐木或爲之采葛或爲之采菽采苓以  
供衣食薪蒸嘗喟然歎曰噫嘻非天保我其誰閔  
予小子乎我將時邁四方冀昌厥志必不獲遂則  
采薇首陽追蹤夷齊耳廼正月吉日出其東門載  
驅而行遵大路過株林度陂澤褰裳以濟溱洧則  
思子產之乘輿狼跋而登終南則念杜陵之秀句  
信南山之霧豹想崧高之降神瞻彼洛矣則慨然  
有擊楫之志枕彼河廣則躍然有焚身之思過東

山而想謝傳之風流涉渭陽而歎西平之勳烈訪  
落帽於龍山吊文王於畢郢登高懷遠凜然無歸  
因著青蠅賦以譏切當世廼濟沔水逾韓奕復入  
南山節南山而西寄食于公劉之家南山有臺下  
撤大田彼黍離々延及南陔楚茨棫樸樛木蒹葭  
蒼蒼蜜羅結黃鳥玄鳥綿蠻差池桑扈鴛鴦飛鳴自  
適萑生其中載芟載剋規爲小宛以供游觀破斧  
伐檀大東方之地以築新臺植以桃李樊以苑柳

羅以茸棠環以泉水東則東門之楊東門之粉駢  
翠交青北則山有扶蕪野有蔓草葱蔚可愛俯視  
則隰有萋楚匏有苦葉青々者我皇々者華紛紜  
駭綠錯布如錦其桑中則桑葉可拈采綠之女行  
露霑衣其下泉則魚藻交加鳧鷖上下振鷺鴻鴈  
或集或翔又有漸々之石可以考槃揚之水則清  
流激湍多采繁之氓竹竿垂綸魚麗于釣東門之  
池葛覃其上芣苢卷耳瓠葉杖杜之屬尤多其中

谷有蕓其丘中有麻其房有鵲巢其墻有茨其園  
有桃其標有梅其汾沮洳則有裳々者華與苕之  
華隱映於行葦之門其中野則鹿鳴呦々鶴鳴草  
草終日不絕其隰桑之下則棠棣黍苗敷榮秀實  
有杖之杜幢々如蓋匪風而涼公劉日與其友召  
旻々弟小旻小辨及子衿號五公子酣飲其中子  
衿雖羸窮公劉心知其非丞民比敬愛無斃采芣  
殺羔羊射鳩雉洞酌流泉所以奉子衿者甚至頃

之子衿欲有所適公劉贈以白駒送以候人子衿  
乃歷東門之墀入旱麓過北山々之神移文招之  
子衿亦樂其幽邃徃從其招作歌曰北山有樞爲  
吾之居北山有竹籜兮窅々山之卷阿凱風何多  
山之崇丘谷風脩々何草不黃陰翳而藏何彼禮  
矣青陽韶美朝夕歌之聲滿天地山多鳥獸草蟲  
有關雉鴉羽鳩鳩鴟鴞斯蟬螿碩鼠之類雜出  
其間其野有死麋其狡兔免々其鷦之奔々俄而

有鵲巢其屋有狐出其竇子衿憮然曰鳥獸不可  
與同群於是還魏陟岵山適楚至江有汜得柏舟  
濟漢廣與楚人巷伯祈父二子乘舟二子知子衿  
抱負不群謂之曰君子行役既乏臣上又無車牽  
羔裘將敝頰弁蕭條般桓江漢隻影無儔泛觀生  
民莫不有十畝之間以耕一版之屋以處方春之  
時蝮螻載見膏雨將降東方之日小明則女曰鷄  
鳴士曰昧且或將仲子與叔于田或伯兮居守或

大叔于田。蓑笠在身。良耜在手。長幼暨之。或飪或  
名キル耘。四月六月。雨無止時。引渠灌輪。俾苗怒長。七月  
 既秋。華黍將收。太車以載。月出方歸。及夫定之。方  
 中。農隙多暇。則呼盧令。携兎置。挾角弓。張九罭。施  
 敞筍。以獵以漁。其富者。或駕駟鐵。乘四牡。有車。麟  
 麟。有駟。駟之。車攻原野。網交淇澳。醜風湛露。角勝  
 校獲。何其樂也。至有得時。遇主。取相封侯。入賚彤  
 弓。出建于旄。被絲衣。曳紈袴。武夫前呵。莫敢執競。

有女同車。有手ホソク其姿窈窕。由儀思與。君子ホヨキ偕老。如  
 燕之飛。彼何人斯。踵其常武。豈子之所難哉。夫  
 蓋世勲名。權輿一念。傳說胥靡。相殷武丁。天作尚  
 父。文王有聲。雖維天之命。亦有志竟成。今子幸遭  
 時清平。下武右文。不能小怙于心。奮取富貴。而維  
 清泉白石。以自潔。終風苦霧。以自隱。不與賢登于  
 朝。顧與我行于野。徒歎昊天。夫有成命之不可易。而  
 不知所欲之必從也。以期于世。不亦左乎。藉曰無



意斯世則相鼠有穴况於人乎一區未辯脫有小  
小戎寇子將奚歸唯君簡兮毋謂我生流坎由庚  
甲之利不利也子衿曰諾哉二字行矣我將田之  
傳不記其人之所終用史記辨黃曰異哉子衿之為人其孔北  
海李太白之流乎觀其抗志青雲之上睥睨宇宙  
猶以為小而不免為旅人諺曰用之則為虎不用  
則為風若子衿者豈以用不用異其心哉  
○以學為詩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為詩今人以詩為學夫以詩  
為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指擢胃腎此生  
精力盡於詩者是誠粹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  
亦何嘗以學為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  
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  
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累世未必能措一  
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為詩其胸中之不醇不正必  
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

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間適意  
輒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猶謂樂天人多說其  
清高其實參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々  
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  
可盡信况餘人乎揚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后世  
之詩人焉而已矣此論得之

○活處觀理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

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  
時哉々々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又曰源泉  
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窓前草欲觀其意思與  
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是於活處  
看故曰觀我生觀其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  
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濶氣象不患不和  
平

○祝壽

陸象山在荆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廳前聽講法範皇極歛時五福一段語此即為民祈福也今世聖節令僧陞座說法祝聖壽而郡守以下環坐而聽之殊無義理程大昌鄭丙在建寧並不許僧陞堂說法朱文公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不許人問話余謂若祖象山之法但請教官陞郡庠講席講詩天保一篇以見歸羨報上之意亦自雅訓。

○至人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鳥几々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言其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桃錦柳綿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初讀只似童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蓋綿錦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區之



顏色而勝之亦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  
侍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告之觀不分生憎之  
語其剛正疾邪可見矣

○村莊犬鷄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  
竹籬茆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遊其間甚喜曰  
撰得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莊遊他所忽聞  
莊中鷄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爲也平原大笑

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廷鴛鴦其作  
村莊犬鷄一日水山失勢湯燭鑊者刀割

○謝昭雪表

兵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  
壬人之譖甚工

○末世風俗

王荆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  
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

嗟夫荆公生於宋朝極盛之時猶有此歎况愈隆  
愈下乎

○五百弓

荆公詩云卧占寬間五百弓。盖佛家以四肘為一肘一尺八寸四肘盖七尺二寸其說出譯梵

○白羊先生

宋紹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  
洶々襄陽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為變結

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  
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殺爺殺娘底事  
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  
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之至一茶肆與之語給  
以已得罪於湛儻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  
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下不吉為疑其  
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為福卒然  
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

也。近偶得罪，可爲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詣湛，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湛携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卧，起與湛密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他十二兵官同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衆於教場射殺之。一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

○東坡文

莊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爲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碍。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臯陶爲士，桀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

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俠也曰：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豈懲秦之旣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

皆以無爲有者也。其論勵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刑也。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旣平天下，而又歲々出師以從事於夷狄，盖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其論從衆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

則國以入安。庾亮之召蘓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蘓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叔世官事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諸使調發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爲賊之不如杜少陵。遂有繁人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經兵

亂不肖之人妄相從迫，草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爲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矣。至哉言乎！古今國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暴驅虜取吾民而已。方其變之始也，不務爲弭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施激變之術，張皇其事，誇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爲富貴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盜賊以邀功，其君輾轉滋蔓，日甚一日，而國隨之矣。



○宰輔久任

唐太宗相房元齡二十二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惟李林甫元載最久。宋朝魏楚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々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爲最久矣。至蔡京秦檜乃皆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未疾。猶專因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舜俞詩云。陰陽眠燮理。

○安樂直錢多

周益公退休。欲以安樂直錢多五字。題燕居之室。思之累日。未得其對。一士友請以富貴非吾願爲對。公欣然用之。

○借助夷狄

花門尚留。杜拾遺以爲憂。吐蕃旣回。陸宣公以爲官。

○東坡書畫

東坡謫僖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發竹醜右甚奇。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鑑臨以紙糊壁全堵脫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壁入秘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迢韶州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欣然接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明主。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官。

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爲盜所竊。左梁字尚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爲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毀寺僧。函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蘓黃墨蹟。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陔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劃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陔得祠曹牒爲僧。

○鮫字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鮫字以其不經見遂不敢用故宋子京詩云劉即不敢題鮫字。虛負詩中一世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釐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鎰白唱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博浪沙

張子房欲爲韓報讐乃拍金幕死士於博浪沙中以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怒大索三日

不獲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儼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視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係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借黃金募鑊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々起。翰與先生第十機。

○詩人胸次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爲詩人冠冕者。

胸襟濶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全假安排。

○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晉秋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

○姦錢

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怪錢。按賈誼疏云。今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治鎔炊炭。姦錢日

多。俗音訛以姦爲怪爾。

○有若劫寨

左氏傳吳師在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二百。有若與焉。葉水心曰。有若尚劫寨。何況他人。余謂吳師。歷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阽危如此。義氣所激。願與宵攻之列。使誠因是而死。得死所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水心以爲劫寨過矣。

○无字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爲无盖東南爲春夏陽之伸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爲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朱文公帖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跡云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心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

師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重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起省季章當只在家凡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謾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爲門戶自愛此簡蓋與其親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后生晚進能寫一通置之座側朝夕觀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陽姓許名子春季章姓劉名黼皆廬

陵醇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爲時奏第一人。

○畢再遇

宋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虜常以水櫃敗我每遇夜縛橐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旂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虜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兵攻虜大敗又嘗引虜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敵乘勝追逐其

馬已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虜對壘度虜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虜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虜不覺其爲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沈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爲箭傳以毒藥略著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橐人羅列焜耀亦覓

之以為官軍也。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詩犯古人

近時趙紫芝詩云：「餅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山。」世以為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即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窓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為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才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

欲道古人所不道信矣。其難矣。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世尤以為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暮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為己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於今，只是如是風。

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

○徐孺子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  
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視俚  
裼裸裎焉能浼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  
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為百世師歟  
東漢徐孺子矯人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  
辟者死炙鷄漬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

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為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  
宜乎

○玄真子圖

山谷題玄真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  
風波十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披雲  
青嶂曉檝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樵收綸  
了漁童拍手樵童笑明月大虛同一照浮家泛宅  
忘昏曉醉眼久看朝市鬧烟波老誰能惹得閒煩



惱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掛冠。後因作詞送胡澹庵。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責將師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於亡國者。皆將師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與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王室播遷之禍。每大深責將師。如云。將師蒙恩澤。兵戈有

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又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又云。天地日洗血。朝廷誰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蒼昇平。皆是意也。然將帥之不用命。實由放朝廷。駕御操縱之無法。古人云。譬如養鷹。鳥飽則颺去。宋太祖之御諸將。有守邊一二十年。而不遷官者。蓋謂扞禦免侵軼。特僅不失職耳。非有戰勝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矣。然使相之除。終至吝

惜止於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豈食言之君而曹彬亦豈飽則颺去之人哉英君誼辟遠慮激權衆人固不識也近世以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歲終則論功行賞屢遷不一遷不知使其能掃清關河哭單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詩云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榮華言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之駕鼓車由賤而後可以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未駕鼓車而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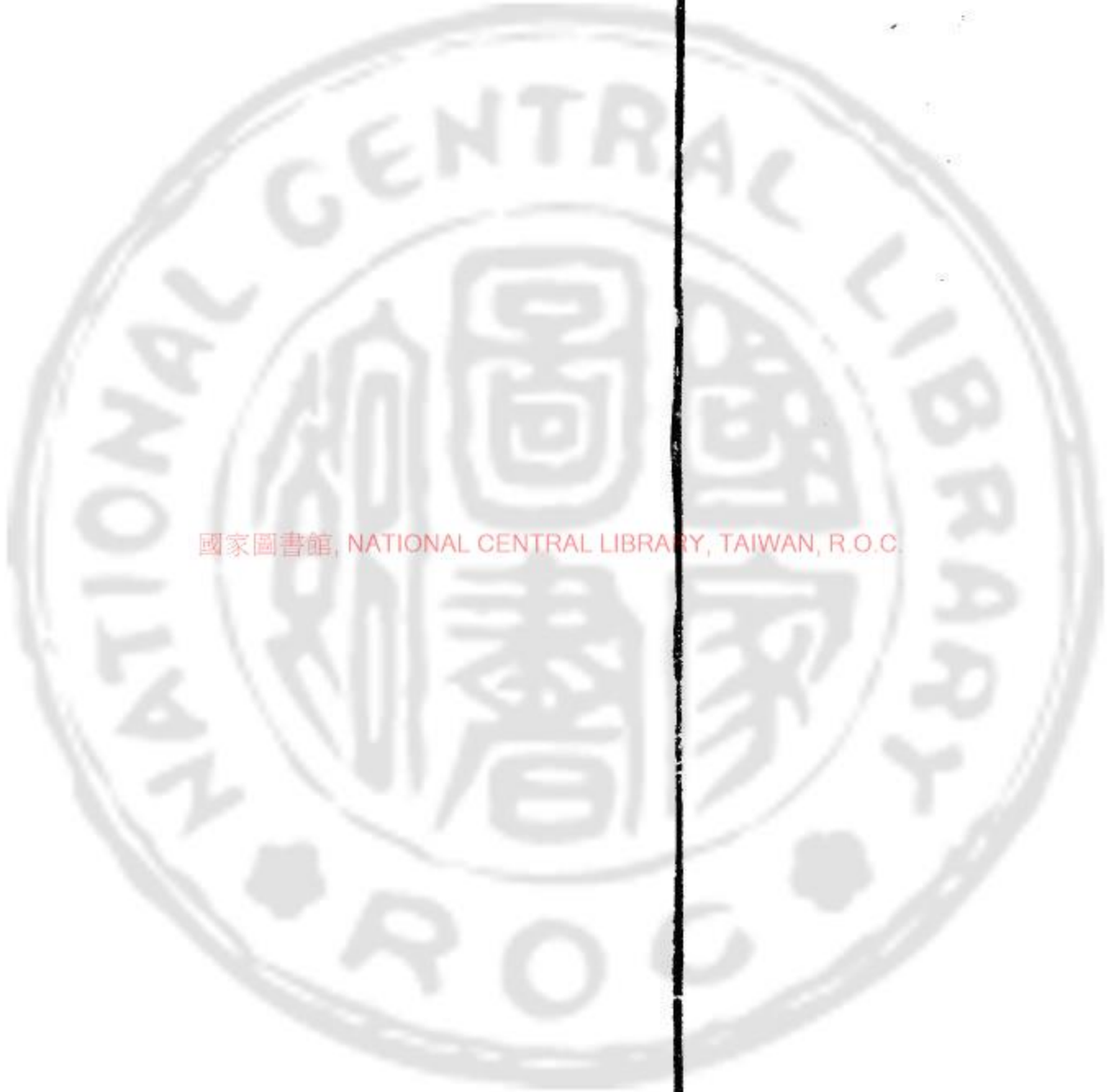
駕玉輅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志河北叛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亦此意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海林玉齋

卷九

三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地集

○養兵

宋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

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爲葉  
縣宰。詔書令民三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  
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  
春稅秋未定。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  
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  
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鞬。州符  
令又嚴。老吏持鞭扑。搜索稚與父。唯存跛無目。田  
間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

愁氣變。又兩鐻正空。無粥肯跛不能耕。死亡在遲  
速。我聞誠所慙。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  
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  
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  
督遣勿稽留。龍鍾去持杖。勤々囓四隣。幸願相依  
傍。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僵死壤  
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  
何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柰何。觀此二詩。與石

塚吏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  
有籍民爲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  
兵之制實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  
公既知籍民爲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刺實出  
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爲止又何與  
前言相戾也。

○天棘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

說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既無  
考據意亦短淺潭浚明嘗爲余言此出佛書終南  
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  
如所夢天棘之香爾此詩爲僧齊己賦故引此事  
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  
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浚明之言宜可信。

○家乘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

謫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遊爲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爲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爲雙井之族乃以贖其行

○中興十策

宋建炎中大駕經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群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心兩宮之歸

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爲雪耻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略去常制爲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求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士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爲聲接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入心七請北人避

胡擊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為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田是益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為

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為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此柳耆卿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不死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二時見恒河水與今無異是汝皮肉雖皴見精不皴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嘗死



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異端說得黏皮著骨。如湯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物物故能過化性性故能存神。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說得多少混融。

○月下傳盃詩

揚誠齋月下傳盃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盃

中月先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讓與天既愛酒自古傳月不解飲真浪言舉盃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詩腸冰雪澣一盃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歲時侍家君竹谷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自謂彷彿李太白

○題貧樂圖

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適翁畫反教兒書嬌  
兒赤髻玉雪膚厥妻眼目補破橋聲嗔何有金十  
奴揚伯子組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冰肌  
膚自紉枯葉作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組  
云太兒阻飢頗夜書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縱有襪  
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  
奇

○竹

松柏之貫四時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  
生長於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  
松柏等此草木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韻演  
與近時劉子翬論竹甚詳皆未及此杜少陵詩云  
平生憇息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云買山須買泉  
種樹須種竹信哉

○雍公薦士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齋千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爲首。應求導誠齋謁雍公。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子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接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翹館錄載。

當世人物甚詳。

○詩興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不魯隱括。協韻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橋燕語留人。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因飛花語無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  
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凋淚恨別鳥驚心。  
則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  
燕定新巢。蓋因鳥飛燕語而喜已之携雛卜居其  
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鴻雁影來聯塞上。  
鵲鴝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矣。

○荆公議論

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

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官裏有西施。夫姐已者。非廉  
惡來之所寄也。褒姒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  
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蠱君心而後。檢至階  
之以進。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為  
第一義。而謂不愁官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  
後。脫冠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  
西施以行。蠶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蠶吳者。而  
蠶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

卷之二  
基是蠱雖去越未嘗忘越也。曾謂荆公之見而不  
及蠱乎。惟管仲之告齊桓公以豎刀易牙開方爲  
不可用而謂聲色爲不害霸與荆公之論略同其  
論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  
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東坡  
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  
之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荆公之直截無忌。憚其  
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

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  
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蛾眉之句。真天淵  
懸絕也。其論馮道曰。屈已利人。有諸佛菩薩之行。  
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  
荆公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  
乎。其強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  
有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  
賢審官可也。似此議論。豈特執拗而已。真悖理傷

道也。荀卿立性惡之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荀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奏相其說。而推衍之。加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荆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著新歌舞。却要區々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

一切指為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詩稿

揚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稿之始也。至於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無人隨意綠之句。非解譏刺。徒以瑣斲工巧。為暴君所忌。嫉至賈竒稿。則詩真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

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  
霜鷓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  
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於遷謫。  
近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爲過。乃  
以車蓋亭絕句。謂爲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擿抉。君  
子之詩文。以爲罪無恠也。君子豈可亦擿抉。小人  
之詩文。以爲罪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  
於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

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買禍也。烏其至之。勘赤壁之  
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  
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  
對酒盃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  
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父寄詩云。君恩  
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  
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來。詩禍殆  
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

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  
 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教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  
 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達詩云九十日春晴景  
 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賤斥  
 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往春陵也  
 作詩曰挾策行々訪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  
 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繭乘  
 路長那更聽鈞軸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兩

地愁

○功成不受賞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興難大抵以無所  
 為而為之者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  
 蠡（范蠡）而扁舟五湖魯仲連（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  
 謝（謝安）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張良）顛羸蹶項而飄  
 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  
 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



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謀國。殺人害物。以希巧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四老安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執悍。惠帝仁柔。為宗社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為是邪謀也。蕭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是知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智

人也。乃引四皓為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為兒女子而泣耶。厥後趙主以酖亡。惠帝以憂死。向非呂后先殂。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皓安劉。是滅劉者識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長。固萬世之定法。然亦有不容拘者。太伯遜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失。蓋可監也。夫予善齊桓。首止之盟。而美太伯為至德。蓋善齊桓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太伯者。示

萬世之通誼也。

○安子文自贊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賊旋殺巨源而專其功父之朝廷疑其跋扈裨師長沙子文盡室出蜀身自賚云面自皴瘦行步蒼直人言托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耍今日到湖南又成一話靶在長沙計利折秋毫設廳前秦豕成羣糞穢狼藉肥腩則烹而賣之罷鎮柵載歸蜀厥後揚九鼎

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飲時子文家居散財給士生摘其簡剖心以祭九鼎迄再平蜀難

○釣臺詩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

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句雖甚  
爽意實未然余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  
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  
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  
歎海宇之橫潰知光武為帝皇之英名義甚正所  
以激發其志氣而導之以除兇剪逆吹火德於既  
灰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披圖興歎岸嘖迎笑雄  
姿英發視向時謹飭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實陰

有功於其間天下既定從容訪帝共榻之卧足加  
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  
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為三公宜  
其不屑就也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  
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潛龍之日而  
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  
臺云平生謹敕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  
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

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稱

○來蘇渡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口來蘇蓋子由貶高安監酒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為榮故名以來蘇嗚呼當時小人嫉蘇摧挫欲置之死地而其所經過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為光華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歷筍斜出者是也

○一錢斬吏

張珩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有錢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珩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珩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杖劍下塔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珩崖此舉非為一錢而設

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馮二元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歲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爲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網運欠折鬻妾以爲賠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

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甚讀書於瀟山僧舍僧有大京與共學者京食之僧訴之縣令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素絢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瀟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劍擊秋風鬼膽鹿吟氣老懷長劍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掉

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客。身易世路無媒著。脚難皆不凡。

○西山生祠

真西山帥長沙。群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夫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廬陵苗鹽

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斛。官支與鹽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鹽。反勒民戶納鹽。由是輸苗一斛者。并鹽爲一斛二斗五升。而兩縣亦皆增納一升。今世和買官不支錢而自取。已爲可恠。若鹽者。乃以其予民之數。而爲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曾無一

人惻然動心爲之敷奏蠲閣者是可歎也

○文章邪正

東山先生揚伯子嘗爲余言某昔爲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王牒宮嘗至其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其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

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卓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雲日對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爲假雲對日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

雲為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  
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詩家此類  
甚多。

○佛本於老莊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雁鼻之說  
方士鍊丹葆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為吾有  
身吾既無身而有何患莊子云予惡乎知悅生之  
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霑  
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魚炙而後悔其  
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斲生乎又觸  
髅謂莊子曰子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  
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  
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  
為子骨肉肌膚反乎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  
乎觸髅深曠感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



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爲贅。以生爲苦。以死爲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今已寂滅爲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爲一。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

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佛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摸擬可笑。而北斗經。尤鄙俚。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人盜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竊見其骨髓矣。然非韓文公之言。爲然。唐傳奕曰。佛入中國。纖兒幼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於莊老矣。

○猫捕鼠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瓮中曰使此  
二婢膏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為鼠吾為猫生々世  
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間相傳謂猫為天子妃  
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得鼠未嘗  
不為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  
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勲奇  
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膏醉時

○轉凡鳴鏞

楊東山云凡處事須是心如轉凡手如鳴鏞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 111 號

第 111 號

第 111 號

鶴林玉露

地集 下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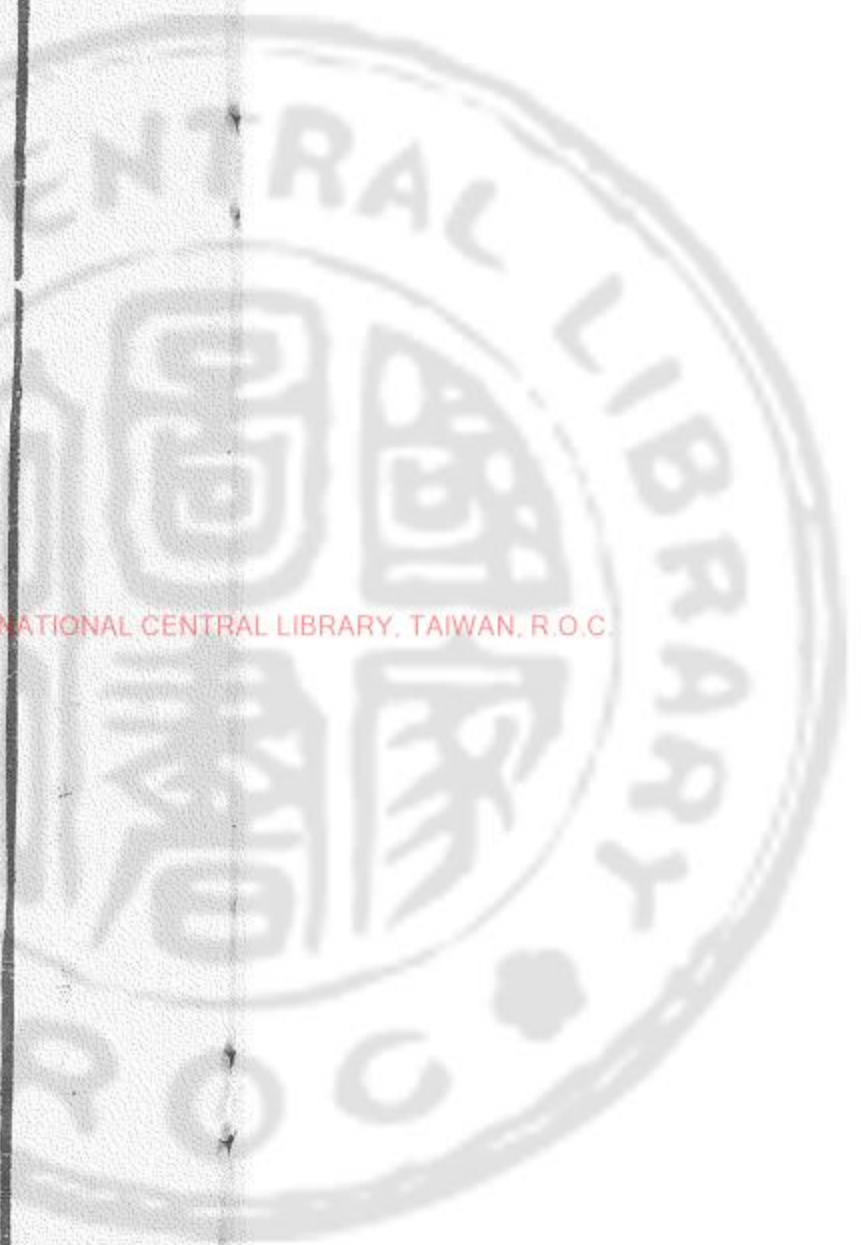
地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啟運宮望祭殿

福州啟運宮在開元寺有宋七祖藝祖至哲宗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俶擾倉忙之間載以籃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使行家賚送香燭帥守與直殿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致祭每位用朱盤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  
慈寺後有望發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眞望祭  
西京諸陵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曆正仲春感  
戴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  
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後音日秩上陵之典禮徒  
切望思絕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食茶  
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  
女遍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

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  
此志至於寓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宋端平初金  
虜既滅朝廷亦嘗遣使修朝陵之禮荆襄以兵五  
千護之未至西京謀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  
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亡恙與  
否皆不可究詰也

○就齋詩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

取頗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年舉於禮部竟不  
第自號就齋嘗訪誠齋於毗陵誠齋作詩送之歸  
曰梅花香邊蹋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  
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敬篤俗何緣  
場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爲報春吟費麝煤  
宋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求年寄  
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爲君王寸々絲司馬要  
爲元祐起西樞政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

對梅花更與誰夢繞師門三稽首起敲冰硯併相  
思誠齋擊節又送求豐汪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  
南作縣歸新來薦鶻牘驚動袞龍衣歲晚情難別  
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霏頗有少陵  
意態他如露濕看花脚鶯啼欲曉山春消千嶂雪  
清逼五湖秋等句皆佳

○大臣賜家廟

宋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祭京鄭居中鄧洵武

余深俟蒙薛昂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吳璠虞允文史弥遠凡十四人。

○古婦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又云予髮曲局溥言歸沐盖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爲容飾也其遠嫌防微至於如此杜陵新昏別云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碑銘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事始末盖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大公丹書所載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爲徒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事述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此



戒更革

趙韓王爲相置ク一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蒲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徃時充真勅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

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抹數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固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

於廢歷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二主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芥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足以貽千古之誚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

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纁，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默成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宋崇觀間，為館職，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對力論時宰何處，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宋

建炎初召爲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  
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爲  
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爲右史從臣  
向子諲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賤舉  
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德叱  
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量尤疑  
定秦檜勢正炎々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  
深以在得之規痛自警勵秦雖令人致語亦不答

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  
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  
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  
言讀書者將以澹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  
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爲鏡累張禹孔光  
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爲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  
書

諸葛武侯

伊尹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  
信之，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  
為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  
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  
之大節者，德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  
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  
辨者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  
其艸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

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  
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  
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  
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為何等物。故先主臨終  
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  
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  
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  
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譏慝也。孔明

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  
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與單辭  
之謗後土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  
心事暴自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  
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  
爲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  
舐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  
能信之

○有核對答

揚東山嘗爲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掌侍宋壽皇  
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鄉里何所產容齋番禺  
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驚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  
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晶葱上吟賞  
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  
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其嘗陋二  
公之對昔某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二使者皆閩浙

人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復問其鄉里何所產某笑曰它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三公笑且慙。

○初筮謁郡

楊東山言某初筮爲求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謚字安卿丞相元鎮子也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坐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階稟叙遂一

還宅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稟以欲就某日答云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與言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宅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曰人家子弟初出仕官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柔福帝姬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  
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  
車詣北關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  
疑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姦宋靖康之亂柔福帝  
姬隨北狩宋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關稱爲柔福自  
虜中潛歸詔遣老官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  
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頓感足曰  
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側

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  
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  
江左旣興益壽宜克於禁衛資粧一萬八千緡紹  
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于虜中久矣  
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官嫗謂  
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爲詐遂  
伏誅前後請給錫資計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事  
未嘗無對成方遂遇雋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巫

若非顯仁之歸富貴終身矣

○蠶祠庶

荆公行新法蠶坊塲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庶蠶之  
官既得錢聽民為買區庶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  
張安道知南京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德  
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木火微子為宋始封此二  
祠者獨不可免於蠶廟乎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  
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庶皆得免蠶廟近時豫

章嘗於孺子亭賣酒劉潛夫題詩云孺子亭前神  
酒旗遊人那解薦江籬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  
年解捐時節聞之亟令任賣嘉定間臨安西湖上  
三賢堂亦賣酒太學士人題詩云和靖東坡日樂  
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為官司  
趁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斬黃一守

宋嘉定辛巳三月金人困黃州詔馮榭援斬黃榭



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字中立。召僚佐告之曰。城危矣。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爲去計。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與兵忽再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出門。虜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沉于江。未二月。又陷。蘄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爲立廟。而宋寧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遁。二人皆

出太學。劉潛夫詩云。淮堧便合營雙廟。太學今方出。一儒又云。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真卿。蓋爲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決。是以全節中立。遲懦。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監矣。

○儉約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戶。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朝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塊。桂屋梁上。平且用畫叉挑取。一塊即

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  
考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  
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  
困處乏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金亦自足  
至今不易也有客自東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  
金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  
苦晚年必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  
要見舊時齏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

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  
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  
肉晚蒸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  
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  
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太凡貪淫之過未有  
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以養德也人之  
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  
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

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  
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牙於己無媿是可以養  
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斷決

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  
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子  
亦明決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

○臣諂主愚

相玄竄位登御床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良  
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  
主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  
亦大悅下諂上愚可發一笑

○鍼尉道人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爲施鍼尉之術旋覺輕  
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

一鍼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  
窳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鍼  
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  
其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它人爾

檀弓脫句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  
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做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  
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女戒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其篇  
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  
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兼心鬱忡々  
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  
它皆做此尊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  
能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

○二老相訪

宋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  
退休實為吾邦一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  
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誠齋  
二字光回環自開二三徑誠齋東園有三三徑其  
宗御書詩云二三徑初開自蔭鄉  
無開三徑是劍明誠齋庵有頃刻能開七夕花門  
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却慙下客非摩  
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  
山門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队尋花到

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臧  
去傳貽厥括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為圖誠  
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  
白石青苔徑也不傳詩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  
厥後誠齋家嗣東山先生伯子宋端平初累辟召  
命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  
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携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  
褰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泓穎有時供

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肩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  
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客奴來。伯  
子和云。雪舟不肯半途回。直到荒林意感哉。籬菊  
苞時披宿霧。木犀香裡絕纖埃。錦心繡口垂金甌。  
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々出  
巢來。其風味庶幾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學工文。  
尤精考訂。有宋朝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  
爲秘閣校勘。吾黨之士多勸其毋出。而無疑竟出。

先君竹谷老人送以詩云。泰華山人上赤墀。上嗟  
安在見何遲。老於尚父投竿日。少似轅生對策時。  
怨鶴驚猿辭舊隱。鞭鸞笞鳳摠新知。早陳經國平  
邊策。歸領雲巢舊住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太社令。  
未及有所開陳。奉祠而歸。年僅九十乃終。

○漢二獻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  
夫家。其可使讀書種子。表息乎。

○風香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神家王方平事。獨食風香二字。解者不注所出。余觀佛書云。凡諸所襲風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示儉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蠅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篦於寢宮。以此示後世猶奢。

○識字

西漢諸儒揚子雲獨稱識字。韓昌黎云。凡為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廷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揚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萬卷百車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弥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藏須弥。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不慍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著。荆公詩云。巫醫之所知。讐史之所業。載車必

百兩獨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輩謂鵬搏鯨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地言者。其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

有以國言者。秦誓是也。秦誓左傳孟子皆謂之太古。古字泰太通。前輩謂伐商之謀實本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太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於此可見。雖然。夫子則不以是而恕湯武也。序書之辭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矣。余嘗疑商之取



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  
幼冲矣。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  
喪，商人不靖，觀鳩鳴小楚之詩，悲哀急迫，岌岌然  
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听其  
自屏於遠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也。  
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  
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況六百年  
仁恩之所滲灑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須

息弥縫於其間，則周之復為商也，決矣。且湯既勝  
夏，猶有慙德慄々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于武王  
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  
哉？朱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  
密工夫。至武王往々，並不見其切已事。

○景不訓仰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々々，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  
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

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爲字如景周景顏之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爲仰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爲希元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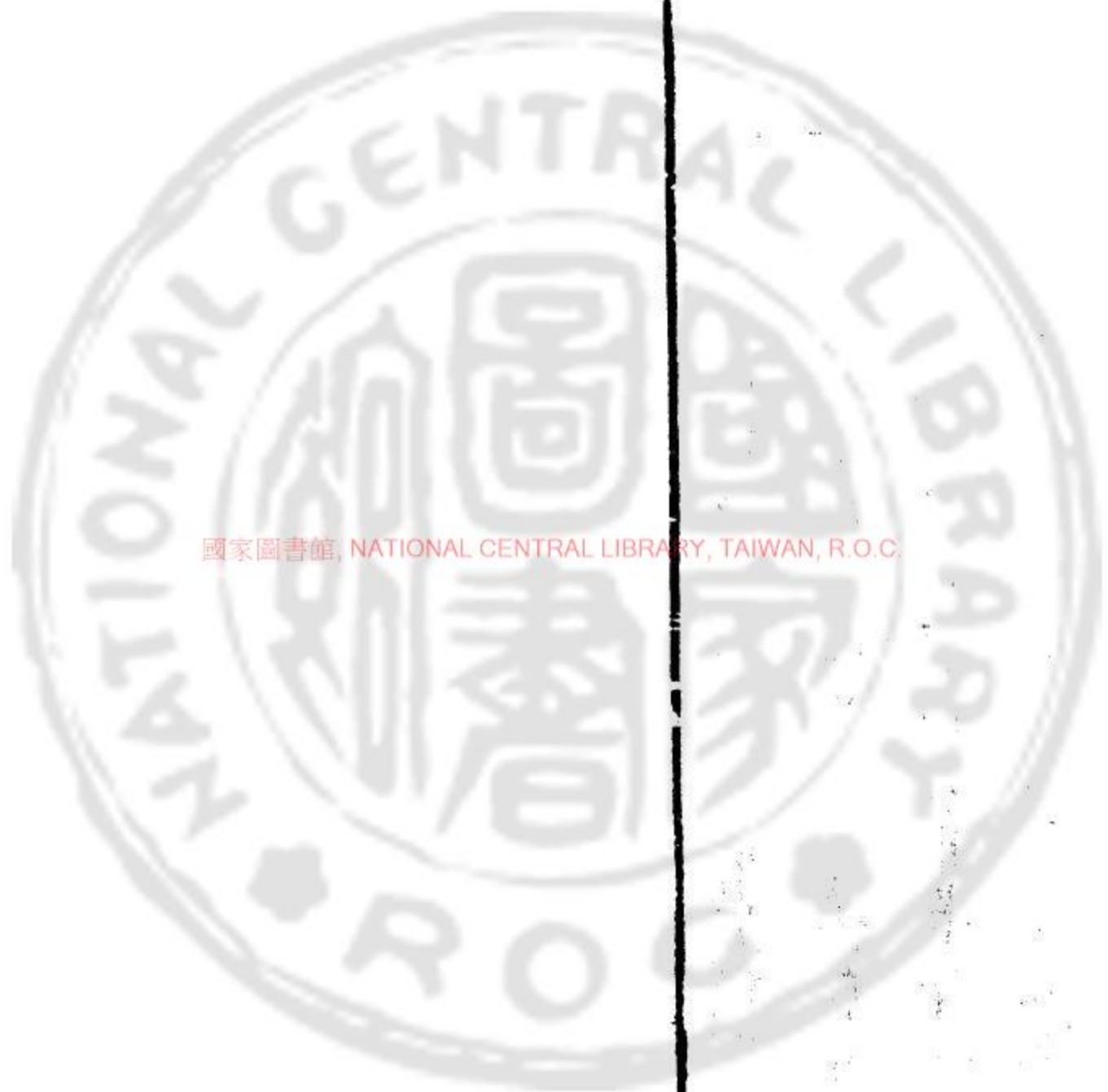
○始皇表紹

始皇爲楚所敗尚能謝王翦表紹爲魏所敗乃至殺田豐欲不亡得乎

○一聯八意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淒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六

地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兄弟偈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凡言語莫傷。精。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女子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

為率オホキ惟兄弟或一二年或四五年相繼而生自竹馬游嬉以至テ給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乘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烏石題名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大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今待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胭脂浣綠苔

○臨事之智

大凡臨事無小大皆貴乎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

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嵩呼垂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譴宋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令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也即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客帳下卒有諍語共拆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

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二亭可盡拆爲新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其多皆所謂智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穢司馬公幼年之擊甕亦皆於倉卒之中有變通之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官寺欲窺者之一日內索朱紅阜子三百隻限一日辨從善命於市中取茶阜一椽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官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

命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辛勿安在長沙  
欲於後園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宅  
皆可辦唯瓦難辦幻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  
賃簾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  
勝用宋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  
兵守備一日五吏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  
迎敵衆皆曰枵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且至矣炳  
乃率吏輦携竹籬木桶公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

時大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  
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以擢守  
臨川兼度節

○雨晴詩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晴  
山之體本無改變然既雨初晴則山之精神煥然  
乃如新焉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甕牖前頭  
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

青山只麼青胡五峯見之以爲有體而無用乃賡  
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  
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五  
峯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物二公則以喻道

○善師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爲妙棋以不  
著爲高

○子家羈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  
者乎陳乎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  
乎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  
事變者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庭爭  
之語駱賓王舉兵之檄亦不可少也聲大義者張  
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中興賦聯

宋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二人陳名上字係脩福州





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  
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  
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  
黏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陳修吟誦此聯。  
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  
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  
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卽年幾。  
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翫興化人。解試

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  
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  
唱名日。特命加一次。資上恢復初志。隨寓發見感憤  
如此。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晏先

宋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減等流  
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自乏。曰。盍免我  
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

之々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爲酒饌饗晏及  
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  
金一笏擲于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使  
逃請以此金爲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  
破械縱去爲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  
巨艦來歸貨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  
能自活晏哭祭其墓盡哀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  
夫過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國豈

勝言馮君莫笑金椎陋却是申屠解報恩諒哉

○老馬

韓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  
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  
遂得道焉杜陵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用  
此事也東坡代滕達道疏云自念舊臣譬之老馬  
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又  
用杜詩意

師子駒

唐太宗末年。讖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爲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在官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羨。過矣。則天當時。特一官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師子駒。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撻。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由此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亦

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則天後來駕馭群臣。專用此術。

無思無爲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爲。揚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爲。蓋以爲造極之語也。然余觀蘓頌濱論語解云。人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

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謂之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即和叔之說也豈敬仲未之見耶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爲矣又云貴真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則猶之天焉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遷行百物自介生聚爲日

星滄爲雲霧沛爲雨露轟爲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頴濱深味禪說故其論亦此意。

○養鷄養虎

內繕已性當如紀消之養鷄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養虎。

○了死生

淵明詩云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

曲肱豈傷冲此修身俟死之意也可謂了死生矣  
謝溪堂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  
性資高邁豈特從遠公而後了况其言曰得知千  
載外上賴古人書又云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  
汲々魯中叟弥縫使其淳則其於六經孔孟之書  
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詩人

晚唐詩綺靡之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羲

輩而并薄其人我氣節之士亦往往出於其間昭  
宗末年朱温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蘓檢數爲經  
管入相偓怨曰公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欲  
以此相汚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  
使温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位曰臣得遠貶  
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也司空圖初爲禮部  
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  
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陽爲衰野墜笏失儀乃下

詔以爲傲代釣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上  
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  
鏐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  
就事鏐終於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  
人薄之乎。

○詩疊字

詩有二句疊二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  
已先紅撼々淒々葉々同是也有一句連二字者

如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々深聞子規是  
也。有兩句連二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  
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々河  
畔草鬱々園中柳盈々樓上女皎々當窓牖娥々  
紅粉粧纖々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  
山詩云延々離々屬夫々叛還遘。喁々魚闖萍落  
落月經宿閤々樹牆垣嶽々架庫廡參々削劍戟  
燦々銜瑩琇敷々花披葉闌々屋摧雷愆々舒而

安兀々狂似初超々出猶奔春蠶々駭不懋是也近時李易安詞云尋々覓々冷々清々凄々慘々戚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二婦人乃能翔意出奇如此

○應世守已

無可無不可應世法也有為有不為守已法也

○韓璜廉按

宋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為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室

即行部詣番禺王憂其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娼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轉九字叔夏舊遊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嘗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遊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蹴踏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娼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

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  
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別至再至三終不肯  
出韓心益急妾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  
爲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  
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轄諸  
娼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  
絆索燭覽鏡羞媿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不敢復  
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振

也慾焉得剛韓璜之謂矣

○伯夷太公

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  
公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  
濱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者老者天下之太老也故各  
爲世間辨一太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  
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爲伯夷之  
事所謂易地則皆然切意二者受文王之養平屈



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思  
冠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塩梅相  
成各以一事自任如三仁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  
全節或歸周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  
之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者哉觀伯夷之諫太公  
扶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擒虎尋龍

宋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

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  
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  
布大王嘗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  
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  
上言八盤山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  
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自警言詩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

題詩云君恩許歸時一醉傍有梨頰生微瀉謂侍  
妓梨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  
一身輕歸對梨瀉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  
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  
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蕪子啣雪啖齧  
蹈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  
子而沉洞房綺練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  
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蕪子卿也近時劉

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日火  
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  
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乍不經  
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  
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  
杯羹可分則笑媢自若羽翼已成則殺獻不止乃  
知尤物移人雖大智不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  
無如人欲險信哉

○虞賓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舉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私我知愛天下而不私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則安家而厚蒼生兩得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爲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孫

以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故愛子者人之常情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爲異哉故其書曰典

○信美樓記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芳魯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一詞曰此思歸之曲也魯未有考其文而論其心者蓋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雖

逐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爲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澹涇渭之速清也。覽昭在陶牧之勝。不若終峻具華之丞平也。冀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逾邁。故戛然以是爲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又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大白鳳凰臺長句同帙。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歡。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雜然爲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黃二表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爲荆南撫幹時所建。揚誠齋題詩云。大資孫子大參孫。磊隗胸中萬卷橫。樓上已堆千古恨。晚潮更作斷腸聲。古有仲宣今仲方。二樓分貯。一秋江。散懷幸有杯中物。莫下南牕下北窻。亦平甫之意也。

○朱溫母兄

朱温父誠以五經教授鄰里號朱五經温爲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宗家始迎以歸温舉觴爲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媪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槩嘗有聞矣温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從黃巢爲盜天子用

汝爲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二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何以博爲全昱此言亦甚賢也然則温之父賢母又賢兄又賢獨温凶德耳荀卿子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乎

○詩文反句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久拚野鶴如雛鬢若正言之當云雙鬢如野鶴也又云黃鸝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鳥似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

黃鵠化爲老翁似白鳥也。他如紅豆啄殘鸚鵡粒。  
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然。左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  
曾南豐曰。室於議塗於歎。皆如此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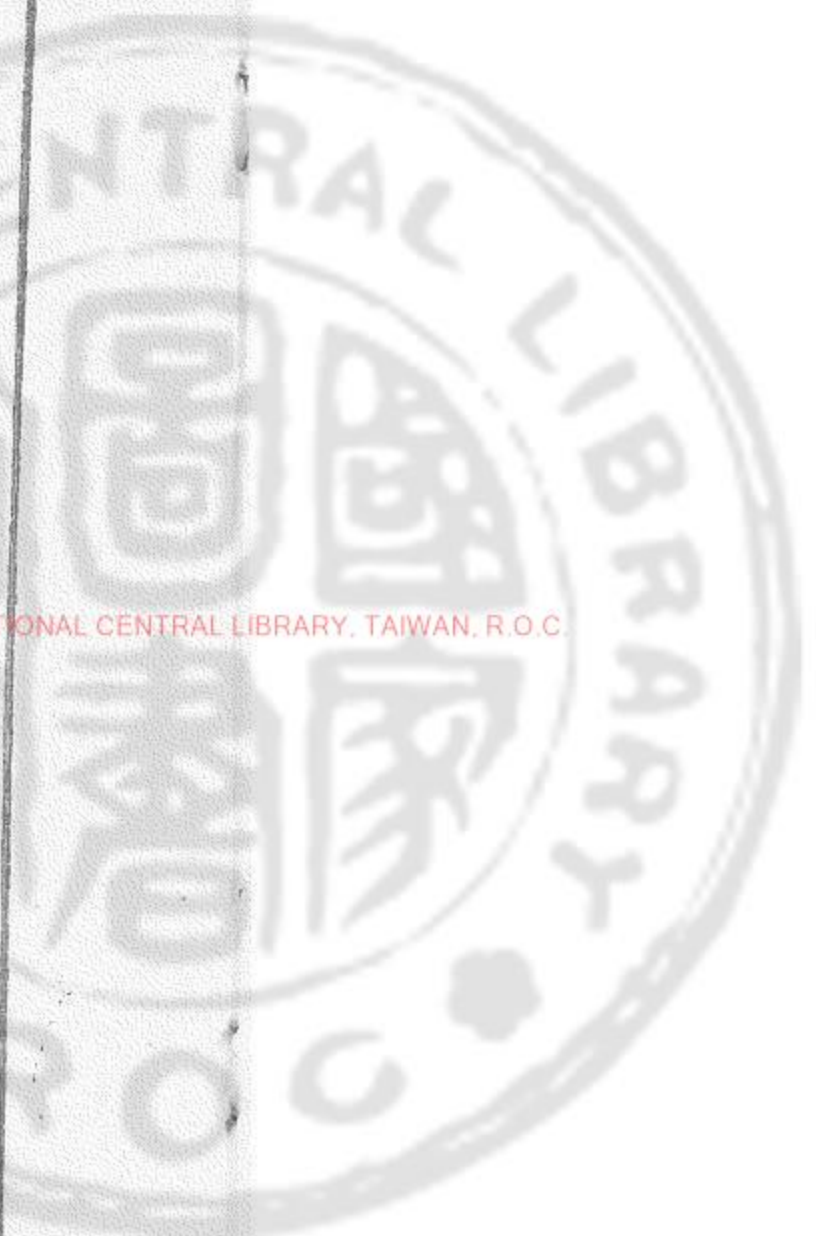
新刊鶴林玉露卷六

鶴林玉露

人集上

國立編譯館 館址：台北市中正區中山路101號 電話：(02)2371-1111 傳真：(02)2371-1112 網址：http://www.nca.gov.tw

余爲臨川郡從事。逾年。考  
舉粗足。侍御史葉大有忽  
劾余。罷官。臨汝書院堂長  
黃景亮曰。鶴林。縱未通金  
閨之籍。殆將增玉露之編  
乎。余謝不敢當也。還山數





月丙編遂成二ナシ又トキニ昔宋淳祐壬子。廬陵羅大經景綸

人集傳 訖

新刊鶴林玉露目錄 人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卷之一

真正英雄 大悲閣記

十里荷花 落英

方朔竊酒 高宗眷紫巖

病柙詩 遮莫

花 遽伯玉

三谿詩詞

擯柳

曲端

識真少

放心

山谷八字

穀渚禽獸

象山棋

漢文帝葬

臨終不亂

籠鳥水萍

文章

尹少稷

陳湯論

飛吟亭詩

西為尊

唐再幸蜀

勤有三益

黃綿襖

堂食

卷之二

論事任事

告命

方士傳

三足記

不談風月

蟹胥

用兵

文章有體

辛卯火

蘄王夫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陵可殺

姜白石

玉山知舉

御史八字

老卒回易

罰却倚子

諸侯藩鎮

無官御史

邵蔡數學

松竹句

諸葛成何事

憂樂

大字成犬

卷之三

聖賢豪傑

婺州鷹巢

茶餅湯候

吾無隱乎爾

蝗

曹操冢

半兩錢

觀山水

占兩

建炎登極

江西詩文

以俗為雅

浸假

伊尹墓

樂天對酒詩

拙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齋奉使

九為究

靜坐

落梅詩

受禪赦文

文煩簡有當

古人無忌諱

玉牒

使人見留

四蟲

諸賢氣象

心思

謝肉牒

卷之四

禁攸辭酒

酒有和勁

物產不常

以德報怨

中興和戎

志士死飢寒

儒釋罪人

氣之先見

山靜日長

日本國僧

杜陵論孔明

龍洲詩聯

圓覺

淳熙盛事

張子房

東西

誠齋夫人

卷之五

讀書

蘓黃遷謫

薦呂臣

張林語

阿附

猫犬

南中岩洞

傅公謀詞

冬狩行

舉事輕捷

周文陸詩

范雲

買青櫃

犬二及

茲湖

揚存中逐吏

淵明詠雪

不忘山林

不知心

嬾婦

陸氏義門

多景樓詩

梅溪二瑞

胡忠簡上書

廣右丁錢

元載

卷之六

光堯福德

文章性理

花卿歌

杜陳詩

騎牛詩

夷齊李鄭

方寸地

繪事

除目損

縷葱絲

士修於家

用兵吉兆

詩不拘韻

尤楊雅詭

韓平原

莽大夫

李杜

交情世態

山居上梁文

聽讒詩

畫馬

風水

南軒辨梅溪語

道不遠人

新刊鶴林玉露目錄 畢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全集

○真正英雄

廬陵羅大經 景綸

朱文公告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々兢  
 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窟裏蒙却一點  
 使不著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鍼矣余觀  
 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  
 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于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

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舄几々履。讒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々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隨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尅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鬧隣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押闔。善顛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

節。弭大變。撐拄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大悲閣記

東坡大悲閣記云。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况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



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又云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剗。目數飛鴻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宴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通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必亦道耶。千手之出于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

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東坡之論明暢太繁。千手千眼以理言。非以形言也。昔有僧折臂作偈云。大悲千眼并千手。大丈夫兒誰下有老僧。今日折一支尚存九百九十九。莊子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尊足即

此性也。僧偈正此意。佛本於老莊。於此志信。孝宗皇帝喜毬馬。偶傷一目。金人遣賀生辰。使來以千手眼白玉觀音爲壽。蓋寓相諷之意。上命迎入徑山。邀使者同往。及寺門。住持僧說偈云。一手動時千手動。一眼觀時千眼觀。幸自太平無一事。何須做得許多般。使者聞之。慙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亦足以解紛信矣。余嘗即吾儒之說推之。人止以一身立乎巍々之上。以一心運乎茫々之中。不出

戶而知天下。不下堂而理四海。前旒蔽明。若無見也。而無所不見。高拱穆清。若無爲也。而無所不爲。自九族睦。百工時。極而至於兆民安。萬物育。四夷來。天地兩間。裁成參贊。無一欠缺。非千手千眼乎。

○十里荷花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

雁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嶽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青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爲金主送死之媒。未

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煙柳汴宮愁。蓋靖康之亂。有題詩于舊京宮牆云。依々煙柳拂宮牆。宮殿無入春晝長。

○落英

楚詞云。食秋菊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

之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為治。以真為香。以擾為馴。以慊為足。以特為匹。以原為無。以落為萌。

○方朔竊酒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圓轉。簡明。意其竊飲。以發此論。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

○高宗眷紫岩

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拭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及隆興初。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于德壽宮。首問魏公起居飲食狀。又問卿幾歲。對曰。臣年二十一。又問卿母安否。對曰。父失所恃。上愀然。父之曰。朕記卿父再娶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卿父曾奏欲

不<sub>レ</sub>鄉來見今次方得見鄉朕與鄉父義則君臣情  
同骨肉鄉行奏來有香茶與鄉父為信嗚呼君臣  
相與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  
明受不滿於魏公至有寧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言  
殆不然也

○病栴詩

杜陵病栴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士古  
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

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兼金露殺昂昂少不  
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  
當重任力綿才腐凜々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  
中上水遣懷詩曰篙工密逞巧氣若酣盃酒歌謳  
互激烈回幹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  
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歎舟人操舟尚有妙手  
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蓋方天寶門杜陵少  
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

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  
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  
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  
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  
以支撐世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  
旣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  
此病栴種榆之嘆舟師妙手之嘆意益婉而詞益  
哀嗚呼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宋朝元豐間洛陽

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爲盛事而識者  
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  
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相  
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觀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  
知其國之盛觀其君子之落々如晨星則知其國  
之衰觀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爲  
太平之象觀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  
則知其爲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爲出寧則

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爲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愨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遮莫

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云：已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隣鷄下五更。言鬢如華鶴已拚老矣。儘教隣鷄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爲禁止之辭者。誤矣。

○花

洛陽人謂牡丹爲花。成都人謂海棠爲花。尊貴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然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蘧伯玉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轆々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武路馬

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々，信節不爲冥々，愔行。遽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心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僅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夫人即南子也。南子

有淫行，然觀其所言，醇粹正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賢，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賢，何其明也。乃知以衛靈之無道，南子之淫泆而不喪者，非止仲叔圉、祝鮀、王孫賈輩之功而已。又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識議論如此，倘能改行，或者尚可輔衛靈公。以有爲子路不說是未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賢者，不爲冥々愔行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其淫泆。靈公因南子之



言固宜識伯玉之爲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政信乎知善非難行善爲難知賢非難用賢爲難也

○三谿詩詞

有良家女流落可嘆者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爲秋娘著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隨隨塵土人世事摠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

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綠窓媚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煙月曉愁明年鴈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此詞凄婉頓挫不減古作者南史齊范縝謂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宮是也此詞前闕蓋祖此說南金自號三谿冰雪翁尤工於詩有江頭吟云兒時盛氣高於山不信壯士有飢寒如今一盃

零落酒風雨。餘盡征袍單。側立巖奴面。鐵色楚客  
不言。未吹笛。關山有月無人聲。自是江頭渚。花發  
渚花春。少未得。妍癡立青山。圍水天。杜鵑故態不  
識事。盡情叫入青風煙。壯士未握邊頭槊。旋頭如  
月幾時落。如今世界不愛賢。看取青峯白雲角。嗚  
呼一歌兮。歌已怨。壺中無酒可續。噉蓋摸擬少陵  
之作。詞旨清姪可愛。

○檳榔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  
食。久之亦能稍食。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  
故嘗謂檳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  
之。則醺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  
檳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醉。蓋酒後嚼之。則寬  
氣下疾。餘醒頓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飢而食之。  
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飢。蓋食後  
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嘗舉似於西堂先生

范旂叟白子可謂檳榔舉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檳榔賦性疏通而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有餘。其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

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宣撫，首擢用之。金人萬戶婁室與撒離烏等寇邠州，端擊敗之。至白店原，又大敗之。撒離烏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爲啼哭郎。君後以端恃功驕恣，廢不用。又

懼其得士心，竟殺之。自端之死，衆心稍離。金再入戰于富平，我師詐張端旂以懼敵。婁室知端已死，拊掌笑曰：「何給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我師，敗績。自是陝西非我有矣。宋淳熙間，議高唐配享洪景廬。舉此爲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斬馬謖，已爲失計。魏公襲其事，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旂，尤爲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耳。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河不足論，幾時重

到渭南村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此事也

○識真心

市璞寶燕石者鬻食螭蜺識者少也

○放心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心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雞豚出於埭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

隼翔於雲霄月而條鋌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闊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闊者全其本心

○山谷八字

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為善最樂摘經史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穀道禽獸

周禮註六穀稌黍稷粱麥菰六清水漿醴醕音監

於美 醜以支切 七菹 韭 菁 茆 葵 芹 落 筍 六獸 麋 鹿 熊  
麕 野豕 兔養者為畜 野者為獸 六禽 鴈 鶉 鷓 雉 鳩 鴿 五藥 草  
木 蟲 石 穀

○象山棋

陸象山少年時嘗坐臨安市肆觀碁如是者累日  
碁工曰官人日々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  
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碁局一副歸而懸之  
室中卧而仰觀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

往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  
第一手棋凡來著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棋反饒  
得其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  
人如此其子姪每喜令其著棋嘗與包敏道書云  
制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上  
近旬日棋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  
精神之盛衰

○漢文帝葬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窶人之家斂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臨終不亂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倏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々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々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

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箒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濟養得熟。視死生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靖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往拊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籠鳥水萍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自歎之詞耳。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

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  
乃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  
搖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文章

文章一小枝於道未為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  
貫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為文  
地以山川草木為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  
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繡雖精妙絢爛纔可人目初

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尹少稷

尹穡字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  
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  
通世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賞典當與實歷  
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  
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  
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

公曰。其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似。以爲士大夫之戒。

○陳湯論

張文潛作陳湯論。末云。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

丁本云。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有切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勝。蓋徙河犯官。有矯制之意。

○飛吟亭詩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謫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



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頌。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西為尊

四方以西為尊。王者之席，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穆。

幽也。今朝廷之上，群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敵體，亦以西為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為城，若世所謂澁道，乃群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為平而不為城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為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客乃復位，蓋主人

不許容然後自西階升也

○唐再幸蜀

唐狄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人。重見變興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揚妃。杜陵詩云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蓋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禍。明皇以妃子而致祿山之變。正相似也。今無妃子之藥矣。而變興乃再蒙塵。何哉。此其貽變稔禍。必有出於女龍之外者矣。是不可不

哀痛而悔艾也。詩意與狄昌同。而其惻且規戒。蓄不露則大有逕庭矣。

○勤有二益

自大舜禰禹。不過勤儉兩字。況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於乙編堂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二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丁夫不耕。必受其飢。一婦不蚕。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飢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其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

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勤勞也淵明詩曰  
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  
于是勤可以遠滯辟也片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  
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  
靜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  
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  
考也

○黃綿襖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問室翁  
媪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  
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為補作一絕  
句云范叔綿袍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  
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予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  
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堂食

渡江初呂元直為相堂厨每聽日食四千至秦會

之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此。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不伴食。不可得矣。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十三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八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論事任事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其臺諫侍從。莫敢議已。至韓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為以下攻上。為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為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取勝。及其自得用。臺諫侍從方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迹朝廷每立一事。則是非鋒起。譁然不安。昔鄭子孔爲載書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人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迄焚而後定。然及子產自爲相。却不知此。直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如歐陽脩先爲諫官。後爲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爲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

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墮損善人君子。化爲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鑄有耳之說始。趙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雪凌厲之中。銷跋扈之謀。於孟觴流行之際。真社稷臣矣。雷德驥何人。乃敢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城之時。則權不可以不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

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  
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  
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乃張方平之遺論也。  
方平之論。前輩固已深闕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  
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  
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為  
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為侍從臺諫。則能攻宰  
相之失。已為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

意無我。人已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  
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  
已哉。諺云。喫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為至論。  
惟歐陽公為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為執政主  
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  
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辨之愈激。此則歐公  
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  
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

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唯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為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辨。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橐日。也曾尋探好題來。

○告命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染牙以為經。凡五等。降朝歷數而上也。而穗草為尊。錦幟其端。凡四等。而細毬之錦配穗草。告身皆制綾為之。玳瑁軸素繪二等。而繪為尊。告身五綵。而又有紫絲法錦囊。其外其小異者。錦之紅絲耳。犀軸亦二等。藻繪雖同。而太小有別。三品通用也。絲囊如玳瑁。而幟錦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縷。此人臣一品之極也。官掖之嚴。帝姬之親。



大略七等。鐫犀爲軸。瑠玉以爲龍。告身五絲。絲囊。標首純紅。而繪如瑠玉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軸。絲囊。爲最高。而繪皆雲鳳者。次之。玳軸者。又次之。繪事如玳瑁。而告紙損其三者。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絲法錦。雖有差次。始寢卑矣。宰相親主。贈封。視紫絲高者。執政贈封。視次者。其上四等。明有尊不敢迹也。絲囊之制。以小鈴十繫之。按式名曰。粉鍍黃金塗金白金三等。外廷之繫。惟白金耳。侍

從庶僚所封。視其官。蕃官祠宇所封。從其秩。合而陳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游默齋所記宋朝之制也。甚詳明。

○方士傳

范曄作東漢史。爲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其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

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寃以欺衆行妖  
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  
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  
其識過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  
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乃忽悔悟曰世豈有仙  
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  
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  
能令炎帝在有<sub>レ</sub>人曾哭老聃來<sub>レ</sub>

○三足記

盧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  
矣著論曰三足記

○不談風月

范旂叟爲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  
不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弊民病衆皆唯  
唯余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澆光風齊  
月之胸次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痒痾疾痛舉

切吾身施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  
瘳矣旂叟甚喜不以爲忤旂叟號西堂先生開明  
練達遇事如破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達其意而後  
止在廣西歲餘丐祠歸養親發奏積之日即出臺  
治寓僧舍不請俸給錢將漕湖南總所專人來索  
錢在庭咆哮無禮命杖而黥之既畢上章自劾乞  
歸田里總所迄不敢害朝廷爲頒召命然竟卒於  
湖南其將卒也請僚屬入卧内命吏取按牘來處

稱判結數事既畢又曰某縣有母訴其子者此關  
繫風教不可不施行命取來又判訖略言及身後  
事與僚屬揖別須臾已逝矣其精爽不亂如此有  
對越集百卷行于世皆其歷任判斷之語也近年  
明生故吏合辭請于朝特謚清敏余初任爲容南  
法掾纔數月偶留帥幟叟忽袖中出職狀一紙  
異余余辭以未書一考不當受旂叟曰固也子亦  
漫收之若書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則可以放散不

然亦聊見某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詩文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來諛風可羞長官招僚屬一盃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有所謂謝會一盃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爲耻此何等風俗耶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長官無見識妄自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摧壞小官氣節關係却大

○蟹胥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所謂膳食若荊州之鱖魚揚州之蟹胥陸德明音釋云蟹醬也山谷詩云蟹胥與竹萌乃不美羊腔

○用兵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草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草則非至論夫軍事固以嚴濟然禮

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盖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為能以嗜殺為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文章有體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為仁人之言。粹然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々合體故也。如

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遊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盖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加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籍。今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蘓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

然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局促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文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大槩似一篇好策耳又云歐公文非特事々合休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八珍雖美而易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八珍乃奇

味飯乃正味也

○辛卯火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大庠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愈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師乃蒲櫛也人言籍々迄不免責

○斬王夫人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朝  
忽於廊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齶々然驚駭亟走  
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徃復視之乃一卒也因  
蹙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  
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  
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  
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术於黃天蕩  
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道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

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少陵可殺

宋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游天竺  
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  
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隣壁聞之遍告人曰有一恠  
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  
者爲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喧  
傳縉紳間余謂此言亦不足怪若曹操之於楊德

祖隋煬之於薛道衡蓋真殺之矣

姜白石

姜堯章學詩于蕭千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  
雲繞柁牙江涵星影鴈團沙行人悵望蘓臺柳曾  
與吳王掃落花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  
歸誠齋云翰墨場中老斲輪真能一筆掃千軍年  
年花月無虛日處々江山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  
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施江東

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家嗣伯子曰吾與汝弗  
如姜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  
誰當第十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  
可憐公等皆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  
已晚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謂張功父也堯章自  
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采  
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斲無繳駁任稱  
呼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時



人號雙白石云。

○玉山知舉

宋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太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二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婿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爲驗其人感喜玉山旣知

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逐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旣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

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閑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負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墓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其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墓其女矣玉山敬為嘆此事馮此山可久為余言雖近於語怪然亦不可

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知巧所能為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又感之甚者也

○御史八字

宋隆興初張真父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

玉音云。張震知無不言。皆當理。今載之訓詞大哉。王言真臺諫之金科玉條也。

○老卒回易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接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接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園。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

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為。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閑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

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為具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為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渥。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幻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為退卒老園。

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幾矣。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頽然甘寢。苔塔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轉恢奇。迺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蘊耳。以一弊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之內。外付種彘。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此其推

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有功。觀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罰却倚子

百官殿門侍班，幙次臺諫皆設，倚餘官則各以交床自隨。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即徐淳立戲曰：罰却倚子矣。

○諸侯蕃鎮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原之意。其致責於天主者尤深矣。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無官御史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

淳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齋亭榭簾幘競爲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國有大事。鯁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偉節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爲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純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其清苦如老頭陀。乃能摠鯁亮如真御史。

○邵蔡數學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講道盛矣。而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邵蔡二字。蓋將發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粲然於天地之間也。其功亦不細矣。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於無傳矣。

○松竹句

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言君子之孤難扶植。小人之多難驅除也。嗚呼世道至於如此。亦可哀矣。

○諸葛成何事

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蒲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王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

原吹火德之灰。然伸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為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荆公誦此。蓋以自喻。然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呂出師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荆公剛愎自任。新法煩苛。毒流四海。不忍君子之見排。其引小人以求助。卒為其所擠陷。此豈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第一箇是伊尹。第二箇是傅說。第三箇是太公。第四箇是嚴陵。第五箇是孔明。第六箇

是李泌皆爲世間做得此事。雖以四皓之出，或者猶議其安劉是滅劉，况如樊英輩者乎。

(一) 憂樂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愠。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子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草弄月吟風，望花隨柳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是

真有所得。大槩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來，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採菊東籬，揮盃觀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屨春風，泥飲田父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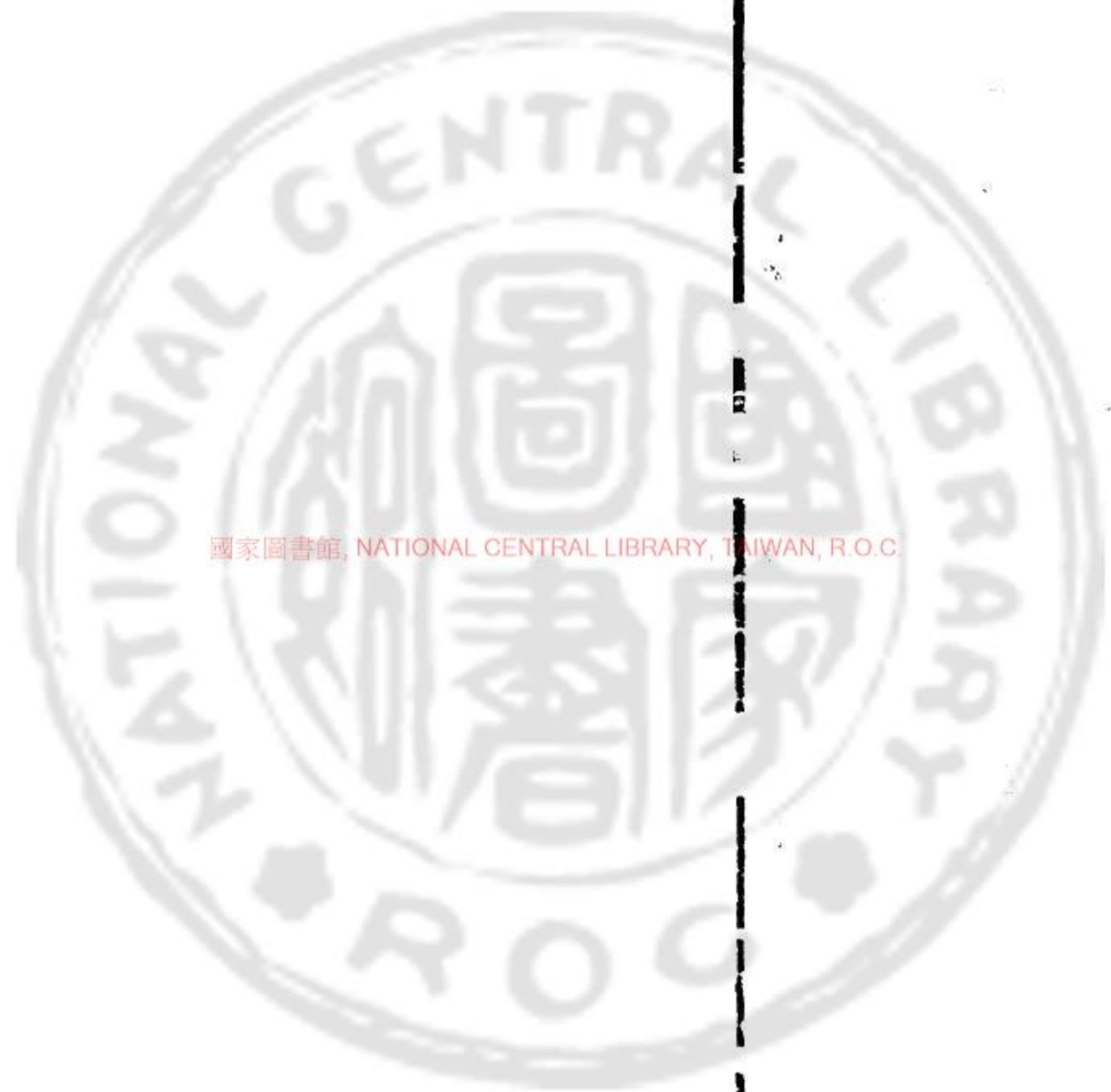
矣而有眉擯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  
惟賢者而後有真樂不以憂而廢憂亦不以樂  
而忘。

○大字成犬

宋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  
有任責梁成大獨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擊搏無  
遺力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  
犬余謂犬之信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

也今夫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  
賂內則翦天子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母是有  
害於主也吾意犬亦羞與為伍矣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鶴林玉露

人集中

國家圖書館 數位化工程 合作 計畫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人集

○聖賢豪傑

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爲確論。如周公兼夷狄。驅猛獸滅國者五十。孔子却萊人。隨二都誅少正卯。是甚手段。非大豪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豪傑。惟房次律聲譽隆洽。

廬陵羅大經 景綸

一出便敗事。然至今儒者之論皆稱其賢。如此則  
是天下有不豪傑之聖賢矣。宋端平間真西山參  
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  
設施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  
生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  
曰大鶴也。因傾蓋歡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  
酒肉靡有了遺。忽顛仆于地。群數人曳之不動。一  
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太學喫了許多酒。

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爲此  
以媻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余謂優人之媻  
侮君子誠可罪也。西山鶴山之抱負誠未可厚誣  
也。然吾儒於此亦不可以不戒。劉平國堂言若將  
真景元與余景瞻並用。必有可觀。余嘗疑其說。西  
山負一世之望。豈必待余景瞻而後可以有爲乎。  
世傳洪舜俞在蜀嘗謂程菊坡曰。先生豐於德而  
畜於才。他日不宜獨當重任。菊坡深然之。故晚年

於辭宰輔此說余尤疑之。若分才德爲兩事則  
天下果有不豪傑之聖賢矣。

○婺州鷹巢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卒採取其子。郡守  
王夢龍方擿按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  
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啣巾來還。乃徑攫探巢  
者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鳥  
之靈識如此。其攫探巢者之巾固已異矣。於誤攫

他卒之巾。復卻來還。尤爲奇異。世之人舉動差謬  
文過遂非。不肯認錯者多矣。夫子所謂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

○茶餅湯候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爲煮水  
之節。然近世瀹茶餅以折鑊用餅煮水。難以候視。  
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  
未訖茶鑊故以第二沸爲合量。而下未若以今湯。

就茶甌瀹之則當用皆二步三之際爲合量乃爲  
聲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  
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盃其論固已精  
矣然瀹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  
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過瀹之豈不  
過於老而苦哉惟移餅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  
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  
補以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餅離竹爐

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吾無隱乎爾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  
山谷註釋云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  
香蒲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  
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晦堂此等處誠實脫灑  
亦只是曾點見解却無顏子工夫此儒佛所以不  
同

○蝗

蝗繞飛下即交合數日產子如麥門冬之狀日以長大又數日其中出如小黑蟻者八十一枚即鑽入地中詩註謂螽斯一產八十一子者即蝗之類也其子入地至來年禾秀時乃出旋生翅羽若臘雪凝凍則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傳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東坡雪詩云遺蝗入地應千尺是也蝗災每見於大兵之後或言乃戰死之士冤魂所

化雖未必然但余曩在湖北見捕蝗者雖群呼聚喊蝗不為動至鳴金擊鼓則聳然而聽若成行列則謂為殺傷冷氣之所化理或然也

○曹操

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人歲增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蕃酋為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四句是兩箇好議論意足而理明絕句之



補抄三  
五  
五  
妙也

○半兩錢

今世有一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醫方中用以爲藥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吳淠鄧通皆得自鑄錢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重適中與今錢略相似視五銖貨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泉比今錢却稍輕。

○觀山水

趙季仁謂余曰其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盡則安能。但力到處其放過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塗數十里必往遊焉。携樽酒一古銀盃大幾容半外時引一盃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華夷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爲之以雌雄筍相入可以拆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

余因言夫子亦嗜山水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固  
自可見如子在川上與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  
而小天下尤可見夫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  
開豁心志爲益不少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  
其見趣之高下

○占雨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  
出曉氛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

天道吳儂諺曰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  
走群羊停雲浴二豨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  
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  
蜉蝣強知時蜥蜴與聞計埵鳴東山鶴堂審南柯  
蟻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  
甲始刑鵝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  
捷於鬼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此詩援引占雨  
事甚詳可喜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

鴈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  
二說尚遺何也余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  
驗仰瓦體

○建炎登極

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  
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  
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  
曰豐豐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

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  
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  
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  
祖而爲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  
功而立事同後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  
白亦占地步昔唐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元次  
山作頌謂自古有盛德大業必見千歌頌若令歌  
頌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去盛德而止言大

業固以肅宗即位為非矣。伊川謂非祿山叛乃肅宗叛也。山谷云：撫軍監國太子事胡，乃趣取大物為此。皆至論。今二聖蒙塵遠狩，無還期。高宗不得已而即位，今又出於元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不同，似亦可以無說。然胡致堂萬言書首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

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此向迎請而遷，應即戴遂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親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諷，而不悟其非。巡守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朕今義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

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陣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影從凡所欲爲孰不知志致堂此論明白正大惜其說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即位何嘗有一人敢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爲盛德事矣中興以來致堂澹庵二書關係最<sub>モ</sub>大。

○江西詩文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爲一伐冠冕後來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

出歐門亦皆江西人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皜皜不可尚已至於詩則山谷倡之自爲一家並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苞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秘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鉢曇

華時一現耳揚東山嘗謂余曰丈夫自有衝天志  
莫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歐公之  
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以俗為雅

楊誠齋云詩固有以俗為雅然亦須經前輩鏘化  
乃可因美如李之耐可杜之適莫唐人裏許若箇  
之類是也唐人寒食詩不敢用錫字重九詩不敢  
用餠字半山老人不敢作鄭花詩彼固未敢輕

里毋田父而坐之平王之子衛侯之妻之側也余  
觀杜陵詩亦有全篇用常俗語者然不害其為超  
妙如云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  
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又云江上被花惱  
不徹無處告訴口顛狂走覓南隣愛酒伴經旬出  
飲獨空床又云夜來醉歸衝雨過昏黑家中已眠  
卧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  
嘆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

不寐誰能那是也揚誠齋多劬此體亦自痛快可  
喜

○浸假

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  
壞唯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  
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子輿有疾  
子祀往問之曲偃發背頤隱於齋肩高於頂句贅  
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跣躄而鑑于

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  
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  
鷄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  
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  
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  
借化此身爲異物則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徃而不  
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拘哉視白骨之法蓋本  
於此佛法出於老莊於此尤信。

○伊尹墓

伊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傳墓傍生棘皆直如矢  
范石湖使北過之有詩云三尺黃墟直棘邊此心  
終古享皇天及書猥述流傳妄剖擊嗟無咎單篇  
蓋汲冢書妄載伊尹謀篡爲太甲所殺也事見杜  
元凱左氏傳後叙

○樂天對酒詩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二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

詩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爲徒作彼有繪畫瑣  
刻無益勸戒者固爲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  
流連光景過於求適幾於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  
甚者矣白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  
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懽喜不開口笑是癡人  
又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晴明相逢且  
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  
來今朝收淚吊人回眼前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



送一杯自詩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  
然讀之者將必起其頽墮廢放之意而汲汲於取  
快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  
者將何時而可為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勸晉  
僖公以自虞樂也然纔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即  
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  
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  
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樂天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  
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與楊真卿為姻家而不  
累於真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  
僧孺為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  
饒素不相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  
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  
際每裕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  
不愛富貴者特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

於官職聲色事極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戀之意其平生所善者元稹劉禹錫輩亦皆逐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豈非寃親未忘心有偏黨乎甚樂天者愛而知其疵可也

○拙句

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筆最難作詩惟拙句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古人拙句曾經拈出如池塘生春草楓落吳江冷

澄江靜如練空梁落燕泥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如此等類固已多矣以杜陵言之如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在家長早起憂國願年豐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一逕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此五言之拙者也春水舩如天上坐老年花似

霧中看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竹葉  
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其意身外無窮事  
且盡生前有限杯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  
和香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酒債尋  
常行處有<sub>リ</sub>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七言之拙者也佗  
難殫舉可以類推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  
在道之所存也詩文獨外是乎

容齋奉使

宋紹興辛巳亮既授首萬王篡位使來修好洪景  
廬往報之入境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  
公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依入  
例易之景廬不可於是扁驛門絕供饋使人不得  
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頃嘗從忠宣公學陽  
吐情實令勿固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綫路乃佳景  
廬等懼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廬  
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飢禁

不得藉武當時十九秋傳語天朝供奉使好掉頭  
時不掉頭

○九爲究

數窮於九九者究也至十則又爲一矣此蔡西山  
之說

○靜坐

伊川每見學者能靜坐便嘆其善學余謂靜坐亦  
未可盡信固有外若靜而中未免膠擾者正所謂

坐馳也嘗聞南岳昔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  
林衆僧打坐者數百人或拈筍筍痛齧之或袖中  
出餅果置其前盖有以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爲是  
懲勸也彼異端也尚能洞察其徒心術之隱微而  
提撕警策之吾儒職教者有愧矣

○落梅詩

近時胡仲方落梅詩云自孤花底三更月却愁樓  
頭一笛風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

使得以展布及其飄零衰老乃拳拳歎息之亦已  
晚矣燭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無能  
爲也亦寓此意唐人詩云朝廷欲論封禪事須及  
相如未病時杜陵病拙詩意亦如此陳后山挽司  
馬公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益可悲矣

○受禪赦文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  
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嚴筆也

○文繁簡有當

洪容齋曰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簡各有當也禮記  
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  
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  
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  
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蓋連用四沐浴佩玉字使  
今之爲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石  
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

亦足以當其事省其詞然古意衰矣又云史記衛  
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  
從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軼侯以千三百  
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  
侯至班固作漢書乃省其詞曰校尉李朔趙不虞  
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軼侯不虞為  
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此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  
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樸贍可喜余謂詩亦有如

此者古採蓮曲云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杜子  
美杜鵑行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南無杜  
鵑雲安有杜鵑若以省文之法論之似可裁減然  
只如此說亦為樸贍有古意

○古人無忌諱

謚者死後易名者也而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謚曰  
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蓋生前預期之也魯不  
以為不祥今人不達畏死畏禍百種忌諱古人皆

不<sub>レ</sub>然<sub>ラ</sub>只<sub>レ</sub>看<sub>レ</sub>檀弓<sub>ヲ</sub>。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許之合葬。又許之哭。伯高死於衛孔子以為由賜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為之。主來者拜之。子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遂往哭于夏亦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因北面而予焉。季武子寢疾。螭固不說齊衰而入見而曰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善哉。蓋未始如今人之多忌諱也。

○玉牒

玉牒修書始於大中祥符。至於政宣而極備。考定世次枝分派別而歸於本統者為仙源積德圖。推其所自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為宗藩慶系錄。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為類紀。同姓之親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為屬籍。編年以紀帝系而載其曆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為玉牒。

○奉使見留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近時洪忠宜在金赤幾二十年。

○四蟲

水螭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螂蛆不知真。

○諸賢氣象

濂溪明道似顏子。伊川橫渠似孟子。南軒似顏子。晦庵似孟子。

○心思

書曰：思曰睿。作聖揚子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庖



僂之羨調豈更待於思乎

○謝肉牒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冷壽光牒其詞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牒謝謹牒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為狀自元豐始日趨於諛矣且前輩交際其餽止於如此未嘗過於豐侈也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人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蔡攸辭酒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杓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迄被眷寵是可嘆也

○酒有和勁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  
物論揚誠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  
椒花雨掌曰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意蓋有爲  
也余嘗謂與其一於和勁孰若和勁兩忘頃在太  
學時同舍以思堂春合潤州北府兵尉以慶遠堂  
合嚴州瀟泗泉飲之甚佳余曰不剛不柔可以觀  
德矣非寬非猛可以觀政矣厥後官于容南太守  
王元邃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手自劑量合

而爲一殺以白灰一圭刀風味頓奇索余作詩余  
爲長句云小槽真珠太森嚴兵尉王友專甘醇兩  
家風味欠商略偏剛偏柔俱可伶使君袖有轉物  
手鷓鴣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媒灼之混融併作  
一家春季良不用筴伯高張竦何必譏陳遵時中  
便是尼父聖孤竹柳下成一入平雖有智難獨任  
勃也未可嫌少文黃龍丙魏要兼用姚宋相濟成  
開元試將此酒反觀我胸中問學當日新更將此

酒達觀國宇宙皆可歸經綸書生觸處便饒舌以  
一貫萬如斲輪使君聞此却絕倒罰以大白眼金  
尊

○物產不常

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曰標有梅其實七方  
又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柵也陸機曰  
似杏而實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  
也至六朝詩乃略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至

宋朝則詩與歌詞連篇累牘推為群芳之首至恨  
離騷集衆香草而不應遺梅余觀三百五篇如桃  
李芍藥棠棣蘭之類無不歌詠如梅之清香玉色  
負出桃李之上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  
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可知  
也蓋天地之氣騰降變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  
故或昔有而今無或昔無而今有或昔庸凡而今  
瑰異或昔瑰異而今庸凡要皆難以一定言且如

古人之祭炷蕭酌鬱鬯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  
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爲惡草矣又如牡  
丹自唐以前未有聞至武后時樵夫採山乃得之  
國色天香高掩群花於是舒元輿爲之賦李太白  
爲之詩固已奇矣至宋朝紫黃丹白標自尤盛至  
於近時則翻騰百種愈出愈奇又如荔支明皇時  
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瀘戎產也故杜子美  
有憶向瀘戎摘荔支之句是時閩品絕未有聞至

今則閩品奇妙香味皆可僕視瀘戎蔡君謨作譜  
爲品已多而自後奇名異品又有出於君謨作譜  
之外者他如木犀山礬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  
不出蘭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槧人曾未有一語  
及之者何也游成之曰一氣煖填孰測端倪鳥知  
古所無者今不新出而昔常見者後不變滅哉人  
生須臾即以耳自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陋矣余  
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由是

言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問丹砂，求為勾漏，令  
勾漏縣隸容州。余嘗為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  
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  
然也。巴邛閩嶠，夙號荒陋，而漢唐以來，漸產人才。  
至宋朝，益盛。古稱山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汝穎  
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

○以德報怨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

德報德。佛經載：釋迦佛在山中修行，歌利王入山  
獵獸，問佛獸何在。佛不忍傷生，不應。歌利王怒，截  
落佛左手。又問不應，又截落右手。佛是時即發願，  
曰：我若成佛，先度此人。無令枉害眾生。其後成佛，  
即先度之。十大弟子中，陳愍如尊者是也。余謂釋  
迦佛好一箇闊大肚腸，好一箇慈愍心性。能將  
此段公案降伏其心，則省得冤六相報。沙界眾生  
悉成佛矣。何至于戈斧鉞如林而起哉？然以儒教

論之乃是以德報怨非以直報怨也夫以德報怨  
可論慈悲廣大孤高卓絕過人萬矣然夫子不  
取者謂其不可通行於世也吾儒之道必欲其可  
通行故曰中庸又曰近人情

○中興講和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  
惟天惟祖宗既共扶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延  
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勲鬪士

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次平  
江亮授首遂班師次年壬午內禪孝宗即位銓意  
規恢起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德壽  
宮時慮仲賢使金回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已  
見之又問鄉父謂如何莫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  
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何如對曰太上皇  
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  
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

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既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事看席堂如何議，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臾量度民力，國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

自可收下莊子刺席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懲於變故，意不欲戰，且聞金人議欲尊我為兄，故頗喜之。孝宗初年，規恢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略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於安靜，不思遠也。厥後蓄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數文腥錢子，作何不試打籌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知計也。待打籌



報卿後打籌只了得十二番擗賞於是用兵之意又  
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能強也

○志士死飢寒

元次山遊水于高原餓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后山  
為罪職當待祠郊丘非重表不能禦寒后山止有  
其一其內子與趙挺之之兩親姊妹也乃為趙假  
一裘以衣之居山間所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  
豈不知我不著他衣裳耶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

寒疾而死嗚呼二子可謂志士不忘在溝壑矣  
充二子之才識德望與絲乘車食養賢之具其誰  
曰公宜然志節清亮寧其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  
枉其道少失其身此所以皜皜乎不可尚也陸龜  
蒙杞菊賦曰我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亦略有  
二子風味楊子雲曰古者高餓顯下祿隱揚誠齋  
曰李杜飢寒能幾日却教富貴不以論年

○釋儒罪人

楞嚴經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由是言及今之釋子大半是釋迦佛之罪人文中子曰通也受夫子罔極之恩孟子曰不亦失其身而能事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由是言之今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氣之先見

歲將饑小民餐必倍多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餒也夫開禧兵興之先江西草木秋冬生花

有山礬而生梔子花桃樹而生李實者村落鐵谷生金花或神佛像此天地之氣先亂也馮此山為余言謂其家尊厚齋之說

○山靜日長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名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

公書及陶杜詩韓蕪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  
與麈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  
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筭蔽供麥飯欣然  
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  
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  
再烹苦茗一盃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  
說秬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  
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

恍可入目牛背笛聲兩夕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  
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  
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々馬頭  
塵勿々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  
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  
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日本國僧

余少年時於鐘陸邂逅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

離其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經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苦不退轉。至於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難矣。其視此僧。殆有愧色。僧言其國稱其國主曰天人。國王安撫曰牧隊。通判曰在國司秀才。曰殿羅罷。僧曰黃榜。覩曰松蘓利。

必笠曰分直。墨曰蘓。頭曰加。是羅。手曰提。眼曰媚。曰窟底耳。曰弭。面曰皮。部心曰母。兒脚曰又兒。雨曰下米。風曰客。安之鹽曰洗。和酒曰沙。孃。○杜陵論孔明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孔明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爲五胡亂華。爲六朝幅裂。其所關係大矣。中營隕星之變。天

意蓋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年纔四十四。初非癯老不在勞苦之時。況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小大。身之勞逸。而顧弊精神於瑣事。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福移漢祚。難恢復。志缺身殲。軍務勞言。孔明之死。乃漢福已移。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缺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蓋不然。史臣之說

也

○龍洲詩聯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二箇好。事歡緣。真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箇好。乃隨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驀直行。將去。住止久速。莫不皆然。烏有所謂退一步者。自後世貪勞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為安樂法矣。古

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後  
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賈禍者比之皆是於是始以  
道二箇好為喜歡緣矣此處衰世之法也蓋萬事  
稱好不特司馬德操為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  
孫之說矣好盡言以趨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  
殺也可不戒哉

○圓覺

裴休圓覺經序云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

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  
住持圓覺者如來也蓋言凡夫日用飲食而不知  
菩薩也精思勉行而未至如來備道全美而無虧  
耳近時禪家又作一轉語曰終日圓覺而未嘗圓  
覺者豈凡夫哉正是如來境界也此意又高蓋此  
有二意文王不識不知順帝則夫子從心所欲不踰  
矩此一意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夫子丘未能一

又丁意也。蓋必如是然後周萬有而不勞。歷萬變而不息。儒者之事也。佛者之教其等級次第皆與吾儒同。特其端異耳。故曰異端。

○淳熙盛事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邸。四世本支之盛。且古未有。揚誠齋時為宮僚。賀光宗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讀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

三世揔丁年。蓋高宗生於丁亥。孝宗生於丁未。光宗生於丁卯也。丁年字。出李陵書借用亦佳。

○張子房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早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為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善於打乖。荆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

之幹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  
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為韓  
報秦攢撥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  
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  
自處閑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僂功臣  
時更討他不著。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  
本是要出來有為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  
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

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  
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  
披是也

○東西

世之言仙者曰蓬萊言佛者曰天竺蓬萊東也天  
竺西也抱朴子曰自齊州至日出之所號曰大平  
地而佛經亦謂西方為極樂世界太平極樂獨稱  
於東西何也自古戰爭惟曰南北而罕曰東西惟



漢高皇與項羽爭文泰與高歡是東西相距然不  
過一二十年耳

○誠齋夫人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  
厨躬作粥一金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  
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  
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  
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

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  
矣東山守冥興夫人於郡園種紵躬緝績以爲衣  
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  
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  
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  
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巨飢人之  
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  
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

歸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  
采椽土階。如田舍翁。二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  
衣衾。適廣西帥趙李仁餽緡絹數端。東山曰。此賢  
者之賜也。衾材無憂矣。史良叔守廬陵。官蒲來訪。  
入其門外。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  
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  
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毋儀所助。亦已多  
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歟之家。而



主猶績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宮。而未  
之聞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  
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滄也。瘠土之民莫不  
向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以  
絃。綵。鄉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  
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  
獻功。男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  
修。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

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因是觀誠齋夫人，乃知古  
今未嘗無烈女，未嘗無賢母。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十六



鶴林玉露

人集

下

南京圖書館藏書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人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讀書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爲其子及門人言，言之晚而歸魯，刪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

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  
又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菑秦之刺股讀書  
專爲揣摩游說之計固已陋矣然亦視書爲有用  
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至于  
今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  
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  
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  
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

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娼  
家之讀禮者是可嘆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  
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  
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  
子公明宜學於曾子二年不讀書曾子曰宜子居  
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宜見夫子  
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宜說之學而未  
能宜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宜說之學

而未能宜見夫子之居朝廷臨下而不毀傷宜說  
之學而未能宜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  
石子公明宜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為呂臣

楚為呂臣奉已而不在良於是晉文無復憂色嗚  
呼自三代衰民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皆上下  
之間懷此一念有以致之豈獨一為呂臣哉此無  
他古學不講不識一箇仁字而已宋朝大臣最是

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見得此箇字分明

○蘓黃迂謫

蘓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  
以雷字下有由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  
字也此章子厚駭詭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  
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兩在田上承天之  
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  
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毗陵而卒子由退

老于穎十餘年乃終曾直竟卒於宜

○張林語

山東義士張林告淮閩曰土地歸本朝銅錢將安  
往此說儘是余欲添二句云人心歸本朝土地將  
安往

○阿附

光禹之罪浮於王氏六臣之罪浮於朱温人々皆  
王陵則呂氏不敢動矣人々皆王章則王氏不敢

動矣

○猫犬

東坡云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  
蓄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  
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  
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  
捕鷄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南中巖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桂林石山怪偉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望玉簪  
柳子厚謂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黃魯直謂平地蒼  
玉忽嶒嶸近時劉叔冶云環城五里皆奇右疑是  
虛無海上山皆極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於  
暗洞之瑰怪尤不可具道相傳與九疑相通范石  
湖嘗遊焉燭盡而反余嘗隨桂林伯趙季仁遊其  
間列炬數百隨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而  
入由而出入自曾公岳出于棲霞洞入若深夜出

乃曰晝恍如隔宿異世季仁索余賦詩紀之其略  
曰瑰奇恣搜討貝闕青瑤房方隘疑未巷俄敞如  
華堂玉橋巧橫溪瓊戶正當牕仙佛肖彷彿鐘鼓  
鏗擊撞鼎顛左顧龜信々欲吠狻丹竈儼二恙芝  
田藹生香搏噬千怪聚絢爛五色光更無一塵滓  
但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路屈曲通三湘神鬼工刻  
刻乾坤真混茫八如夜溼暗出乃日珠光隔世疑  
恍惚異境難揣量然終不能盡形容也又嘗遊容

州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外略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乘北流令結小椽秉燭坐其上命篙師撐入詰屈而行水清無底兩岸石如虎豹獠獍森然欲搏行一里許仰見一大星爛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若星也溪不可窮乃返洞對面高崖上其間望見荷葉田々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熟

○傳公謀詞

宜春傳公謀詞云草々三間屋愛竹施添我碧紗  
牕戶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卧連雲水村  
清冷木落遠山開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  
開門看看誰來客來一笑清話煮茗更傳杯有酒  
只愁無客有客又愁無酒々熟且徘徊明日人間  
事天自有安排此詞清甚末句尤達可歌也許及  
之爲分宜宰公謀作賀雨詩云獅子關前半篆煙

二龍飛下阜，篙泉銀河掣。電連霄，雨綠野，翻雲四月。天便覺春生，花一縣。會看秋熟，米三錢。何時阜魯登黃閣，都與寰區作有年。及之擊節，公詩尤工。作酸文，掌作無遮榜。語云：紅旗渡口，淒涼芳草夕陽。天白紙，山頭慘淡，落花寒食節，甚工。

冬狩行

自古夷狄交侵，中國衰微，必人主真有哀痛之誠，將師真有憤切之志。然後可以言恢復。杜陵冬狩

行曰：草間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規畫將師也。又曰：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規警人主也。然人主者本也，人主果有興衰撥亂之志，其誰敢不從？故又曰：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所以深規警人主也。

舉事輕捷

大凡舉事輕捷則易成，繁重則難濟。春秋時宋入殺楚使者，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劍及

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何其輕捷也澶淵之役寇準與真宗論親征上欲入準曰陛下不可入入則不出矣於是高瓊在殿下大呼逍遙子即擁以行亦何其捷疾舉事須如此乃能歷難成功此却非倉卒所致須平時有備有謀規模定號令明然後臨事之時上下始能相應蓋亦不出易簡二字而已東坡云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子弭耳而下之魯不知狙猿之奮擲於山林大抵易簡

則輕捷繁難則重滯

○周文陸詩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陸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范雲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笑者南史范雲初爲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且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



得愈乎。文伯曰：欲便瘥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况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爲塵垢糝糖，藉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必有此身，乃可有此榮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乃其心促壽，愈疾以從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

傳豈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輔人以慕奪而分其富貴，是果何道哉。末世之士不知世間，香臭至於如此，亦可哀矣。東坡云：劉聰聞爲湏遮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兵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一死者。此固皆可笑矣。然未若范雲可笑之甚也。

○置青櫃

杜成已為相以爲宰相日見賓客疲神妨務無益於事乃不復見容但設青櫃於府門有欲言利害者投之越旬日并櫃撤去有題一聯于府門者曰杜光範之門人將望而去矣撤暗投之櫃我且卷而懷之夫題門者則已薄矣而成已此舉亦未之思也

○丈上一丈

考工記父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父長丈二

劉潛夫挽左次魏云少日一編書中年丈上一丈摘用亦佳

○慈湖詩

揚慈湖詩云山禽說我胸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又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盃虛白浴天真又六言云滄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青山句意清圓足視其所養

○揚存中逐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殿帥揚存中有所親愛吏乎居賜予無筭一旦無  
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  
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其  
中爲吏居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  
餘萬其子聞知告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  
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其處唯朝廷所用  
不數月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  
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存中之逐吏亦兵法

之餘智也然御史可謂不密矣

○淵明詠雪

淵明雪詩云頗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結只十字而  
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來者莫能加也

○不忘山林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  
使山林簑笠之念不忘乃爲勝耳陶淵明赴鎮軍  
參軍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

誰謂形迹拘似此胸襟豈為外榮所點漆哉荆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鐘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為佗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

不知心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且往見之曰加富二等

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牛一毛其不知心者亦往往類此

元載

元載敗時告獄吏乞快死獄吏曰相公今月不奈何喫些臭乃解襖塞其口而卒余嘗有詩云臭襖終須塞口枉收八百斛胡椒

陸氏義門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  
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  
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厨爨或主賓  
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  
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  
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厨爨者置曆交收飯熟  
按曆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  
見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盃羹雖久留

不厭每晨興家長率眾子弟致恭于祖櫺祠堂聚  
揖于廳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  
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  
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疊子  
弟一人唱云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我以生天理定  
若還懶惰必飢寒莫到飢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  
明聽又唱云聽々々々々聽衣食生身天付定  
酒肉貪多折壽人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定定

定定又唱云聽々々々々聽好將孝弟酬身命更將勤儉答天心莫把妄思損真性定々々々々定早猛省食後會茶擊磬三聲子弟一人唱云凡聞聲須有省照自心察前境若方馳騖速回光悟得昨非由一頃昔人五觀一時領乃梭山之詞也近年朝廷始旌表其門閭其詞曰張公忍字肱九世於唐朝陳氏義居專一門於江左若稽前美允謂鮮能撫州青田陸氏代有名儒德在謚典聚其

族逾三千指合而獎將二百年異時流別籍之私存學者齊家之道詢于州里既云十世可知登之簡書矣止一鄉稱善視昔為盛於今為難部使轉以上聞儀曹請為褒別事關風教須議指揮

○嬾婦

嬾婦蟋蟀見崔豹古今注張功父詩云自笑吟秋如嬾婦

○梅溪二瑞

王梅溪文學子行義著於鄉里執經從之者常百餘人其所居之巷有大井一夕井中如流星者千百光彩上燭又一夕山下有白虹長亘山爛然如晝未幾入太學子遂魁天下蓋文字之祥也唱名之日衛士亦皆歡舞謂為得人翌日有旨官中不得以銷金為飾行其對策之言也

○多景樓詩

前賢詠題如大白鳳凰其室崔顥黃鶴樓固已佳矣

未若近時劉改之題京口多景樓尤為奇偉真古今絕唱也其詞云壯觀東南二百州景於多處却多愁江流千古英雄淚山掩諸公富貴羞北府只今唯有酒中原在望莫登樓西風戰艦成何事只送年年使客舟蓋言多景可喜而乃多愁何也自古南未有能并北者是以英雄淚洒長江抱此遺恨然推其所由實當國者偷取富貴宴安江沱之所致是可羞也晉人言北府酒可飲兵可用今上

下習安玩。離忘寇。北府僅有酒可飲耳。而于戈枿  
鈇鉞鈍。士卒脆弱。未聞有可用之兵也。則中原腥  
膾。決無可洗滌之日。忍復登樓以望之乎。未言西  
風戰艦。不為進取之圖。而送使客之往來。反為奉  
幣事讎之計。則益可悲矣。改之又嘗作塞下曲十  
餘篇。尤悲壯感慨。嘗携以謁陸放翁。々々擊節贈  
詩云。君居古荊州。醉膽天宇小。尚不拜龐公。况肯  
依劉表。胸中九淵蛟。龍蟠筆底六月冰雪寒。有時

大叫脫烏幘。不怕酒盃如海寬。放翁八十病欲死。  
相逢尚能刮眼看。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戶宜  
其難。

○廣右丁錢

廣右深僻之郡。有所謂丁錢。蓋計丁輸錢于官。往  
往數歲之兒。即有之。有至死而不與除豁者。甚為  
民病。故南人之謠曰。二丁孩兒便識丁。更從陰府  
役。幽魂讀之。可為流涕。范西堂為廣西憲。掌力請

于朝乞罷去雖獲從請然諸郡多藉此爲歲計徃徃名除而實未除也大槩近來州郡賦稅失陷用度月增其無名之征未必皆官吏欲以自肥徃徃多爲補苴支撐之計朝廷若欲除無名之征以寬民須是究是一郡盈虛有以補助之使歲計不乏然後實惠乃可及民不然亦徒爲空言而已

○胡忠簡上書

胡忠簡乞斬秦檜之書既具藁矣遲疑未上以示

所親厚其人畏懼力止之曰公有老母詎可爲此以其藁寸裂之忠簡愈疑有書吏揚其姓者請問曰編修此書外間已籍々傳誦庶堂計亦知之矣今書上亦得罪不上亦得罪書上而得罪其去光華不上而得罪其去暖昧且其禍恐甚於不上也忠簡大悟亟繕寫投進乘夜潛詣逆旅託其所親厚以老親妻子其後詞猶以謗藁四傳爲其罪且曰倘有心於爲國自食輸忠惟詭道以取名故

茲感衆乃知天下事不可不密不可不密不可不密此吏真  
忠簡之忠臣其識見如此士大夫不如者多矣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十七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六 人集

○光堯福德

宋紹興中孝宗初入宮宰執贊光堯盛德真堯舜  
用心上曰堯舜之事甚不難蓋脫蹠之意先定於  
此時矣厥後受禪之議定宰執稱賀且致戀軒之  
意上曰朕在位久失德甚多更賴卿等掩覆大哉  
言乎何其謙尊而光也不知堯禪舜時有此言否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邵康節詩曰五事歷將前代數帝堯而下固無之  
豈知中興內禪之盛美雖堯亦不能及也謂之光  
堯信矣其有光於堯矣舜禹受禪之後其所以事  
堯舜者當必盡道然要之君臣而非父子也文王  
受武王之養蓋方伯耳漢高五日一朝太公太公  
亦非身有天下者也惟唐肅宗之於明皇乃父子  
帝王然靈武即位已幾於篡內外牽制孝道大虧  
山谷之詩曰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跼蹐還京師

內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頓指揮南內淒涼幾  
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潘邠老之詩曰天下寧知  
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神器倉忙吾取惜兒不  
終孝聽五郎父子幾何不豺虎君臣寧能責胡虜  
南內淒涼誰得知人家稱節作端午至今讀者爲  
之淒楚惟我光堯爲天下得人而孝宗以舜禹之  
資躬曾閔之行綵衣焜煌參侍遊遨於湖山之間  
賦詩飲酒承顏適志以天下養者二十四年此開



闕以來所未有也。楊誠齋慶壽口號曰：長樂宮前  
望翠華。玉皇來賀，太皇家青天白日，仍飛雲錯認。  
東風轉柳花春色，何須羯鼓催君王。元日領春回，  
牡丹芍藥薔薇，都向千官帽上開。雙金獅子四  
金龍噴出香雲繞殿中。太上垂衣，今上拜百王曾  
有箇家風。帝捧瑤觴玉座前，絲衣三世祝堯年。天  
皇八十一萬歲，休說莊椿兩八千。太父晨興未出  
房，君王忍冷立風廊。忽然鳴蹕珠簾捲，萬歲傳聲

震八荒。花外班行霧外天，何緣子細望龍顏。小窺  
玉色真難老，底用懼仙丸。轉丹甘露祥風天上來。  
今回恩數賽前回，都將四海歡聲沸釀作慈皇萬  
壽盃。堯舜同時已甚都，祖孫四世古今無。誰將寫  
日摹天手，畫作皇主盛事圖。光堯晚歲尤康強，孝  
宗嘗謂周益公曰：太上極善將攝，終日端坐，不倦  
全不飲酒。晡時即入寢閣，五更便起，多服疎利藥，  
服牽牛圓至四五十粒，其異稟如此，他人如何及。

聖壽登八十二云

○文章性理

凡作文章須要胸中有萬卷書為之根柢自然雄渾有筋骨精明有氣魄深醇有意味可以追古作者若作詩只就詩中採擷作四六只就四六中闢湊作古文只就史漢韓柳中取其奇字硬語摸擬而為之如此豈能如霓裳一曲高掩前古哉王荆公謂今之作文者如拾奇花之英掬而玩之雖芳

馨可愛而根柢茂如矣雖然豈獨文哉近時講性理者亦幾於舍六經而觀語錄其甚者將程朱語錄而編之若策括策套此其於吾身心不知果何益乎魏鶴山答友人書云須從諸經字字看過思所以自得不可只從前賢言語上作工夫又云要作窮理格物工夫須將三代以前規模在胸次若只在漢晉諸儒腳迹下盤旋終不濟事又云向來多看先儒解說近思之不如一一自聖經看來蓋不

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真又非一一  
精躰實踐則徒爲談辨文采之資耳來書乃謂只  
須祖述朱文公諸書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政緣不  
欲於賣花檐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活精神  
也鶴山此論學者不可不佩服余嘗輯心學經傳  
十卷序發之辭有曰學者不求之周程張朱固不  
可徒求之周程張朱而不本之六經是舍補而宗  
覓也不求之六經固不可徒求之六經而不反之

吾心是買積而棄珠也

○花卿歌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  
工字何不喚取守京都此詩全篇形容其勇銳有  
餘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  
信用之語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  
以亞國風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用之之詞非也

○杜陳詩

范二員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於草堂少陵偶出不及見謝以詩云暫往北隣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傲表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陳後山在京師張文潛晁無咎為館職聯騎過之後山偶出蕭寺二君題壁而去后山亦謝以詩云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揮壁帶塵埃不憚外堂費深愁載酒回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杜陳一時之事相類

二詩醜藉風流亦未易可優劣

○騎牛詩

姚鑪為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為人疎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堂令畫士寫其像騎牛於礪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其題云騎牛無笠又無蓑斷壠橫岡到處遺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盖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軍貶衡陽人

皆服東野之先見。

○得窮鬼力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揚子雲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未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余觀韓退之送窮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窮鬼力。夷齊李鄭

亦所謂得窮鬼力者也。

○方寸地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字雖不見於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其辭云。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錐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歛之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体。

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  
人々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  
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治此地猶不  
治。此地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園師也。六經  
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是  
非辭遜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  
察，求輔仁切德之功。資直諫多聞之益，培糞灌溉，  
法也。時々習，日々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

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欲必窒，惰必輕，  
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芟雜耘  
耨法也。優游而厭食飲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躡寺不  
陵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掘苗，郭橐駝之  
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大化，篤實而輝光，通  
神明贊化育，乃實穎實粟之時，參天溜雨之日也。  
治地至此，始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由尺宅之  
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留方寸地與子孫耕

之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爲無理要皆墮於  
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  
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寔遠道家里諺之  
說在其中矣雖然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  
易以生嘉種每難於封殖惡種常至於蔓延其或  
認穢棘爲美楨認穉稗爲良苗則天之汰々惡種  
日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嗚呼噫嘻可懼也哉然  
則如之何曰在早辨

○繪事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  
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  
其情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除自損道心

古詩云一日看除自二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  
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自所得損哉彼慕臙  
餌之念洗滌未淨往々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

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  
宜其看除自而心爲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  
道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  
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  
云良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  
是無與於已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已但  
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  
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

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惧以奇形異物或脇  
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爲之動久之乃寂然無有或  
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  
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心也心安如  
是又豈除自所能損哉

○縷惹絲

有士夫於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大師府包子厨  
中人十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誥之曰既是包



子厨中人何為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厨中  
縷葱絲者也。曾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委之作  
誌銘者。無疑。援此事以辭曰：某於益公之門。乃包  
子厨中縷葱絲者也。焉能作包子哉。

○士修於家

金州士人滕慶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修於  
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其  
未嘗修之於家者也。可謂至論。然余觀柳子厚河

間傳。非不修於家也。及竊視持已者。甚美左右為  
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咈然。則雖欲不壞於天  
子之庭。得乎。要之不壞於天子之庭。乃特立獨行  
者也。若夫中人。雖修於家。其不壞於天子之庭者  
鮮矣。

○用兵吉兆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  
埋懷村。燧大喜。曰：吾誅懷光必矣。澶洲之役。亦以

宋捷爲吉兆。岳飛討楊公時，公據洞庭，出沒不可測。偶獲一謀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遣汝爲此言，吾必破其巢穴。」二軍大喜。迄平之，蓋用兵行師，倘得吉兆，亦足以壯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于野人，乞與之塊，此本相戲，而子犯乃曰：「天賜也。」却說從吉兆上去，蓋以堅從亡者之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爲吉兆，以動衆。若老嫗赤帝之稱，芒碭雲氣之瑞，昭

灼如此，安得使豪傑之不景從乎。

○詩不拘韻

揚誠齋云：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其工耳。至於吟詠，情性當以國風離騷爲法。又美禮部韻之拘哉。魏鶴山亦云：除科舉之外，閑賦之詩，不必一以韻爲較。況今所較者，特禮部韻耳。此只是魏晉以來之韻。隋唐以來之法，若據古音，則今麻馬等韻，元無之。歌字韻與

之字韻通豪字韻與蕭字韻通言之及此左是經雅

○尤揚雅詭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揚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爲秘書監延之爲太常卿又同爲青宮寮案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詭延之嘗曰有二經句請秘監對曰揚氏爲我誠齋應曰尤物移入衆皆歎其敏確誠齋戲呼延之爲蝤蛸延之戲呼誠齋

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爲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蝤蛸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閑居書問徃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佳誠齋寄詩曰文戈却日王無價寶氣蝤蛸胸金欲流亦以蝤蛸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齋歌楚些萬象爲挫瓌偉詭譎我偈公和放浪諧謔尚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酢

○韓平原

宋寧宗既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閣劉弼嘗從容告趙忠定曰此事侂胄不能無功亦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不答由是漸有邪謀迄逐衆君子余友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々說著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持節議分些官職乞平原余亦作一篇云齊壇一鉞底須墜坐見諸賢散似煙不使慶元爲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

○恭大夫

司馬溫公王荊公曾南豐最推尊揚雄以爲不在孟軻下至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書恭大夫揚雄卒恭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知惡之雄肯附之乎劇秦美新不過言孫以免禍耳然既受其爵祿則是其爲之臣僕矣獨得辭恭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筆與春秋爭光麟當再出也劉潛夫詩云執戟浮沉計未踈無端著論美新都

區々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恭大夫。余謂名義所  
在。豈當計所得之多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  
爲恨。則三公之位。萬鐘之祿。所得倘多。可以其受  
惡名而爲之乎。此詩頗礙義理。余不可以不辨。

李杜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爲歌詩。不  
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  
繫其心。矧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

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宋朝諸  
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以  
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飢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  
君也。與。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跡。忠義之氣。與秋  
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云。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  
之。詩人沒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  
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瑄。以正。

○交情世態

漢翟公爲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躑躅。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竇嬰於禰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劉元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閑

居。亟問無虛月。此又高矣。至於巢谷年逾七十。徒步萬里。訪二蘓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

○山居上梁文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虱自如。拄九節之筇。送鴻而去。奇語也。

○聽讒詩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

鶴林三才  
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  
聽之疏骨肉聽之絕掌ハハ八尺軀莫聽クイ三寸舌ク  
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類  
白樂天

○畫馬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馬幹曰不必觀也陛下  
下厩馬萬匹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為曹輔大  
僕鄉大僕廨舍國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終日

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槩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  
胸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俊久久則胸中有全  
馬矣信意落筆自然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疑於  
神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  
破竹生字下得最妙蓋胸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  
生初非想像模畫也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  
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蝟腹蛇跗以至子  
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々而為之

葉々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豈縱則逝矣坡公喜於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巢無疑工畫草蟲年邁逾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既豈有法可傳哉其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草

蟲耶草蟲之爲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織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風水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詩所謂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



野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之聚此誠不可不信  
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  
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  
重親之遺骸使其他自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借  
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親之  
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  
骸乘氣遺體受陰此說殊不通夫銅山西崩靈鍾  
東應木生於山栗芽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

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蕩然游塵  
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  
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十數  
年不葬其親者有旣葬以爲不吉一掘未已至掘  
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  
者有兄弟數人感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  
爲仇讎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爲之也且人之生  
也貧富貴賤夭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

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加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林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已。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則子孫必為侍從官。蓋以待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

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太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南軒辨梅溪語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至東華門。孝宗因論人才。問王卜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爲正人。上曰。當時

出去有少說話待與卿說十朋向來與史浩書稱  
古則伊周今則閣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  
浩當伊周之任而責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見其  
有未純處對曰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  
察主張臣父以為陛下左右豈可無剛明腹心之  
臣庶幾不至孤立上曰剛患不中奈何對曰人貴  
夫剛之貴夫中剛或不中猶勝於柔懦上默然蓋  
史直翁與張魏公議論不同梅溪則是張而非史

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說而有是言上又嘗曰難得  
伏節死義之臣南軒對曰陛下欲得伏節死義之  
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道不遠人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者斥  
悟道詩云晝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歸來  
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十八終

寬文二壬寅仲秋日

中野市右衛門粹行

京都書肆

二條通衣棚

風月莊左衛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